費正清這個人

何物費正清？・吹「毛」求榮

揭開假面具！以「文」賣友

讀者舉出其近作「毛對文化之戰」

深文周納無異於「司馬昭之用心」

吳良駿編著

編輯先生：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是位典型的為帝國主義行為作合理化解釋的「先鋒」；在我國，這已是稍有英語能力，稍有民族尊嚴的知識份子共知的事實。

最近，費正清抵華訪問，國人中少數識見不足，或另有居心的人士，卻再度視為「奇人」而加頌揚，「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句話可以充份表達我們這幾個尚有良心血性的學生[illegible]這種敵[illegible]分情況的沉痛。

費正清[illegible]著[illegible]身」，但費正清的許多文章不是那麼容易讀置的；因為，他[illegible]常把別有居心的文章加上層層偽裝的面紗，混淆了真理與假[illegible]。不過，今年八月廿八日費正清登在紐約時報「書評週刊」上的[illegible]化之戰」（Mao's War On Culture）一文卻不是一篇難讀的文章[illegible]這篇文章刻意的為毛澤東歌功頌德，批評西蒙雷斯（Simon Leys）所著的「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s）一書，但國內有報刊[illegible]不僅這篇文章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居心，草率的摘譯其中[illegible]的部份，使得沒有看過原作的國人，誤以為費正清是同意西[illegible]的，是痛責毛澤東的。這種欺騙讀者，使讀者因而對費正清產[illegible]的翻譯態度，我們不知道居心何在？

費正清的「毛對文化之戰」，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前一部份大致的介紹了西蒙雷斯寫作「中國的陰影」一書的認識背景和書中的主要觀點，而後一部份則是他對西蒙雷斯那本書的批評。只看前一部份，會以為費正清是反毛的，事實上則不然，因為，在這一部份，費正清只不過是為他的後一部份舖路而已。

如許多人所知，西蒙雷斯是位熱愛中華文化、熱愛中國知識份子的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的熱愛，因而對毛所領導的「文革」大肆攻擊，並對中共摧殘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主義、反智主義痛加針砭。這是「中國的陰影」一書的主旨。

但費正清在「毛對文化之戰」的後一部份，卻對西蒙雷斯的觀點大加責備。費正清認為，西蒙雷斯的攻擊太「悲觀」了，他認為中國農民幾世紀以來就對統治階級充滿仇恨，毛的「文革」就是對舊統階級的思想、習俗所作的革命。他並認為毛個人以為政治優先於文化藝術是師承自乾隆皇帝。另外，他尚歌頌了毛的「建設」來證明西蒙雷斯的「悲觀」，並附帶的頌揚了毛的「尊法」。

綜合來說，費正清是反對西蒙雷斯的，他從毛的「文革」找理論基礎，頌揚毛澤東的偉大。但我們不知道，現在大陸上已興起的清算「文革」的浪潮，費正清要怎麼解釋？

費正清的理論說來複雜，我們不能在這裡一一批評。我們只是有一個疑問：對於像「毛對文化之戰」的這樣文章，明顯的歌頌毛澤東的殘害中國文化和知識份子，而國內怎麼可以將它改名為「中共無法毀滅中國文化——西蒙雷斯在『中國的陰影』中痛責毛澤東」這樣的標題，認敵為友，「摘譯」夾帶刊登在報刊上。「文革」是千萬人頭落地的中國悲劇啊！

讀者　李天來・阮衛立・商樂家　同上

德昌出版社



費正清這個人

三十多年來，美國有一個號稱(中國通)的左傾學人，一直爲中國大陸的赤色匪徒效勞。

另一方面，對我中華民國，卻一貫輕蔑敵視，不惜費盡心機千方百計加以打擊、輕蔑、破壞，直欲置之死地而甘心。

這個人，就是哈佛大學的退休教授，以親共聞名的費正清。

讓我們來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與他多年來做了些什麼！

吳良肱 編著

費正清這個人

•德昌新刊•

目錄

卷頭語

吳良肱

三十多年來，美國有一個號稱「中國通」的左傾學人——所謂美國自由主義的中堅份子，一直爲中國大陸的赤色匪徒效勞，不遺餘力地宣揚騎在八億人民頭上的匪共的「偉大社會主義成就」與散播它是「如何的對世界和平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等等妙言怪論。

另一方面，對我法統正朔的中華民國，却一貫輕蔑敵視，不惜費盡心機，千方百計，加以打擊、誣蔑、破壞，直欲置之死地而甘心！

這個人，就是哈佛大學的退休教授，以親共聞名的費正清。

說來也够諷刺，這個處處要置中華民國於死地的費正清，爲了他自已所主持的所謂「中國大陸研究所」的籌募基金，不去向他所稱的「社會主義高傲的主權大國」要錢，却屢次三番的跑到他素來討厭的中華民國張羅，而且每次都讓他如願以償，滿載而歸。

前幾天，他又到了臺灣，作他的第六度「私人訪問」與「籌募基金」旅行，並且公開發表爲

匪鼓吹的荒謬言論！

讓我們來看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與他多年來做了些什麼。

一、范錫演說帶來強烈震撼

美國國務卿范錫，於六月二十九日，在「亞洲學會」發表討好共匪、有損我國權益的外交政策演說，業已在美國，在亞洲引發了強烈的政治性震撼。

范氏在其演說中，一再聲稱美國重視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類的匪共，爲「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之一，並強烈透露要與匪共關係正常化之迫切心情。

相反地，在其長達十一頁的有關亞洲外交政策演說中，却故意避開我國，一字不提！顯然無視中華民國之堅強存在與多年來對世界民主和平卓着貢獻之事實。

范錫之演說，業已引起我朝野與美國人民的正義反應與強烈反對。

沈外長對范錫演說提強烈異議

外交部長沈昌煥于六月三十日發表聲明，對美國國務卿范錫本月廿九日在亞洲學會發表演說

反映的美國對華政策，提出強烈的異議。他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絕對不與共匪從事任何談判的堅定立場，及我國政府與人民將本莊敬自強的精神、朝向既定目標繼續努力奮鬪不懈的意願。

以下是沈昌煥部長聲明的原文：

「本人於閱悉范錫國務卿六月廿九日在亞洲學會之演說後，對於該篇演說所反映之美國對華政策，提出强烈之異議。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公報』發表後，我政府曾向美國政府提出强烈抗議。我們並曾一再指出：美國此種對共匪之幻想，不僅嚴重影響我國之權益，且將爲整個自由世界帶來無窮之損害。

「本人必須坦誠指出，美國政府將其對共匪之友好關係作爲其外交政策之中心部分，並認爲共匪在維持世界和平上能擔當重要角色，實屬極端危險。

「我們不應忘記，共匪竊據大陸之後，曾屠殺六千萬人民，旋即直接介入韓戰，造成十五萬以上美國青年之傷亡。而在越戰中，共匪亦曾積極支持北越，乃一人盡皆知之事實，目前共匪仍繼續支援東南亞、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之共黨，企圖顚覆自由獨立之政府，推進赤化全世界之目標。美國政府認爲共匪可在國際上擔任和平的任務，實屬忘記歷史教訓，罔顧現實之想法。此種政

策，不但無助於和平，且將導致新的戰爭威脅。

「中華民國與美國為歷史悠久之友邦，雙方有外交及同盟關係，中華民國政府自與美國建交以來，始終尊重道義信守條約，為美國忠實之盟友，兩國人民之間有誠摯深厚之友誼，我政府與人民篤愛和平，崇尚自由，對內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對外則盡力與世界自由國家互相合作，以期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反顧共匪以暴力奪取政權，對內實施暴政，剝奪人民之基本人權；對外輸出革命，在甚多自由國家中進行滲透顛覆活動。在此强烈之對照下，美國倘捨棄中美悠久之友好關係，承認共匪，不僅嚴重損害中華民國之權益，危害在臺灣一千六百餘萬中國人民之安全，抑且違反美國崇高之立國精神及卡特政府所强調之道德立場，使全世界自由人民逐漸喪失其對美國之信心。

「中華民國政府之一貫立場，即為以政治方法實現其拯救受共匪奴役之八億同胞之職責，而共匪則從未放棄其使用武力『解放』臺灣之意圖，共匪之所謂『和平解決』，乃是企圖將其暴政，强加諸於在臺灣之一千六百萬人。今日在臺灣享受自由及基本人權之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共匪之奴役與迫害。所以，本人必須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絕對不與共匪從事任何談判。

「本人竭誠希望，作為自由世界領導國家之美國，應即拋棄一切幻想，認清美國本身之眞正

利益，並考慮其對整個自由世界前途之道義上與歷史上的責任。

「本人最後願鄭重聲明，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必將本莊敬自强之精神，朝向既定之目標，繼續努力奮鬪不懈。」

强調不容損害我國權益及安全

第一屆國民大會在臺全體代表，于七月一日代表全國國民，針對六月廿九日美國國務卿范錫在亞洲學會演講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提出嚴正抗議。

在臺國大代表一千餘人在昨天發表的聲明中指出，范錫的演講已引起中華民國人民普遍震驚。但全國人民將更堅決的支持政府絕對不與共匪從事任何談判的決定。

代表們說，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公報」發表後，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在舉行，曾鄭重聲明：該「公報」所有影響我國主權的內容，概不承認。並指出美國此種對共匪片面的幻想，不僅影響我國權益，且將影響亞洲安全，更將爲整個自由世界帶來災禍。

聲明中表示：我中華民國與美國爲歷史悠久的友邦，我政府向來尊重道義，信守條約，且兩國人民之間有誠摰的友誼。我國實施民主憲政已達三十年，政府的一貫立場，已屢向世界宣告，

以政治方式實現其拯救共匪奴役迫害八億同胞的職責；反觀共匪以暴力奪取政權，對內實施極權暴政，剝奪人民的基本人權；對外輸出革命，製造國際叛亂；且一再狂言使用武力「解放」臺灣，企圖將其暴政，强加於在臺灣的一千六百餘萬中國人。

全體國大代表强調：美國倘背棄中美悠久友好關係，承認共匪，不僅損害中華民國的權益，危害在臺灣一千六百餘萬中國人民的安全，而大陸八億人民獲得自由的希望，亦將幻滅；更違反美國崇高的立國精神，及卡特政府所强調的道德原則與人權號召，使全世界自由國家及人民喪失對美國的信心。

代表們最後表示，支持政府絕對不與共匪從事任何談判的決議中懇切表示：請卡特總統在范錫於八月下旬往訪北平之前，深入評估匪僞政權的本質，審愼考慮美國政府的態度，及時懸崖勒馬，不要做歷史罪人。

立委謝仁釗指出：美國在對蘇俄一連串挫敗後，轉向共匪示好，美國卡特總統表示要遵循所謂「上海公報」，實則這個「公報」中論及的任何事項概爲我國所不承認。

杜爾忠告卡特勿對匪盲目讓步

參議員杜爾于六月廿九日說，卡特總統爲與北平建立關係而作任何片面努力，將是不智之舉，而且會遭遇强烈的國會反對。

杜爾在參院發表演說時表示：「某些美國利益的片面讓步，而沒有中共的相反同等讓步，將是一項極大的錯誤。」

杜爾說，最近的政府聲明「暗示，美國政府已決定盲目的步向在不久的將來與中共『政府』的一種未闡明的正式關係。」

杜爾說：「如果總統選擇直接步向與中共的正式關係，而不與該『政府』達成某種預先的諒解，則卡特政府的中國政策前途並不樂觀。」

這位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說：「我相信此時的此種片面起步，將會危害到美國的政治及安全利益，而且會遭遇到國會的極大反對。」

杜爾說，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將是爲與北平建立全面關係的「一項明顯而且不可避免的後果。」

杜爾說：「此種行動將不僅使一個傳統及忠實友邦的未來，亦且使臺灣一千六百萬居民的前途，立刻成爲問題。」

杜爾提到北平堅持要美國作某些讓步作爲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他說：我們方面的讓步，必須要與我們交涉對象所作的實質的、相對的讓步相倫比。

杜爾說：「在主要歧見獲全面探究及討論之前，美國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推進有援助、貿易、或正式『外交關係』的片面承諾，都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他說：「在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前，在有關臺灣的前途及有關兩個中國問題和平解決的堅決保證上，先作全面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杜爾說：「目前，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最强大貿易夥伴及軍事盟邦之一。」如果美國將採取任何立即步驟去承認中共的話，中華民國的經濟及政治前途將有困難。

杜爾說，臺灣在政治上一直非常穩定，其技術發展及個人自由可作爲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一個典範。

杜爾說，中共自毛澤東死後一直在混亂之中。

杜爾說：「在統治階級權力最高階層中有嚴重對壘，而省級文職政府又被派系整得支離破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及國際形象都很不穩定。」

杜爾說，因爲北平「政府」的性質會改變，「美國在發展對中共『政府』的長期政策上採取小心及謹愼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美議員學者表失望

美國國會議員與有關學者，今天紛紛對范錫國務卿所作的亞洲政策演說，表示他們的看法。

伊利諾州、共和黨籍的衆議員戴文斯基告訴本報記者，他對范錫國務卿在演說中表示的立場，感到失望。

他說，無論就外交、政治、道德上，美國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承認北平「政權」，都是錯誤的，而且完全無此必要。

他表示，他對美國整個行政部門的亞洲政策，有著日增的不快，其中包括自韓國撤軍，與越南關係正常化。戴文斯基認爲，現在與越南「關係正常化」，爲時太早。

他不相信美國行政部門，尤其是范錫國務卿，對整個亞洲複雜的形勢，有適當的了解。

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賈恩表示，他對范錫的演說感到失望，他認爲，范錫忽略了一

般美國人民與中華民國的感情。

他說，美國人都是繼續强力支持與中華民國關係的。去年四月民意測驗的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七的美國人民反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這個數字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七。

他認爲，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的反應不太了解。

喬治城大學戰略及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克萊恩認爲，范錫的演說，用字都是經過謹愼的選擇。對「關係正常化」方面，相當的溫和，指出要根據「上海公報」原則進行，並且無時間表。

克萊恩說，卡特總統曾說過美國要保障中華民國人民的安全，范錫國務卿在演說中，當然不用多說。

林邁可教授則認爲，他看不出范錫的演說有什麼新的東西。他說，國務院有一批人希望將「聯絡辦事處」改爲「大使館」，這是胡鬧，沒有什麼用處。

他認爲范錫到中國大陸訪問，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爲對於臺灣問題的解決，不會有滿意的結果。

美在亞洲究竟打算扮演何等角色?

美國究竟應該往那裏走?美國在世界上、在亞洲地區,應該扮演一個甚麼角色?更重要的是,美國在舉世關心的「中國問題」上,應該採取一個甚麼立場?這是各方期待美國國務卿范錫六月廿九日的演說中提出答案的。他所提出的說明,使人感到這是一篇軟弱、曖昧、缺乏實質、更缺乏道德力量的外交詞令。這篇演詞出自一位外交首長之口,反映出美國政府當前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與徬徨。

將於八月下旬訪問大陸匪區的范錫,在紐約向亞洲協會所作的演說,一則曰美國政府將加强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一則曰同時繼續在遠東保持强大的軍事力量。這是兩個不相關的、甚至於相反的論點。

美國如果要繼續沿襲尼克森、季辛吉的錯誤路線,去和中共搞「正常化」,去加强「關係」,則無論美國在遠東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保持多麼强大的軍力,其效果將等於零。因爲,美國那樣作,就無異是以自己的手,來挖掘美國在國際間信用與道義的基礎。

在這個世界上,將不會有人再去相信美國的承諾還有任何價值;更也不會再有人聽信美國有

關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號召。

爲甚麼？

第一、中共僞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專制、最獨裁、最殘暴的暴力集團。不僅事實如此，就是根據中共自己一貫奉行的「理論」，也必然如此，且自承不諱。而范錫居然認爲這個僞政權「在維持世界和平方面所擔任的角色至爲重要」；請問，這是指韓戰嗎？是指越戰嗎？當八億中國人民陷於水火、中共內部拼鬬不已之際，這樣顚倒是非的諛詞，未免要使全世界眞正愛好和平的人爲之惶惑了。

第二、范錫在講詞中，顯露了不分敵友、甚至重敵輕友的弱點。他表示，美國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要與北韓改進關係，也要與共黨越南「正常化」。當侵略的勢力並未被擊敗、「昔日之敵」赤裸裸的敵意並未消除的時候，美國如此熱切地「以德報怨」，這是寬大慷慨嗎？不然！我們確信，美國如果繼續走着這條敵友不分、甚至重敵輕友的道路，後果將是使敵人越發輕視美國，而所有朋友都覺得贏取美國「友誼」最便捷的方式，是與美國爲敵。這或非范錫的原意，但給舉世的印象却是如此。

第三、我們認爲，最矛盾也是最曖昧的，是范錫重申「上海公報」的原則——「只有一個中

國：我們也十分重視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

中國當然只有一個，那便是自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家。我們認爲，只有「中國問題」而無所謂「臺灣問題」。中國問題的解決及其目標，是在使自由、民主、人權、人道的原則，能實行於中國全境。捨此之外，任何所謂「和平解決」都是不切實際，不可能的，更不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

范錫的演詞中承認，要與中共「正常化」，前途仍多曲折。且不論中華民國的莊嚴立場，亞洲各國的羣情疑惑，就是美國國內的民心輿情，也必將強烈反應。杜爾參議員在范錫發言的同一天，就提出警告：「對某些美國利益的片面讓步，而中共方面不作相對和同樣的讓步，將是極大的錯誤。」他並警告美國行政部門這種不智的努力，「將遭遇國會的强烈反對。」

中華民國的堅定立場，已一再公之世界。如果美國萬一接受中共的誘騙要脅，接受所謂「撤兵、斷交、廢約」的敲詐，對於我們固然是一重大的挫折，而對於美國而言，也同樣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美國政府將成爲列寧所說，「提供繩索」，吊死自由世界的罪人。范錫所謂美國和許多亞洲國家「都有親密的歷史性聯繫，我們意欲尋求新的途徑來加强這些聯繫。」在全亞洲、全世界，有幾個國家是像中華民國這樣經歷過抵抗侵略的歷史考驗，始終忠誠不渝的友邦呢？美國如

何處理對華政策問題，將是美國立國精神的重大挑戰。

顛倒是非，不分敵友，而更不辨利害的作法，不是一個領導自由世界的大國所應有的，也更不是美國傳統的立國精神所能容許的。當美匪相互利用進入另一回合之際，我舉國上下必須更加冷靜鎮定，不怨天，不尤人，一本 國父與 總統 蔣公的遺訓，不爲利誘，不爲勢刼，莊敬自强，求之在我，就必能突破一切困難，貫徹我們既定的國策。

高華德公布與范錫談話筆記

美國參議員高華德引證國務卿范錫六月廿九日發表的美國亞洲政策演說爲例，于七月一日指責卡特政府「重走虛假和破壞承諾的老路，這種做法，曾不止一次地把美國拖入衝突之中」。

這位亞利桑那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在參院發表演說時指出，范錫所作的美國將致力于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聲明，與范錫六月廿一日和他的私人談話中的說法直接衝突。

高華德參議員回憶他和范錫國務卿六月廿一的會晤筆記顯示，范錫聲稱卡特政府關于和中共「關係正常化」尚未作成決定，同時范錫未來的北平之行，並非懷着達成任何這類決定甚至試探決定的想法而往。

高華德參議員告訴他的參院同事說：對我說眞話，我不在乎，不過我不喜歡我們政府的一位官員告訴我是這樣的，而就在幾天之後所說的却正好相反。」他又說：「假如我們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欺騙爲基礎，我們便是在自找眞正的麻煩。我們將因向共產國家磕頭而削弱我們在全世界的地位，這就難怪我們的忠實老友開始對美國新政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感疑惑。」

這位被認爲是共和黨元老之一的參議員說，他已「開始相信這是本世紀內其他幾位總統所顯示的怯弱的再現，這種軟弱曾導使美國走向戰爭」。他說，他的這番話可以視爲一種警告，「我將繼續就此事發言，因爲我深恐卡特政府將走上曾經多次把美國拖進衝突的虛假和破壞承諾的老路」。

據高德華參議員所作的六月廿一日與范錫國務卿談話的筆記──這項筆記在他演說後已列入紀錄──顯示，高華德參議員當天下午和范錫國務卿會晤了四十分鐘，討論了以臺灣問題爲主的若干有關外交政策問題。筆記說，這些討論與范錫未來的中國大陸之行有關，高德華參議員當天告訴范錫說：「上週就古巴和韓國（撤軍）問題投票的結果，對他和卡特總統二人已明顯地表示，假如不能獲得參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支持，我們不可能斷絕和臺灣的條約。」

據高華德參議員和范錫國務卿會晤後所作的筆記顯示：「我向他指出，在我們國家的二百年

歷史中從未廢棄一項條約，而對像臺灣這樣一個國家做出這種事，勢必引致我們全世界的弱小的友人快速背棄美國。」

筆記又說：「我曾經告訴他，我個人認爲，如果對臺灣的任何條約使其變質的話，結果與日本的關係必極辣手，假如我們在韓國的意向貫徹到底的話，那就無異我們喪失日本、臺灣和韓國，這樣一來很可能終止了一百年來我們在太平洋周邊的密切關係。」

筆記顯示，范錫國務卿對高華德參議員這番話的答覆說：「儘管行政部門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全般問題一直在進行研究，但迄未作成決定，而他未來的中國大陸之行，也非懷着提出任何決定的想法而往，甚至也不在探尋決定。」

不過，高華德參議員在他的筆記中加入他個人對這次會晤的想法。他寫道：「不管總統說了些什麼，同時你可以回憶到他說過，只要臺灣的大使館駐在美國一天，我們將一直承認臺灣；不過我感到，他讓承認中共這件事更深一步地進入他的直覺和想法中，遠勝于他所承認的。」

這位參議員在筆記中寫道，結束這次會談之前，他曾經提醒范錫國務卿，卡特總統甚至從未約晤過中華民國大使，同時「我並不認爲約見中華民國大使會形成與中共人員的過份隔絕，我認爲只要總統拿起電話邀約這位大使見見面也不失爲好主意。」

筆記說：「他分手時說，他對于任何發展會和我保持連繫。」

遵守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美國參衆兩院兩個大黨的國會議員，於過去數日間向卡特政府表明，政府在與中共打交道時，不應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

今天，一羣共和黨參議員聯名致函范錫國務卿，勸告他於本月下旬在北平會見中共首腦們時，要牢記中華民國人民的安全。

這是繼兩個國會議員團體致函卡特總統之後的一封信。前兩個議員團體，其一主要爲共和黨人，另一以民主黨人佔多數，均要求卡特加强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歷史關係，並遵守一九五四年兩國所簽的共同防衛條約。

高華德、杜爾 在參院裏，高華德與杜爾兩位共和黨參議員，一再的發表聲明，警告卡特政府不可依照北平政權的條件而倉促走向與北平「關係正常化」。

柯斯蒂 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柯蒂斯，亦於上週四在參院發表聲明，要求注意中華民國人民的自由與獨立。

柯蒂斯說：「美國採取行動，以致使臺灣人民被迫幽禁於北平的極權統治之下，是絕對無良知的。」他指出：「在世界的大國中，中共的人權紀錄是最惡劣的。」

他建議美國在與中共打交道時，必須維持一個原則，即是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將是依然不變的。

查布勞基 同時在衆院方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查布勞基衆議員建議，卡特政府朝向與北平「關係正常化」要「慢慢的來」。

這位威斯康辛州民主黨衆議員，於週四在衆院發表聲明說，美國保證不與第三國達成針對中共的協議之同時，關於中華民國之問題，美國亦應尋求中共提出並行的與同樣不含糊的保證。

查布勞基指出了中華民國的自由企業與自由政府制度，以及美國對中華民國深遠的承諾與中華民國的利益。

克蘭 伊利諾州共和黨衆議員，並爲美國保守同盟主席的克蘭，發起週四夜的衆院特別會議，以表示支持中華民國，及關切所報導的卡特政府要將外交承認從臺北轉移到北平的計劃。

克蘭在衆院特別會議的開場白中說，美國依照北平政權的條件而予以承認，是不道德的、僞善的、和違反美國國家利益的。

他說：「我從不相信，爲了與世界上最不人道的與壓迫的政權修好，國會會允許與臺灣的歷史關係付諸流水。」

海德　伊利諾州的另一位衆議員海德，亦在特別會議中聲明說，中華民國是美國的傳統盟邦之一，而「爲了某些推測中的利益，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解，甚至暗示要放棄那個傳統盟邦，對我來說，是顯然的背棄這許多年來爲我國之標記的誠信和榮譽。」

愛德華　俄克拉荷馬州衆議員愛德華指出，美國與中共已經有「完全正常」的關係，而不需要作任何轉變。他表示希望說，國會議員與一般國民將產生足够大的壓力，以迫使政府保持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國家承諾。

阿達波　紐約州民主黨衆議員阿達波在聲明中說：「當美國慢慢地走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之際，我們國會中的人，應當抽出時間來提醒整個世界，我們無意背棄我們的好盟友——臺灣人民。」

凱居姆　加州共和黨衆議員凱居姆，警告美國不可放棄中華民國。他說：「倘若我們背棄中華民國，我們在作爲自由世界領袖上，會嚴重喪失地位與可信性。不僅我們的盟友會懷疑我們將來的承諾，而且共產世界會贏得一次道義與心理的勝利。用列寧的話來說，絞死自由世界的的繩

子是美國提供的。」

史本斯 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衆議員史本斯說，以中華民國一千六百萬人民的安全爲冒險的一種政策，不僅是對自由人民的合法希望與期待的背信，亦是背信於萬計的華裔美國公民，背信於相信自由的每一位眞正美國人。

史敦普 亞利桑納州民主黨人史敦普說，藉繼續的承認與互防條約，美國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經濟、及防衛關係，是美國東亞外交關係的基石。

他說：「我誠摯地希望，范錫國務卿了解我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並且他不企圖喪失或傷害此一堅强的同盟關係。」

留美中國同學會發表宣言

芝加哥論壇報在一篇標題爲「不必急於處理中國問題」的社論中，呼籲卡特總統在追求「與北平間的暫時性友誼」和考慮售予共黨政權軍事技術時，採取「緩慢」步驟。

論壇報提醒政府，「我們在北平有一個聯絡辦事處，而我們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有一項安全條約。」

該報說：「美國不能對一個長期盟國的前途漠不關心，尤其這個盟國與我們共同具有自由企業的理想，並使這些理想實現。臺灣實際上是多年來唯一以我們的對外援助成功的促進自由企業和友誼的國家。」

該報評論說，由於中共幾乎把共產主義視為一種宗教……中國問題的唯一可能解決方法是讓時間來解決。它建議美國「以最可能的閒適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有關武器出售的政策，這篇社論建議美國對這個問題可能採取的最佳途徑和處理臺灣的未來一樣，是採取外交上的拖延。

這篇社論說：「也許中共此刻未顯示出使售予北平武器顯得危險的侵略意圖，但是我們對目前的北平領導階層所知甚少——也無法預測未來的領導階層。我們不能假設北平將永遠不具侵略性。」

舊金山紀事報在社論中警告國務卿范錫說，任何突然結束美國與中華民國盟約的行動，「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都將是一種政治上的不愉快轉變。」

該報在昨天的一篇主要社論中，提到范錫上月廿九日在紐約發表的演說對中華民國顯示的「冷淡」。

美國衆議員戴文斯基强烈批評卡特政府經由范錫國務卿上週演說中所揭示的亞洲政策。這位共和黨籍的衆議員指出，范錫曾形容與北平政權的友好關係爲「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心部分」，他說：「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是，是不是與我們在世界上的敵人的親善關係，比維持我們對幾十年來的盟國的承諾更爲熱中。」

爲衆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一員的戴文斯基衆議員說：「在建立外交政策的過程中，美國在原則運用方面需要某種程度的一貫性，同時對我們本身的重大利益也需要某種程度的體認。」

他又說：「尤要者，我們必須繼續維持對盟國的承諾，否則我們行將眼看我們僅剩的聯盟關係解體。」

戴文斯基衆議員特別駁斥范錫國務卿的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政策。他說，全世界可能沒有其他國家比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更爲良好，也沒有其他國家與美國發展如此緊密的經濟關係，或顯示自由經濟如何使一個國家趨向繁榮的實例。

他批評卡特政府雖聲稱人權爲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却是「不顧中國大陸上根本無人權可言的事實，而願意追求與中共的更緊密的關係。」

到目前爲止，美國國會中對范錫的演說迄無有利的反應。

留美中國同學會聯台會發表宣言，反對任何以「人民民主專政」或「階級專政」爲名，實行「一人專制」的政治制度。

這項宣言並明白反對任何製造「站起來的中國」的錯覺，而實際上却忽視或甚至摧殘人民基本權利的集團。

這項由聯台會的執行委員會于三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年會中通過的宣言說，聯台會的兩萬名會員，「堅信中國人民以他們的智慧和勤勉，能够在一個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政府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富有、强大和安樂的中國。」

這項宣言說，鑒于中華民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年中的努力，已建立一個達到上述目標的堅定基礎，「我們因此强烈反對目前美國政府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意圖，因爲此一意圖將阻礙一個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中國的發展」。

這項宣言並說，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應爲祖國的安定和團結努力。宣言譴責一小部分中國人爲了個人的野心或怨恨，未能權衡當前的局勢，而對大多數愛國同胞的意願進行挑撥離間。這項宣言莊嚴的聲明，國家的穩定不應被破壞，人民的團結不應被分裂。

執行委員會並推選紐約社會研究所的王涵萬爲聯台會新會長，同時代表美國四個地區的四位

副會長也在年會中選出。他們是：華盛頓美國大學的王和怡代表東區，明尼蘇達大學的夏昌權代表中西區，俄勒岡州立大學的黃文樞代表西區，田納西大學的何台屏代表南區。

留美中國同學會聯合會，並致函美國總統卡特，促請勿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代表目前正在美國各大學深造或已畢業的兩萬餘名中國留學生的聯合會，在信中指出：「美國政府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任何試圖，都有害於臺灣人民的利益，且與美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不符。」

加州巴羅艾托史丹福大學中華文化學會與柏克萊加州大學自由青年聯盟，也聯合上書卡特總統，促請他重估美國與中共搞所謂「關係正常化」政策的價值。

信文說，美國的這種行動將對中華民國形成嚴重影響，使美國的可信賴性喪失無遺，也使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淪爲外國友人和敵人所普遍懷疑。

信中更提醒卡特總統不可信任中共的允諾。

南非全體華僑已致函呼籲美國總統卡特，尊重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勿與共匪僞政權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以加深中國大陸人民的痛苦。



二、費正清獨為匪共做說客

自美國國務卿范錫，于六月廿九日在亞洲學會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取悅共匪，顯露背棄多年盟友中華民國的企圖後，即激起美國朝野大部份人士一片激烈反對之聲。

共和黨巨擘，素以正直敢言見稱之高華德參議員首先發難，嚴詞抨擊范錫言論不當，警告其懸崖勒馬，不得出賣盟友，繼之參議員杜爾亦提出忠告，指其行爲不智，其他國會議員與學者亦紛紛響應，表示反對立場。

輿論界方面，芝加哥論壇報，舊金山記事報亦先後撰寫社論，力促卡特政府，切勿輕率與匪攀搭。

在一片正義之聲的反對浪潮中，唯有費正清不甘寂寞，在紐約時報發表「避免在中國問題上遭致災禍」一文，獨持異議，大力鼓吹與匪立即建交，並廢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費正清此文，不僅極盡媚匪之能事，而且公然的歪曲了歷史，其用心誠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斥費正清歪曲歷史、無視現實的謬論

當此美國國務卿即將訪平之前夕，筆者不能不懷疑美國少數學者的言論，是否出諸他們的良知，又是否忠於他自己國家的利益。

夙以歷史學家及研究中國問題傑出學者著稱的費正清博士，上月杪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爲「避免在中國問題上遭致災禍」一文，就公然歪曲了歷史。他認爲，由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所建造的中美盟誼，曾促使美國介入兩次亞洲戰爭——「在朝鮮與中國（共）作戰，和在越南和中國（共）的傀儡——如我們所推想的——作戰」。費正清指責美國政府的此等政策及措施爲「愚昧」。他說：這兩次戰爭所以發生，是因爲美國將中共視爲擴張主義者，因而必須加以圍堵。而他認爲，「中國人（中共）實際上不是擴張主義者」。

作爲歷史學家的費正清博士，很難設想他會忘記或搞錯這一段歷史。眞實的歷史是，直到一九五〇年中共以其具體的行動——介入韓戰，證明它是擴張主義者以前，美國政府並無意對它加

以「圍堵」。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陷共，當時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未隨同中國政府撤退來臺。基於艾其遜較前所發表的白皮書，美國甚而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採取「一筆勾銷」的態度。其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杜勒斯國務卿決定圍堵政策，完全是中共採取擴張主義行動所導致的結果。而且，協防臺灣，旣爲當時在朝鮮半島作戰求側翼的安全所必需，則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簽訂，亦主要基於美國的安全和利益。美國介入越戰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兩國的盟誼，曾多次勸使美國愼加考慮。終越戰之世，中華民國政府不曾向美國提出任何自利的要求，或採取爲當時情勢所許可的任何自利行動。且對越南戰場的美軍，提供基地及各種後勤支援的協助。任何一位歷史學家，不可能弄錯時間，也不應當顚倒因果。依費正清所說，幾將美國參與韓戰及越戰所承受的不幸，完全歸咎於「對華政策的錯誤構想」，這是一種違背良知的對歷史的歪曲。

二、

費正清此文主張卡特政府接受中共所提「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迅卽完成與中共僞政權全面「關係正常化」。其對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當前臺海形勢所作的評估，則極難

令人信服，他認為，今日所謂臺灣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臺灣之倖存，而是有觸發中國內戰的可能性」。費正清作此主張所運用的邏輯是十分詭異的。他認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含有美國對中國（共）冷戰及主張內戰的意味」。理由是，「我們所珍愛的自決，在我們的臺北盟友心中根本不作此想」；而「臺灣並不止於尋求獨立，其政府甚至堅稱為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因而在費正清看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存在，即意味着美國「在中國未來的內戰中支持某一方面」。

筆者深信，費正清此種論調，絕難獲得全世界一切有理性人們同意。如人們所知，一九五四年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名為中美兩國在特定地區相互協防，實質上乃具有使臺灣海峽中立化的作用，依據條約規定，中美兩國在此一地區所從事的一切軍事合作都僅限於防禦性質，倘非獲得美國同意，中華民國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對此一地區和平構成威脅的行動。請容筆者在此作坦率之一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中華民國究係資產抑係負債，尚待未來歷史家來作公正的評斷。事實是，由於受有這一條約的束縛，中華民國曾錯過多次可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機會。此項條約保障了臺灣二十三年的安全，亦同樣保障了中共政權不受來自臺灣的攻擊，甚而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的小規模突擊行動也不例外。事實如此，如何能說這一條約的存在，「含有美國對中國（共）冷戰和主張內戰的意味」？又如何能說此項條約的存在，即表示「美國在中國未來

的內戰中支持某一方面」。

讀費正清此文，不能不對其作爲一學者應有的良知及理性發生懷疑。中國的內戰—大多數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共產主義，與中共統治集團堅欲實行共產主義所引起的戰爭，至今確未結束，這一戰爭在廣大的領域內以各種方式繼續進行。在此「內戰」持續期間，中華民國政府迄今仍爲依全民制定之憲法所產生的全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共政權之作爲中國大陸人民的統治者，則迄未獲得可資驗證的公民意志之支持。似此，又如何能遽加評斷，認爲中共政權理當給與「法理的地位」，而中華民國政府之堅稱其爲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卽看來像是一種罪惡！

筆者無法理解，作爲超然政治之外的學者，何以費正清博士對中共統治集團及患難中的中國人民，表現爲如此判然不同的恩與仇？他處處爲中共設想，也爲中共發言，肯定中共是一個不容許外國人來干預其內政的「高傲的主權大國」，「只要臺北繼續聲稱其爲眞正的中國，北平的法理地位，就不能最後建立。」所以他主張卡特政府「應該接受北平的三條件」，毫不猶豫和羞愧地作出美國歷史上未曾有過先例之事—和一個多年最忠實的盟邦斷交並廢約。

費正清也顯然意在矇騙和恫嚇美國人民，此所以他強調，臺灣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臺灣的倖存，而在於有「觸發戰爭的可能性」。他深知大多數美國人民均有畏戰和避戰的心理，所以歪曲歷

史，强調美國曾爲此陷入兩次戰爭，而「假如我們再執着美國的原則，而忽視中國（共）的一個中國原則，我們必將再度遭到災難。」筆者深感有義務在此再次表明爲歷史所驗證的事實：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有助於二十多年來臺灣海峽的和平。並非保有這一條約，而是廢棄這一條約，將可能觸發新的戰爭。

三、

美國大多數國民之不同意卡特政府冒天下大不韙而片面廢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已見於美國近期的民意測驗及一般輿論，此所以費正清雖堅主接受北平三條件，仍不能不對此普遍反對的民意給與安撫和補償。他說：「我們準備接受北平所提正常化三條件之同時，也應準備立法和其他片面的行動，以確保美國繼續和臺灣作貿易、投資、旅行及文化方面的接觸」。他所謂立法和片面行動，是「以禮貌及一般性詞句」表達「美國對西太平洋安全的繼續關切」。費正清顯然認定，卡特政府不應在接受中共所提三條件時尋求對方任何承諾和保證，因爲中共作爲一「高傲的主權大國」，「不會允許」外國人來干預其內政。卡特政府所唯一能做的只是，以禮貌及一般性的詞句發表一項片面的聲明，廣泛地表示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安全的繼續關切。費正清顯然認定，

只須發表這樣的一項聲明，美國就算對歷史、對其多年最忠實的盟邦以及數達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特別是臺灣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民有了交代，就可以「確保美國繼續和臺灣作貿易、投資、旅行及文化等方面的接觸」。甚而是：臺灣能否「倖存」，亦非問題的癥結，只須能避免觸發戰爭，不使美國遭致災禍即爲得計。

費正清的主張顯然是一種詐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此項主張確已在美國有了市場。說費氏此項主張是一種詐欺，其理由是十分明顯的。因爲在依何種條件及方式以尋求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一事上，他顯然將美國可資談判的地位和條件估計得太低——低到美國非向此一「高傲的主權大國」（中共）完全屈服投降不可；但又對美國爾後對中共的影響力估計得太高，高到只須以禮貌及一般的詞句表示對西太平洋地區安全的繼續關切，中共就不敢對臺灣用武，就可以確保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的自由生活。

費正清的詐欺之論所以在美國擁有市場，主要是由於卡特總統幕中的一些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正急切躁利，亟於尋求和中共建交，以突破自卡特就任以來外交和內政兩方面的僵局。迄今爲止，「專家」們除了空洞而抽象的聯合中共即足以制衡蘇俄的理論以外，不曾爲美國之必須尋求與中共關係全面「正常化」，甚而不惜爲此而背棄其多年盟友列舉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尋求與中共關係之全面「正常化」，其本身卽已被視爲一政策的目標。例如，某些「專家」們曾在白宮硏議對華政策時公開談論：美國的輿論素來多變，目前的情勢已不太支持政府之傾向北平。如果任令時間拖延，美國政府卽將遭受更多輿論的壓力，甚而必須放棄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又說：自一九四〇年代以來，民主黨就深感在對華政策上易受攻擊。新政府若能早一些採取行動，其受到黨派政治攻擊的機會較少。因爲和中共和解的政策，顯然爲前屆政府所制定。新政府這樣做，不過是「繼續尼克森——福特和季辛吉的進取精神」。

尤其令人駭異的，是專家們居然以中華民國的團結與安定，作爲美國可以背棄盟約的理由。「專家」們曾說過這樣的話：「臺灣目前的局勢很穩定，領導階層堅强而又富有彈性。因此，臺灣此時承受美國承認中共衝擊的能力，較不久以前的任何時期爲大。如果再過四五年，我們遲不承認中共，臺灣這種承受衝擊的能力就會削弱或消失。……」筆者請訴諸美國及全世界一切有理性人們的良知，如專家們所說，是一種什麼樣的理由！

四、

范錫國務卿卽將於本月廿二訪問北平，依常情推斷，在他的行囊中必已携有與中共談判的方

案。筆者無意猜測這一方案的內容，但估計在接受中共所提建交條件與維護美國自身安全利益之間，必然會產生爭執。范錫國務卿夙以折衝的長才著稱，我個人深信他將不會爲中共慣常用於談判的一切陰謀和狡計所乘。

筆者最後所願指陳的只有兩點：

（一）沒有任何如費正清所說的「立法或其他片面行動」足以代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包括伍爾夫衆議員所透露的「臺灣安全決議案」。老實說，即使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存在，中國人也瞭解到，美國極少有介入臺海戰爭的可能，更不要說陷身於「未來的中國內戰」之中。目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存在，實際上只是美國國家尊嚴—信守條約、忠誠履行國際義務—的標誌。中共所堅欲破壞的就是這一標誌。使美國國家尊嚴掃地無存，使美國在其全世界一切盟國及友邦心目中喪失其可信性，卽爲中共對美進行建交談判的目的之一。美國當政者切不可忘記，在任何形式的關係建立後，中共皆不可能視美國爲友。美國將永久是北平統治者心目中的死敵，唯一不同的是：美國乃明日之敵而非今日之敵。中共永不會忘記在一切現實行動中爲擊敗明日之敵準備條件。

（二）韓戰期間美軍協防臺灣，一九五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均非美國對中華民國的

恩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存在二十三年，亦主要因這一條約符台美國的安全利益。費正清武斷中美現存關係乃出於對華政策的錯誤構想，非但歪曲歷史，抑且無視於現實。今日美國當政者及一般美國人士，所最應考慮的是美國本身及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危和利害。美國必須極嚴肅的面對歷史與現實，在處理此一問題時不可爲某些學者和專家們詭異的說辭所惑，以致被世人恥笑爲幼稚盲動的政客，及不負責任、不計後果的冒險主義者。

一、費正清的幻想——「華夷共治」

曾經領導美國數百個學會之一的太平洋學會的「中國通」——哈佛退休學人費正清，所以成爲此地注目的問題人物，主要原因是他一貫的言行，向來偏向中共，但在自由主義的護身符下，他却能放言高論，進出民主社會無阻，因之，格外遭人疑忌。

費氏早在我國抗戰期間，曾一度主持駐華美新聞處的工作，透過這層關係，與當年落草延安的中共接觸頻繁。也因同樣事實，毛周極力拉攏費氏，作爲國際宣傳的媒介。美國向來同情所謂

「改革者」當時毛共正以這種姿態出現。在這樣背景之下，從四十年代起，費正清即在不同的程度上對中共表現了較爲親密的態度，而且與美國國務院部份官員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推行所謂「援華（實則援共）計劃」，終於在其他各種因素併發下，中共擴大叛亂，把抗戰建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費正清的這個「經歷」，使他成爲數十年來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美國人所謂「中國通」的開山祖。他傾向中共的言論與「事業」，經過這個經歷的鍾鍊，無疑，是更加普遍而深刻化了。

費正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基本上有一個不變的方針，就是他所謂的「華夷共治」（synarchy）。他對中共的憧憬與期望，以及其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最近與中共建交的主張，本質上都是這個方針下的產物。一九五四年，他發表這篇「論華夷共治」，旁徵博引許多外國史料來證明華夷共治（詳細的說法應是中國在異族王朝下的華夷聯合政府）是中國歷史中一個尚不被人知的傳統，尤其是在儒家思想控制下的一個歷史實體後，無限感慨的說：而今在中共政權下，還能表現多少這種華夷共治的成分呢？他的所謂夷，在中國歷史上自然是指蒙古或滿洲等入主的異族，但這個夷此時却非指近代史上的英俄等外援，而是指美國的接應了！從這個方針出發，千方百計謀求與中共建交，形式上他是說要中共遷就美國的胃口，但實際上却顯然只是要美國

還就中共胃口的阿Q式說法罷了！費正清挾此幻想，縱橫美國漢學市場數十年，每次來到遠東，總要用「自由主義」的表情，繪色繪形表一表他想像的「中美」前景，宛然又是一幅「華夷共治」圖，向美國政府邀功請賞，他的親共態度的堅決，眞像頑石一般。我們反對他的主張，不能不先了解他的思想基礎。

二、

一九四三年左右，日本有一批學者在「東亞共榮圈」的激情下，發表對中國中古時代異族王朝的研究，作爲侵略合作的基礎。他們描繪的異族入主輪廓有下列重要的特點：

第一：異族侵略者通常是乘亂世之時，人民渴望秩序與和平，而成功地佔領華北。

第二：爲了擴充他們的勢力，異族必定利用漢人的意見與力量，這些漢人多取材自邊境地帶。

第三：佔領之後，採用恩威並施的方法來統治。對上層撫之以恩，對下層臨之以威。通過上層的漢人領袖，徵集大批的漢人行政官員。

第四：根據「以漢治漢」的原則，繼續維持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地方事務由中國人自理，

異族居監督地位，但徵集對新王朝絕對效忠的漢人加入軍中，駐防各軍事要點，防衛京城，控制對方。對其他各族，採取分化分治的手段，絕對壓制。

這種研究結論，事實上也就是日本軍閥佔據東北，組織僞滿洲國；侵略長江中下游，扶植汪僞政權的統治模式。中國軍民和日本軍閥在這樣的模式下進行八年的戰鬪，血戰無數次，最後日本無條件投降了，充分證明這個染有千萬中國軍民鮮血的統治模式，所謂東亞共榮圈實際就是亡國侵略，決無成功的可能。這正如遼、金、元的統治幻想能取代漢民族的地位，最後還是失敗了，完全不是偶然的。

三、

費正清想擴大日本學者這個研究成果，並幻想沿用到近代中國，創造成「華夷共治」的模式，把那種軍事壓服政治妥協的雙面路線，當作英俄美進行訂立不平等條約的侵略經典，假共治之名，行亡國之實，完全是有理由的。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異族統治者必須得到士紳的支持。清人入關，立即恢復科舉考試，選拔秀異者入仕。同樣英國在通商口岸，也極力借重中國士人，聯合統治。

第二：滿清在關外建有大本營與正統部隊——八旗軍，其中半數是漢人與蒙古人，英國在印度、新加坡，而後在香港、鼓浪嶼、舟山羣島也建立侵略基地，徵用了大批華人。而且在對付海盜時，採取「會剿」的共同行動。

第三：旗人坐享衣食租稅的特權，是漢人的朝貢，正如英國在不平等條約上所搶得的特權，是滿人的朝貢。清朝六部堂官，滿漢並治，正如英人在通商口岸中華洋共治，如上海租界區，海關。甚至，常勝軍，江南製造局，招商局，新式學堂等都是華夷共治理想的體現。

這個「華夷共治」的理論充分表現西方列强的帝國性、侵略性。列强是通過不平等條約達到「共治」的目的但費氏却說不平等條約「只是一方同意給予對方單方面的特權條約本身是以所有國家地位平等爲前提」，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鬼話，他又堅信一種空想的方式，說海關中的英國稅官要視中國官員「如同兄弟」，以及中國人民「在某種意義上，有如自己的同胞」，因此要實行聯台統治的形式。他又相信一種實際的經驗，就是列强用政權力經濟勢力，破壞了中國的舊生產方法（手工業與小農經濟），因此主張新式工業必須華夷合股。最後他還相信一種慣用的辦法，就是用武力的手段向中國勒索軍事借債與賠款作爲列强出超的驚人順差，因此主張聯合出兵會剿。這些本來是公開的在過去的婦孺皆知的列强眞面目，但是費正淸却把它隱蔽起來，大膽地

揑造另外一套說詞，竟然把十九世紀的新帝國主義說成合乎中國傳統的共治者了。這正如他把共產黨叛亂的本性隱蔽起來，揑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中共說成中國唯一的代表，不惜卑躬屈節，乞求建交，是走着同樣一條可恥的道路。自由主義派的客觀歷史，就是這樣研究出來的。

四、

無疑，費正清一直幻想華夷共治的方式會不斷地推陳出新的，因此他一心想要與中共完成未竟的建交使命。這種使命感，成爲他退休以後，還要繼續奔走勸募活動的唯一促迫力。但是中共高喊反帝，基本上是想結合第三世界，對抗美蘇兩霸權的，這些本來也是公開的在現在是婦孺皆知的事實，費正清一流却睜眼不見，滿懷熱望要投懷送抱。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正像共產主義的信徒一樣，假民主自由之名，行一己好惡之實；但客觀事實總是那麼殘酷，他們滿以爲是「新民主」，結果是正好相反，世人看到他們要出賣的對象，就知道自由與民主眞正在那裏了。歷史發展的不可抗拒，正在於此。而費氏幻想之終必破滅，亦在於此。

美國自由主義政客的路線

愛德華•甘廼廸發表了他對「中國問題」的陋見，其「五項建議」無非反映了費正清、孔傑榮（柯恩）、鮑大可這幫親共「自由主義者」幾年來的謬論。今日美國政府裏外，確有一些「自由份子」在大肆活動，鼓動卡特立卽向毛共投降。在國務院內，范錫本人便是有名的「自由主義」者。

雖然美國的「自由主義」政客，對外交政策確有幾份影響，若說甘廼廸的演說，便代表了卡特政府的眞意，却不免言過其實。試問：倘若自由主義的「立卽承認」論調，直接反映卡特的思想，何以范錫在北平，居然達不到什麼具體結果呢？

六月廿二日，卡特總統曾經在記者會上，公開批評美國某些「自由主義」政客。他說：「自由主義者是永不會滿足的；你的政策接受他們百分之九十五的意見，他們却會批評你，不聽從那百分之五的建議」。卡特堅稱他自己不是「自由主義」者。

從甘廼廸的謬論，加上費正清這幫人鍥而不捨的活動，一心要斷送中華民國，我們不禁要問

：美國「自由主義」政客的路線究竟如何？他們在美國政治上，尤其對於外交政策，又有些什麼影響？

急功好利

「自由主義」（Liberalism）原意是「解放主義」。依美國政治的歷史背景，自由主義者是一羣尋求自美國傳統價值觀念中，掙脫與「解放」出來的知識份子。美國傳統價值觀念，又是些什麼呢？這些傳統價值，包括絕對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政府對老百姓的不干涉政策，與在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競爭與自由貿易。

這些傳統價值，便是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本質。換言之，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主張保持這些傳統的價值；而相反的，自由主義者則主張，從這些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基於這項主張，自由主義者便强調，政府可以有限度地干涉個人自由；龐大的中央政府是富强國家所必需的；同時在經濟活動方面，自由主義者主張政府採用干涉與保護主義。

因此，美國的「自由主義」，並不絕對强調個人自由。倒是保守主義者更着重個人自由與地方人民的自主。簡單地說，「自由」是解脫的意思，自由主義乃是主張自美國傳統的個人主義與

政府不干涉政策中，解放出來的論調。

爲什麼要「解放」出來呢？因爲他們相信，惟有政府積極參與大小事務，中央集中權力，與控制個人行動與經濟自由，纔能達到更大的利益。所以說，「自由主義」者是急功好利，而並不眞正講究「自由」的一批人。

彈性善變

因爲自由主義者主張從傳統觀念中解脫出來，所以他們在政治路線上，較講彈性，也最爲善變。以越戰爲例：越戰是甘迺廸總統時代，開始捲入的。甘迺廸便在國際事務上，處處講實力與干涉。他干涉古巴，甚至要謀殺卡斯楚；他干涉越南，最後把吳廷琰也害了。越戰是「自由主義」者所熱烈支持的；但到了詹森手上，越戰拖延不決，「自由主義」者忽然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一九六八年吵着放棄越南的。也是「自由主義」者。今日要與河內建交者，也是他們。

今日的國務卿范錫，便是當日支持並策劃越戰的首要；一九六七年，見勢不利，搶先辭職（國防部副部長），也是此君。今年爲了做國務卿，大言不慚地表示，越戰是「歷史的錯誤」，並表示後悔。

再看中國問題。羅斯福時代，力主協助中國抗戰的，是自由主義者；雅爾達的幕後，却是自由主義者：一九四九年杜魯門政府的白皮書，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鼓動放棄臺灣者，仍是他們。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誰簽訂的？它是由艾森豪的共和黨政府所締結的；當時自由主義者亦曾力加反對。事實上，尼克森向中共討好，除爲了解決越戰之外（將毛共中立化），亦是爲了在國內爭取自由主義者對他連任的選票。一九七二年麥高文和他競選，在外交政策上便不能推陳出新，結果遭到大敗。

欺善怕惡

在外交政策上，美國「自由主義」者最喜歡干涉；干涉敵國之外，更干涉友邦。越南當時不是甘廼廸的盟邦嗎？吳廷琰却命喪其手。巴拿馬不是友邦嗎？詹森却遣兵登陸，干涉內政。韓國不是美國的搭檔嗎？美國却在韓國策動了多少政變。中華民國不是美國的盟友嗎？第一個最不喜歡臺灣的人，便是甘廼廸總統。

今日小甘發表謬論，乃是甘家的傳統。一九六二年羅伯甘廼廸以司法部長身份訪華，回去後

，在芝加哥便出言不遜，批評國民政府。今日「自由主義」者一面批評臺灣的內政，一面慫恿與北平建交，也是「其來有自」。

卡特對共黨談判討好，對盟邦作人權內政干涉，豈不也是這「自由主義」的一脈相傳？

影響有限

倘若美國老百姓今日也跟着「自由主義」者搖擺，隨着帶動國會議員，今年美國便會「承認」北平。費正清這些「中國通」一再在報上著文，以及甘迺廸的演說，其目的便在煽動民意，排除「承認」中共的國內障礙。

可惜美國社會近年來，越來越保守。美國老百姓經過越戰，再經過經濟不景氣，痛定思痛，愈來愈趨向保守主義。他們現在着重的是什麼？在國內，他們要求中央政府減少對地方的控制與干涉；他們要求政府嚴厲處罰犯罪的人（自由主義却講的是教育、矯正與人道）；他們要求減輕聯邦稅負。在外交上，他們不肯放棄巴拿馬運河；他們反對自韓國撤軍；他們拒絕立卽與古巴及越南復交。

美國老百姓走保守的路，國會議員亦就隨之趨於溫和與保守。事實上，去年美國總統大選，

自由派的政客（如尤達爾等）一一失敗，反倒是以「溫和主義」、「中間路線」爲標榜的卡特，獲得當選。

老百姓既趨向保守，國會便反對卡特無條件的「承認」中共。卽使是卡特自己，爲了其政治前途，也不得不謹愼從事。

美國「自由主義」者對我國不友善，其來有自，多年來一脈相承。甘迺廸的謬論，實在不令人吃驚。所幸國務院中雖有少數「自由主義」餘孽，卡特自己既屬溫和路線，美國社會與國會亦日趨保守。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由主義」者的影響，畢竟有限。

費正清言論偏失，克萊恩撰文駁斥

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今天反駁了費正清催促美國接受北平外交承認「三條件」的主張。

喬治城大學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說，如果卡特政府如此做，「那將是美國首次背棄對其盟國所負的條約義務，而向外國政府的命令低頭。」

克萊恩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寫道，中華民國人民以政治自由和經濟進步的典範自豪，

他們堅決相信自己「有權利生存下去」。

一位專研蘇俄近代史的美國專家說，太多的美國人皆忽略了中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事實。

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崔高德說：「數月前，本人曾有幸聆聽兩位學術界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就中國大陸上的現況，向一羣包括部分嚴謹的中共問題學者，以及部分對中共問題有興趣或非常關切的人士在內的聽衆們發表演說。除非是我聽錯了，兩位演說人都不曾提及『共產主義』這個名詞一次。」

今年元月間曾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十八天的崔高德說，中共是個共產主義社會，一如蘇俄是個共產主義國家一樣。

這位專家建議美國人，從對蘇俄的研習中學習，以便了解中共。

他說：「（中共）頭目們知道我們不是共產主義分子，也知道他們自己是共產分子—即令若干研究中共問題的西方學者似乎還不知道這一點。只有從這一點開始，與中共的進一步接觸，以及事實上某種能作辯護的『關係正常化』，才可能在堅穩的立場上進行，而無需感到抱憾。」

他指出，對美國人而言，犧牲臺灣，降低波音飛機價格，或給予北平貿易及技術援助而冀望中

共會滿懷感激之情以回報等，將屬不智之舉。

崔高德在刊登于最新一期「亞洲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中說：「中共不一定會以感激或尊重來回報。中共的統治者必定知道，如果我們我們今天能與一個中國政府撕毀一項協定，而與另一個中國政府簽署新協定，則這項新協定的前途可能也不會十分安全。」

據刊載於國會紀錄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集中營，由一個軍事執政團所統治。

這篇由知名專欄作家羅希所撰寫的文章，轉載自「電視指南」雜誌，刊載於今晨所發布的八月三日的國會紀錄中。

羅希對於卡特政府試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舉是否明智，表示懷疑。

羅希在文章中又說：「爲了某種無法解釋的理由，卡特和范錫及布里辛斯基等人認爲，我們應該爲中共作某些事情，否則，中共可能感到困惱，而作出某種事情。」

羅希寫道：總而言之，他們實際上認爲「中共是個强權，值得我們（美國）的關切和援助。」

他又指出，卡特和他的顧問們錯了。羅希寫道：「中共並不强大，它的『國家』總生產量遜

於西德，武器陳舊，而又與蘇俄發生嚴重的爭執。」

羅希聲稱季辛吉是「莫名其妙的人。」他指出：這位前美國國務卿，和周恩來曾「在上海一家餐館裏，在一份菜單上書寫了一項交易：我們要把臺灣交給中共。」

羅希質問道：「誰知道呢？季辛吉是莫名其妙的，而周恩來又已去世。」

他指出：「再說，我們絕無權利把臺灣交給中共，一如我們沒有任何權利把土耳其斯坦給予蘇俄一樣。」

美國赫斯特報系的舊金山評論報在政論中，促請卡特政府在共匪政權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以前，應對中國大陸上的實況有所了解。

該報說，中共仍繼續指責美國是他們的敵人。

三、過去三十多年他做些什麼?

赤色「太平洋學會」的要角

在美國，有一個國際共黨的外圍組織——赤色的「太平洋學會」，是一羣左傾學者和共黨同路人所組織的一個赤色團體，打着學術結社的幌子，專門爲國際共黨赤化全世界的目標服務，千方百計，打擊和摧毀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國首當其衝，受害最深，大陸的沉淪，尤其是他們得意的傑作。

費正清，這個不折不扣爲匪共利益效勞的赤色宣傳家，正是這個所謂「太平洋學會」的要角之一。

早在抗戰末期，「太平洋學會」就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決議下，開始配合匪俄，對我政府發動一連串有計劃的、惡毒的、完全歪曲事實的攻擊。

例如，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太平洋學會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T.A.B

isson）撰寫的一篇「中國在聯合作戰中之地位」，就公然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當時的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三十四年前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猛烈的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等等集諸惡之大成的名詞，反覆積累，加于我中華民國政府，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關係，使中國陷于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的最艱苦階段，使抗戰歸于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

證實了「太平洋學會」的謬行

中國大陸于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全部淪陷後，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第八十二屆國會）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根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八十一屆國會（參院第二次會議三六六號決議）的授權，開始全面調查「美國太平洋學會」與匪俄勾結而赤化中國大陸的經過，調查時間長達十七個月，詳閱有關資料，傳訊了六十六個證人。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美國參議院國家安全小組于經過長期調查，充分鑑定有關證據後，終于公佈了「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澄清了以往不眞不實對我政府惡毒攻擊之謬誤，指出中國大陸的淪陷，是因國際共黨利用其在美國的代理團體「太平洋學會」勾結美國國務院一部份不忠的有關官員影響美國對政策的惡果。

當時美國政府多數官員，都受到國際共黨赤色宣傳矇騙，誤認「中共」不是眞正的共黨，而只是一羣「溫和的土地改革者」。因而，屢次對我政府施加壓力，意欲强迫中華民國政府與共匪組成所謂「聯合政府」，美方由于我政府的堅拒外國直接干預我國內政，竟不顧多年盟誼，在我戡亂形勢最艱苦的時候，落井下石，撤消了對華的一切軍經援助，致使共匪在蘇俄大力援手下，迅速澎脹坐大，乃有整個中國大陸之失！

其實，赤色「太平洋學會」更早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就開始爲匪俄陰謀利益服務，破壞中美兩國利益，方法是利用「太平洋學會」塑造美國的不實輿論（見美參議院二〇五〇號報告中的「太平洋學會對于美國輿論的影響——六，太平洋學會影響美國輿論的親共傾向）——這種匪俄導演下的不良影響，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的主要惡果是：匪俄在美國，幕後破壞了中美合作，匪俄

此一陰謀所處心積慮欲加打擊的首要對象，乃是我中華民國。

更有甚者，赤色汚染的「太平洋學會」，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即已有步驟，有計劃地運用其赤色言論着手長期壓抑一切反共言論。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日本侵略東北後不久，特別是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日本公然大規模地正式發動其罪惡的侵華戰爭以後，直到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爲止，在國際間以「太平洋學會」名義出版的一切宣傳品，都緊密地配合了匪俄的陰謀策略打擊中華民國政府。

其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我國戡亂時期，匪俄及其在美國的同路人「太平洋學會」的赤色份子們，對我政府更作了空前猛烈、惡毒的大規模全面攻擊。（見美參院上述「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中的「太平洋學會對于美國輿論的影響」）。

從以上略舉的幾條具體實例，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太平洋學會」是怎樣的一種組織，它的工作目標爲何，而費正清正是其中的一個活躍角色，是則，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待我們多費詞費，讀者諸君可瞭然于胸了。

民國三十八年的美國「遠東會議」費正清的赤色縱火——建議放棄臺灣。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月六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所謂「遠東問題會議」，由親共份子吉賽甫主持，與會者二十五人，會期三日。在會議中，共黨同路人此呼彼應，加緊其出賣中華民國之不光明勾當。

費正清在會議中提出了該一會議的主要陰謀建議，美國立即「放棄臺灣」。（見「美對華政策問題會議記錄」——四五六頁）企圖乘我政府處境最艱，形勢最危時期，一舉摧毀中華民國，讓萬惡共匪永久安穩地施其暴虐統治于中國人民，絕滅我中華民族生機。

由于「遠東會議」，實際上是匪俄、美共幕後導演以民間姿態召開的美國官方會議，所以十月六日的華府「遠東會議」後，美對華政策更爲惡化，顯露了美國國務院對「遠東會議」之建議完全「言聽計從」。

會議後六個星期，時值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十一月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艾其遜竟抗議國軍射擊「飛雲號」，該艦被射擊是因其公然不顧我國作爲一個完全主權國家所下達之合法禁令，竟企圖突破國軍封鎖，海運戰略物資于叛亂之共匪。

迄至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艾卿果然宣稱：美不承認國軍封鎖合法性。隨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院以備忘錄分致各地美外交官，其要點爲故意貶抑臺灣之重要性。原文中有謂：「共黨如果控制臺灣，將不致危及我方（美國國務院自稱，指美方而言）在遠東之地位……」

——見（美參院紀錄——「遠東軍事情況」三五八九頁）。

一九五〇年（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日，經由美國參議員諾蘭之敦促後，艾卿在參院外委會自承應對上述密令（指該一備忘錄）負責。但艾卿自辯稱，那是爲了宣傳上之目的，「預備一旦在臺灣陷入匪手之時，我們（指美國政府）已預先減低了臺灣的重要性………」。

在美國的共匪「遊說集團」

盡人皆知，共匪多年來在美國有一個組織，有計劃、以美國各大學爲中心，人人具有特殊狡辯「才能」的「中共遊說集團」。該集團內，成員盡是一些冒牌「中國通」，實際上是以赤色說謊家——哈佛東亞大學研究所所長費正清爲主的這一流人物。

共匪在遊說集團內有許多組織。包括其中一個代表性的組織——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就已成立于美國。稱爲「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RedChina）實際上，乃是美國與共匪間相互勾搭的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國親共份子集中薈萃的大本營。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由美國饒大衛教授爲首的一羣眞正崇尚民主自由的學者，經過長期的調查，蒐集到許許多多具體的實證，撰寫了「中共在美遊說報告」，一字一句，皆印證了費正清、鮑大可、懷丁、孔傑榮等所謂自由主義份子（實際上是百分之百共黨同路人）所從事的討好共匪，打擊美國多年盟友中華民國的種種卑劣伎倆。

是月底，這一極具價值的報告，終由「美國支持世界自由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world Freedom）正式公諸于世，（全文約七萬字，原書名是「中共和它的美國朋友」（Red China and its American Friend），書名的副題是「關于中共遊說的研究報告」（A Report of the Red China Lobby）——以下簡稱「共匪在美遊說」。揭露——共匪在美遊說七大「任務」，卽：

一、共匪欲使美國誤信：只要在聯合國容匪入會，美國從此就能得到安撫綏靖之效。

二、遊說之二、所謂「共匪」必然會軟化于美國友好之前，「自動拋棄共產主義」。

三、共匪欲使美國誤陷「兩個中國」的陷阱，使美國誤信一面可承認匪僞政權；同時又由美國對中華民國重申協防臺灣的承諾，然後，下一個陰謀是使美國在「對華實際作爲」上，與美國反共援華政策自相矛盾，背道而馳。

四、使美國誤信，所謂「圍堵而不孤立」的「可行」。欲導致美國捨近就遠圍堵蘇俄，使美蘇互鬥，以坐收漁人之利。

五、使美國誤信，可以一面承認共匪的對外侵略滲透僅屬一種心理上的「幼稚衝動」，而非眞正「處心積慮」的「確實」陰謀。

六、使美國誤信，美國的反共政策，最後必然是孤掌難鳴，得不到「友邦的眞誠支持」。

七、使美國誤信，跟共匪打交道，符合美國利益，並能促進與「中國」（按指共匪）之關係。

一九七一年的十月，共匪得以混入聯合國，其主要原因，及美國何以傾匪，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三年）尼克森爲何會訪問大陸？答案有以下四點：

一、「遊說集團」，把所要說的七大要點，塑造成不實的輿論，運用「衆口鑠金」的狡獪伎倆，提供這些不實輿論給美國姑息主義者作爲製訂政策的藍本。

二、他們宣傳共匪在大陸上殺害數千萬無辜人民的空前暴行不足憑信，詭稱並無直接證據，足以認定共匪罪行。

三、他們肆意誣蔑我政府，並聲稱在事實上、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能代表整個中國。

四、以費正清爲首的那些所謂「中國通」的積極活動，已經產生了效果。

所謂費正清「備忘錄」

尼克森之所以終于陷入共匪在美遊說集團之陷阱，實肇因于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該集團對尼克森提出之「費正清備忘錄」。

一九六七年之所謂「費正清備忘錄」，內分甲、乙、丙、三個「建議案」，這是計誘尼克森步步踏入赤色陷阱的遊說方案。

這三個答案是：

費正清建議甲案：——該案遊說美國應與共匪之間建立外交關係。其中六要點爲：

一、「開拓性會議」——安排共匪與美國之間，召開比華沙會議更簡便、更機密、更高階層的會談。

二、「越南談判」——即「和談」。

三、「降低爭論」——遊說者要求美國承認，「勿敵視共匪」爲「不爭之論」，企圖達成「敵友不分」的「被認可」。

四、「反彈道飛彈」——遊說美國在此方面不對共匪設防。

五、貿易——遊說解除對共匪區的禁運。

六、旅行及其他的門戶相互開放。

費正清建議乙案：——在乙案中，遊說美國，用四種狡猾方式，即「漸進方式」逐漸疏遠中華民國，使美國逐漸與共匪同流合污，計陷中華民國于孤立無援的困境。

費正清乙案要點有四：

一、遊說尼克森，派出一個「了解尼克森政府之對華廣泛戰略，並能加以解釋」之人擔任美駐華大使，且「勿選一軍人出身者擔任」。

二、「建議」美政府在以下情況中凍結臺灣海峽戰爭，即費正清所謂之：

——「對中華民國施以壓力，使美國有計劃的撤離金門、馬祖等外島」。

——「迫使中華民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挑釁性行動』」（筆者註：這等于要求美國阻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復國行動）。

三、「美應與中華民國在商討中，準備解釋美國要逐漸改變對北平關係的理由」。

四、「尼克森政府，應對臺灣內部政治局勢保持警覺，並適時施用壓力以提供充分參與政治生活機會。（作者註：所以，在美國，有所謂「臺獨」的組織）。

費正清建議內案：在內案中的五大遊說要點，目的在圖使美國助匪混入聯合國之前，先解決「更廣泛的問題」。

五大要點是：

一、要求美國，協助納匪入聯合國。

二、要求美國，敦勸與匪區相接的鄰國，「歡迎」共匪，漸不設防。

三、要求美國，爭取日本作為美與共匪的共同盟邦。

四、「歡迎」其他國家，諸如日本等國，一如美國的增加對匪的接觸。

五、要求尼克森，試行將美匪之間的關係，看成「美俄關係之外」的問題。

够了，够了，從以上所略舉的一些實例中，這些美國的「中國通」在過去三十多年做了些什麼，讀者們想當一目了然，不待我們再多說下去了。

四、美國對共政策的演變

一國之對外政策是該國在當前歷史階段內，對外關係方面的全部活動的基本方向，無疑的，這個方向是以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爲鵠的。

在釐定對外政策的過程中，當前國際的客觀形勢與本國的主觀條件是主要的考慮依據。美國自不例外，尤其對共黨國家的政策，就是基於這種客觀形勢與主觀條件的變遷而來。依個人的觀察，美國自始以來，對共政策有三個不同時期的遞變，僅試析述如後。

一、對抗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還，因思想基礎上的重大分歧，有民主自由與共產積極的對立，而且日益尖銳。

由於共產極權的本質，共產主義邪端異說囂張迫人，並且公然向外輸出暴力革命，直接威脅到民主自由國家的生存。

為了本國的安全與利益計，為了遏阻赤禍的蔓延，美國以其優厚的國力，以及正義感，責無旁貸地負起領導民主自由國家，來抗拒共黨勢力。美國當時所採取的大戰略，是堅決而有力的軍事圍堵及經濟封鎖的對抗政策（Confrontation Strategy）。

在部署軍事圍堵方面，美國以本身的軍事力量，聯合了自由民主國家，先後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巴格達公約組織」及「東南亞公約組織」一共組成了數萬里的軍事防線。果然，軍事圍堵的政策發揮了預期的功效。最低限度，在五〇年代，來自共黨國家的軍事挑釁，受到暫時的遏止，從而維護了美國及盟邦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免受干擾與破壞。

在實施經濟封鎖方面，美國於一九四九年，透過北大西洋公約與該組織會員國（不包括冰島），加上日本，成立一個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專門研商各國所生產的武器售給共黨國家等事宜，明文規定任何此類交易，必須獲得一致的同意。從這個達成協議的目的與適用性來看，顯然是禁止各國以戰略物資售給共黨國家；而且不得以高度技術的訣竅供給共

黨國家。

在美國本身來說，它更嚴守原則，通過立法程序，不予共產國家優惠待遇，限制共黨國家產品的輸入。

當美國對共黨國家實施對抗之同時，對結盟的國家則予以積極的經濟援助，及各方面的大力扶持，並確定幫助盟邦擺脫貧窮與落後，就是一劑有效的「防共」藥方。

美國這種劍及履及的抗共政策，對本國而言，不但實現了國家的主要利益，而且在國外增加了與盟國間的團結，使共黨勢力不得越雷池半步，保護了整個同盟的安全，贏得自由國家的讚許。

在政策的內涵上，它兼顧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臻政治藝術於最高境界。

二、談判時代

進入六〇年代後期以來，因鑒於種種新的國際形象的形成，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的流播，導致自由世界與美國誤以為原來民主自由與極權共產純以意識形態為區分彼此勢力範圍的所謂兩極化國際體系（BI－Polar System），已經演變到「多極化的國際體系」（Multi－Polar

System）。為了肆應這種新形勢的發展，便覺得過去的對抗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非改弦更轍不可了。

因此，美國逐漸拋棄五〇年代的抗共政策，而代之以「尼克森主義」，並且對共黨國家提出「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究這種政策的變迭，其背景與理論固然殊多，並且有見仁見智之處，然而，這種種跡象與資料的顯示，吾人不難可歸納為三大主因：

①科技帶來的冲擊

由於近代科技（Science and Tecchnology）的突飛猛進，尤其在自由世界裏，各國的社會形態及人民思想狀態，隨科技的進步而改變，因而人民的慾望與國家整體的要求，與時間增長成比例（布里辛斯基是主科技論最力的人）。

過去，只有民主自由國家與共黨極權國家的對抗，而且意識形態又是爭論的中心所在。六〇年代以後，與科技俱來的複雜性問題，加以核子武器的擴散，爭論的層面乃從縱從橫地不斷擴大。

於是，一國內部有政府與人民的爭執；同屬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亦有所爭執；不同政治立場的國家的鬥爭更在繼續中，尤有進者，在各國形式的鬥爭中，每一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

明顯，也愈來愈重要。

相對的，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與政治影響力，却急遽走下坡。一連串發生的國際事件，如近年來黎巴嫩政爭不能解決，聯合國非法排除中華民國的會籍，在在顯示美國無能爲力的事實。以致近年以來，在美國如包大可之流，對美國本身的實力的信心，遂有所動搖，認爲美國作爲第一流强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再者，由於捷克自由化事件的發生，以及近年來在東歐國家公開要求脫離蘇聯控制，美國遂一厢情願地認爲，蘇聯的政治影響力亦在相對減退中。

②國際市場之競爭

世界各國踏入科技時代以來，都在講求現代化。在經濟意義上，是由農業社會的生產結構走向工業化的生產形態，繼而躋身工業國，工業國的特徵是不斷精研如何加速與改進生產的技術，如此理推，最後必然產生資源，市場以及資本再投資諸問題。

過去的英國，因獨佔其廣大殖民地的市場及憑藉本身不可匹比的工業技術，在經濟上，不曾發生困難，俟殖民地紛紛獨立後，市場因此公開，同時各國之間生產技術差距的拉近，於是英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國內生產與國外市場的問題。

其後，爲了挽回失去的市場，英國透過關稅的措施，與其獨立後的殖民地組成英聯邦特惠制度（Commonwealth System）。可惜未達預期的效果。

戰後的美國與英國當時的經濟結構，有幾方面的酷似。逮至近年以來，應國際環境的需要，美國也採取了類似性質的關稅特惠制度（Generalister System Prference），簡稱GSP。

主要的目的，是向低度發展國家提供市場，從而使低度發展國家回購美國高度技術的產品。

由於生產與市場不能平行，同時各國未能適度的抑制自利的經濟政策，遂發生了低度發展國家之間，對市場的惡性鬬爭。在另一方面，高度發展國家的競爭更是各出其謀。今天各國經濟保護主義之呼聲鼎沸，連一向堅持自由世界的美國，也不得不對外國的產品輸入加以設限或阻撓。很明顯的，擴展國際市場是當前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首急之務。

③共黨國家的統戰

由於國際競爭激烈之故，在美國奮力實行抗共政策之際，西歐國家與日本趁機向共黨國家探求市場。在此同時，共黨國家因赤化世界的禍心遭到阻力，遂不得不收斂初期偏激好戰的態勢，換以陰柔的政治手段。首先看淸西方國家功利主義的弱點。遂加以利誘，表面上，佯稱與民主自由國家談商務，事實上，陰謀離間美國與其盟邦之間的團結，製造混亂矛盾的國際視聽。因共黨

這一策略運用奏效，過去監督對共黨國家禁止出售戰略物資的機構——協調委員會因之形同虛設。由於美國與盟邦間的抗共步調未能一致，經濟封鎖的效用也就消失於無形之中。

在美國境內，由於共黨的宣傳與誘惑的伎倆，造成一種錯覺，誤以爲共黨國家的市場龐大而且利厚，遂使國內的生產業者對共黨國家的市場發生不切實際的憧憬，連最保守的美國南方農民也熱衷於與共黨國家談生意，造成政府繼續執行對抗政策上的困難。

綜括所謂談判時代以來的對共政策，對整個世界而言，其意義及影響既不尋常且深遠。因爲「尼克森主義」主張從海外分期撤回地面部隊，此舉無異自毀長城，從而鼓勵共黨國家今後武裝侵略的輸出。美國主張與共黨談判，此舉迹近與虎謀皮，鬆懈了自由世界防共的警覺，因而給共黨國家政治敲詐與滲透的機會。更重要的，使共黨國家輕而易舉地獲得其垂涎已久的西方國家高技術訣竅，解開其本質性的經濟死結。

相反的，對自由世界却帶來了十分不利的政治惡果。從尼克森透過秘密外交，降尊紆貴，到北平與毛澤東共桌交杯之日起，在自由世界裏引起一片政治混亂與迷惘，使原來民主陣營對共黨步調更加不一致；且在國內外造成一種政治錯覺。由「恐共病」而來的姑息逆流，因此更加猖獗，以致造成近年來在各國流行着不合邏輯的所謂「國內反共，國外親共」的謬論。

更不幸的，曾在越數萬耗費南以數億萬計的財力、物力，甚至犧牲了數以萬計美國青年生命的抗共事業，最後竟然宣布「放手」，使千萬人從此被關進鐵幕裏。

三、整合的標榜

自從越南淪共之後，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之間所謂勢力範圍的觀念，顯然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徹底消失了。正如去年季辛吉博士所說：美國已承認無所謂勢力範圍了；反之，美國還要繼續與共黨國家增加政治、商業及文化的交流。

今天卡特雖然是民主黨籍的總統，他的政府仍是繼承尼（克森）福（特）而來。可以預料的，尼福談判以來的政策，將對卡特政府今後對共政策提供指導性的原則。所不同者，卡特上任後，更進一步標榜清新的時代觀念，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所謂時代觀，依卡特一再宣示者，係意指新的國際體系已經形成。處於這個新國際體系，國與國之間應避免意識形態的爭論（卡特尚不致說沒有意識形態分歧的存在），更不要輕言軍事與政治的鬥爭。代之，國與國之間應認識到榮衰與共的事實，今後各國應謀求全面和解，尤其透過整體的經濟合作，共同建立一個以實質事務為關係的國際秩序，亦即整合的國際秩序（Integ—

rated System）。

基於尼福對共政策的原則與整體合作的觀念，卡特政府今後整個對外政策必是朝向物質的（Materials—Objectives）的道路走，與共黨國家更加速全面和解，以遂不可告人的目的（「外交季刊」總編輯戚斯J.Chese之語），而且將會表現積極與幹勁十足。

從卡特就任總統短短半年以來的舉措看，首先他認爲尼福時期與共黨國家止於拉拉扯扯的談判策略，已不足取了；今後與共黨國家的關係，應採取主動性與進取性的方式，而且儘可能避免刺激並儘量予以遷就。例如，卡特政府爲了加速完成尼克森主義中自海外撤兵的計劃，卡特上任不久，就迫不及待的宣布從韓國撤回地面駐軍的時間表，此舉正是北韓長久夢寐以求的標的。相反的，在自由世界裏却引起一片惶恐與不安。

同時爲了進一步貫徹尼克森主義，卡特政府除了堅守不派兵參與海外戰爭的諾言，即不再與共產黨人面對面作戰，並且技巧地迫使盟國對美國提供「回哺」。易言之，盟邦必須爲自己的利益安全自謀，不可再仰賴美國的軍事援助。最明顯的事實，今年初非洲大陸的薩伊戰爭，美國只給薩伊例行性的物資援助。反之，法國與摩洛哥等國爲了其在非洲的利益，直接出兵到薩伊作戰，從而間接維護了美國在非洲的利益（美國在薩伊有數千萬元的投資）。

不止此也，卡特政府在推展對外關係時，惟恐得罪於共黨，不惜拋離原則，對盟邦諸多貶壓。人權宣言採用「雙重標準」，就是基於這種的考慮。

導致卡特在整合觀念之下的對共政策，最主要還是繫於六〇年代以來經濟老問題中的新問題。逮至今天，由於各國皆能生產一般工業技術的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其劇烈情況實有過於想像；唯有越高度技術的戰略物資與軍器，方能獲得較大的市場及暴利。再則，對共黨國家來說，由於其與生俱來的本質因素，一般消費品是不可能向其兜售的。

因此，目前各國對於出產可獲厚利的軍器，趨之若鶩，連發展中國家如韓國，也聲言要製造武器，向世界市場進軍。

有鑒於此，美國尤其對共黨市場的開拓，更顯得不甘後人。除了開禁與共黨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外（去年十一月與羅馬尼亞簽訂爲期十年的貿易條約），最近復在國內倡議以軍器供給中共（其實早在七三年美國已經賣給中共波音機，提供技術及訓練之協助），儘管這個倡議的解說冠冕堂皇，顯然經濟上的意義大於其他。

其次，由於共黨國家對自由世界策略的加強運用，一味給以利誘，使自由世界利欲薰心，忘記共產黨人的本來面目。例如中共最近反覆分別向西歐國家、日本及美國作出姿態，表示亟欲引

進西方科學技術與購置工業裝備。查實，今天中共以華國鋒為首的政權，內外交困，那有餘力顧及工業與不工業的事情，所以其對自由國家所包藏的禍心不是昭然若揭嗎？

結論

綜合美國由對抗，而談判至今天的全國和解與合作的對共政策，乍看之下是應時代變遷的一貫理論的政策設計。實質上，這種政策的蛻變，實緣由於美國對共產主義本質的混淆不清。因此，在所謂談判時代，對共政策的謬誤下，目送越南與安哥拉從此劃入共黨勢力範圍之內。今天卡特繼續尼福的對共政策，已使非洲大陸與亞洲的情勢日漸不安，助長共黨勢力的膨脹。

其實共黨極權之有異於民主自由，視其邪惡的意識形態為識別。世界上所有的共黨都是一丘之貉，只有一個「赤化世界」的長程目標，始終不變。且看今天古巴千里迢迢派兵到非洲，和以前中共出兵韓國、越南，其旨趣豈有兩樣嗎？

共黨為達到「赤化世界」的目標，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正如美國司法調查局長凱雷所指出，「共黨國家要網羅我們的科學工作者，竊取我們科技的研究資料。」在策略上，沒有一定的準則可循，例如中共屢次教唆世界共黨對自由國家一面表示和平，一面武裝鬥爭。

不可諱言的，環觀今天的國際形勢，自由與共黨的勢力，仍然楚河漢界，對壘分明，而且自由勢力已在節節敗退，範圍在日日縮減中。

爲了挽救這種不利情勢的發展，美國重新認清共黨的本質，實是刻不容緩的急務；從而美國今後必須堅定對共黨的立場，同時，應與自由國家捐棄自私自利的物質政策，努力謀求彼此間衷誠的合作，一致對共。尤有進者，美國更須恢復自信，遵循立國以來的開拓精神，並須堅定抗共的意志。正如卜賀立玆（N•PODHORETZ）最近在猶太人委員會所出版的「評述」（COMMENTARX）雜誌所寫的情形：「我們已經喪失了保衛自由世界、對抗共黨蔓延的意志。」

卜賀立玆此語對美國的對共政策誠然一針見血。願美國決策當局，聆此精警言鐸之餘，引發爲深思熟慮，重新釐估現行的對共政策，以爲今後亡羊補牢之善計。

從華府看范錫訪匪

范錫國務卿這次去北平，帶去的是一只空皮包，帶回來的是中共頭目的一番虛情假意。

有人說，這種訪問根本談不上什麼成敗，因爲它的結果早已一清二楚。美國官員事先說明，

這次的旅行是「試探性」的，所謂「試探性」，也就是虛幌一招。對美國政府說來，他們向國內一批熱衷「正常化」的人有了交待。就和尼克森、季辛吉和福特不相上下。就中共「政權」而言，他們更可以自我陶醉一番，說美國大員又來向他們朝拜了。

螢幕上看匪酋醜態

從電視畫面上可以看到，國務卿范錫總是文質彬彬，華國鋒翹着二郎腿，一付沐猴而冠的樣子。鄧小平坐在沙發上，兩條小短腿都露出一截白襪子來，他的身邊不離痰盂，還不知恥的向美國朋友解釋，說這是中國農民的習慣。

華府一位觀察家說，中共政權並無誠意和美國談問題，他們之間的問題南轅北轍，談也無法談攏，中共人員很了解這點，所以他們只是到用范錫的訪問，為他們來次免費宣傳。在這方面，他們是費了一番心機。

他說，自毛、周死後，中共內部的動亂比以前更糟，新冒出的華國鋒壓不住陣脚，「四人幫」倒而不死，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找在「黨」和「軍隊」中比較有基礎的鄧小平出來，才能勉强支持殘局。不管怎麼說，由「四人幫」到「五人幫」—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

東興—中共「政權」始終是一個不穩定的東西，只要把這幾個人背景稍加分析就知是「五不像」。

由於中國大陸擁有八億人口，儘管中共頭目之間貌合神離，表面上總得裝做團結一致的樣子。希望對外可以嚇唬自由世界，對內可以鎮壓無辜的人民，因此，他們精心設計，在適當時期先打出鄧矮子這張牌，於是，美國新聞界就跟着大做文章，說鄧某「東山再起」，頗不簡單，又說他是多麼能幹、難纏，是范錫的談判對手。

鄧矮子當然洋洋自得，這次見了美國記者，也就嘻皮笑臉，把他們捧了一番。美國報紙就煞有介事的替他寫了邊欄，說他是「神氣悠閒」，「很有信心」。這位觀察家說，一個人只要存心不跟你談正經事，怎能不「神氣悠閒」呢？

北平遊行露出馬脚

其次，中共的「黨大會」只不過是官樣文章，他們故意秘密其事，到范錫動身了，他們便把這件事大事宣揚，美國新聞界也就把注意力轉到這個題目上來了。報導、分析、評論一齊出籠。因之，在廿一的這天美國幾家大報上，如果不仔細去找，你根本不知范錫國務卿到了那裏好像，

突然失蹤了。事實上，這天他已到了東京。

到了北平，中共的花樣更多。他們弄了一大批人遊行，敲鑼打鼓，說是慶祝他們的「黨大會」開得「成功」，美國記者雖然知道這不是歡迎范錫，遊行隊伍也不是自動自發組織起來的，同時，比這種更精采、更熱鬧的場面，在美國的中國城就可以找到，但他們的攝影機仍轉個不停。為什麼？因為實在沒有其他東西好拍了。飛機場歡迎范錫的場面冷清得很，只是黃華帶着幾個小嘍囉在那裡，幾秒鐘的鏡頭就可以解決。

一位美國朋友說，中共是想藉此機會好好宣傳一下，可是也露了不少馬脚，譬如他們的「解放軍」，穿得垮兮兮，一付沒精打采的神情，又如遊行隊伍的穿着，只是注意上半身，下半身都是破破爛爛，尤其是那些破布鞋，都沒有逃過電視機的鏡頭。

說來說去等於沒說

范錫這次去中國大陸，在北平整整泡了五天，沒有去其他任何地方，和中共人員談話十幾個小時，結果是一無所獲。美國新聞界的報導，從頭到尾，只是圍着一個「臺灣問題」在打轉，最初預測說「臺灣問題」無法解決，中間說是「臺灣問題」在談判解決，最後是「臺灣問題」還是

沒有解決。好像美國與中共之間，除了一個「臺灣問題」外，其他問題都沒有了。

觀察家說，蘇俄爲中共的生死大敵，美方和中共都認爲他們在這方面可以携手合作，一起來對付「北極熊」。沒有人透露他們這次談過俄國人的事，這就使人覺得奇怪。他們甚至談到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地方。他說，鄧矮子這個傢伙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七三年他第一次「復出」，不久便恢復了和俄國的邊界談判。美國新聞界好像不大在乎這方面的事，其實他們研究研究，美國聯中共以制俄的政策可不可靠？

還有，美國政府大力倡導「人權」，在這次范錫的大陸訪問中，沒有一張報紙提到，也沒有記者問過一聲，這也是令人費解的。想當初，人權之聲高唱入雲，中共做賊心虛，反過來咬美國一口，說美國如何如何蹂躪人權，中共自己是如何保護人權，使得一些美國朋友啼笑皆非。這次趁范錫訪問之便，照常理來推斷，也是應該問問中共的人權情形究竟是什麼樣子？

他說，也有可能，范錫和中共人員談到了各種問題，只是在某些方面秘而不宣，任憑外界揣測。不過，像美國這樣一個開放社會，紙是包不住火的，再過一些日子，天大的機密也會掀出來。

觀察家評華府動向

這位觀察家表示，以所謂「臺灣問題」爲例，各種解決方案都由政府或民間人士提出來過，要攤開來看美國先走那一步，便可以知道他們下一步棋是什麼，他說，美國人好動、好新，沒有問題要製造問題，小問題要化成大問題，大問題要更加渲染，再千思百想的去加以解決，這樣才顯得他們的政府在做事。如果天下太平，內內外外都沒有問題，他們的人民就不會再選這樣的一個政府。

這當然有好有壞，從好的方面來想，是可以不斷的推陳出新；壞的方面，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害，特別是損害到其他國家。他說，他就很懷疑臺灣是一個「問題」，因爲臺灣有一個上軌道的政府，有它控制的領土，有支持這個政府的人民，它比聯合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的人口還要多，也夠強大，怎麼會成爲「問題」？事實上，在很多共黨控制下的地區，人民總不能過好的生活，也沒有絲毫自由，美國要解決問題，應該先從這些地區着手。

卡特搞「正常化」勢難「突破」

美國國務卿范錫這次走訪北平，對於美匪之間的關係正常化，此間觀察家咸認不會有任何「突破」，這不但從國務院發言人向記者們宣稱說：「不要期望范錫國務卿此行會有任何重大結果，基本上這是一項試探性的訪問。」即連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在赴北平之前，爲隨團訪問中共的美國記者羣做背景簡報時，也明白的做了這項「不會有突破」的預測。

這可見美國政府對這次的北平之行，心理上就沒有準備去做某種突破，而是在卡特新政府和中共新當權者之間做個初次「接頭」。一位官方人員私下指出，范錫此行是希望他們雙方在所謂的「共同利益」範圍內的問題（包括雙邊的全球性的問題）上，對於彼此的想法，能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這也就等於是替「試探性訪問」做了個註解說明。

推進「正常化」已較積極

但這並不表示卡特政府不熱衷於推進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相反的，種種迹象顯示，在「中國政策」上，他已較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更向前「推進」了。

范錫在六月底的亞洲政策演講中，姑且不談他對中華民國隻字不提，以及他對「上海公報」做了「完整的重複」等等，只從另一方面來看，他說：「我們（美國）承認（Acknowledge）上海公報中只有一個中國的觀點，我們也重視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和平解決。」

就顯示了一項改變。因爲在「尼周公報」中是說：「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爲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此不持異議。」這是一種消極的態度和立場。而范錫的說法已經表示出，美國現也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觀點了，而不再是「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承認只有一個中國，這就顯示出卡特政府的一種一廂情願的過分態度。

事實上，卡特在范錫演說後的次日，在記者會中也明白的說出「根據上海公報，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觀念——是我們對中國問題的態度，這已由我的幾位前任指出，我也加以確認。」

此外，范錫也指出：我們承認進展可能並不容易，或是立刻而明顯的，但（美國）政府已對

此過程（指關係正常化）許下了「承諾」。

卡特政府就這樣信誓旦旦，允下了這項「承諾」？

卡特的政策檢討備忘錄

此間新聞界權威專欄作家伊凡和諾瓦已經透露出，在卡特總統的政策檢討備忘錄廿四號中，經由一些「中國通」的擬議，「放棄臺灣」的政策並沒有被排斥，只是卡特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認爲此時尚非適當時機而決定「暫緩」罷了。

然而美國官方是絕不用「放棄」這一名詞的，而且事實上，國務院發言人即在范錫行前還重申過「美國不打算放棄臺灣」，其實這完全看「放棄」的定義如何下而定，無論這方案究竟是否用「放棄」一詞，其內容則是，美國接受中共的三項條件——撤軍、斷交、廢約，而以一項「宣言」來代替原來的中美防禦條約。

但是外交政策在美國，尤其是在今天，是絕不可能任由總統一人一意孤行的，儘管卡特在中國政策上已有所抉擇，但他必需得到民間的「反應」或「支持」。

自從范錫演講放出了「試探氣球」以後，國會的反應強烈，抗議呼聲頻頻，民意測驗更顯示

出支持與中華民國維持關係的意見聲勢浩大，卡特豈能輕忽他所面臨的這種「孤立局面」?!

不過卡特並沒有改變政策，他一方面體認到這現實，一方面也展開了向國會及人民「推銷」政策的努力。他採納其親信助理約旦的建議，和國會做經常性的諮商，國務院也開始對國會展開了「遊說」工作，當然這不光是針對「中國政策」而來的，卡特目前面臨的外交問題，自中東問題，到古巴、越南問題，到巴拿馬運河條約問題，他已深切體會到他需要「兩黨」的支持，中國政策當然是其中之一。

小甘突提建議令人起疑

國會衆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伍爾夫在本月初舉行了一項記者會，表示有意在國會起草通過一項決議案——「在美匪關係『正常化』以後，保障臺灣的安全」。他主動「遠慮」到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的事，不能不令人起疑。而來自國務院和國會的消息也證實，伍爾夫在舉行記者會之前，曾和國務院有關人士有所接洽。

繼之有最近（本月中旬）的參議員愛德華甘廼廸，關於對中國政策的一項演講，提出了五點建議，重點不外是接受中共的三項條件——撤軍、斷交、廢約——儘速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

而同時仍與臺灣維持非官方的關係。

雖然甘氏方案並非什麼新東西，事實上反映了「總統政策檢討備忘錄廿四號」的內容，但這方案由這位民主黨籍，且有相當聲望的參議員——而非由美國官方人士——主動公開提出，華盛頓郵報外交記者默瑞。馬德指出，私下裏美國行政當局是感到相當快慰的。

甘迺廸參議員一向對中國問題不曾有過熱衷的發言，此次卻突然提出「加速與中共正常化」的具體步驟與方案，也不能不令人稱奇起疑，次日國務院舉行例行新聞簡報時，發言人在記者的追問下，也承認「甘氏曾接受國務院官員在美國對中國政策方面一般性的簡報，關於該項演講，國務院曾和甘氏有所接觸，但對於演講內容的字句，國務卿范錫並不知道。」

由此看來，儘管國務院否認這是行政部門與國會的「聯合作業」或「試探氣球」，以及表示甘氏只代表自己發言，而非爲政府說話，但也不難了解，這不過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的把戲而已。

知己知彼命運操之在我

不過我們也該注意到，截至日前爲止，美國政府所做的這種努力，效果並不大，甘氏方案的提出，立刻遭到參議員高華德的嚴斥，並對卡特政府提出再三的警告；此外也別無其他議員響應甘氏方案。

實際上，卡特在七月卅日作成「暫緩」執行加速處中共建交的決定，是基於現實政治上的考慮。

如前述，他目前面臨的外交問題既多且繁，尤其是巴拿馬運河條約的簽定，正急待參院的批准，但他却面臨着相當的阻力，保守派議員反對把運河主權歸還巴拿馬，卡特也正竭盡全力在「推銷」他的此一政策。因此在這場和國會保守勢力的戰局未定之前，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拿中國問題的方案來「挑釁」的。

既已決定下范錫此行的任務「有限」—去談去聽而已，對於最近國務院發言人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再度表明美國將繼續信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事，也不足稱奇，更不足聞之而喜了。

中國問題的複雜，以及它的史無先例，有關的任何方面對之必須審愼處理，但身爲當事人，我們自己除了應洞悉實情演變之外，更應明白一切操之在我的眞理，只要自己穩住，別人就推不倒的。

五、何謂「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美國不能自甘落入中共圈套

由美國務卿范錫上月廿九日演說所宣示的卡特政府新亞洲政策，予人以一種印象：尋求與中共關係之所謂全面「正常化」，已被視為美國當前外交事務的中心環節。為達到與中共關係全面正常化的目的，基本上，卡特政府已準備對中共所提條件作出很大的讓步。唯一堅定不移而加以保留的，是「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

如人們所知，「上海公報」有關「一個中國」的一段文字，曾經季辛吉與周恩來澈夜折衝，始獲定案。在「臺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之一部份，美國對此不持異議」一段文字之後，所以加入美國重申其由中國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之願望一語，乃完全出於周恩來的勒索，而季辛吉最後作了讓步。季辛吉的此一讓步，評論者多認形成兩項政策性的後果：其一是確定地表示美國已放棄「兩個中國」及臺灣地位未定的政策；再則是美國承認今日已不存在有中國整體的問題在，中國現狀下只有所謂「臺灣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上海公報」只有上述前一段文字，即「臺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此不持異議」，則一如卡特總統今年五月在記者會中所說，美國雖已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仍未指明其所承認的一中國是那一個。因為有了後一段文字，即重申美國對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意願，才使全面而複雜的中國問題變成了單純而局部的「臺灣問題」。並間接非正式暗示，美國對中共之自認為唯一的中國已「不持異議」。此一段談判經過如未來經美國務院以白皮書發表，史家必將責任歸之於尼克森與季辛吉，因他們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中共圈套之中。

范錫國務卿繼續了季辛吉的路線，即甘於自陷中共此一圈套之中。他在上月廿九日演說中聲明：「我們的對華政策將繼續遵照『上海公報』的原則，並且根據這一基礎，我們將尋求邁向全面關係正常化，我們承認『上海公報』所表示的意見，就是只有一個中國，我們也重視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

如果范錫國務卿依「上海公報」所承認的一個中國是中共，則所謂「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一語的含義，與中共在某一時期所高倡的「和平解放臺灣」，本質上實已無大差別。

二、平心靜氣談談所謂「臺灣問題」

然而大部份美國人民和全世界民主人士，不一定盡皆瞭然「上海公報」折衝簽署的經過，即不盡能認識到周恩來一九七二年二月在與季辛吉談判中所施用的謀略。人們常從表面上看問題，既然「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則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並無錯誤。何況美國雖企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仍念念要維護臺灣的安全與和平，所以限定中國人自己解決「臺灣問題」，必須經由和平而非戰爭的方式。

這種只重浮面而不深究其內蘊的看法，極易導致以次的後果。

（一）認爲「和談」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必經的途徑。中共迄未拒絕和談，堅拒和談的是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人們不盡了解中華民國政府和現居臺灣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民所以堅拒和談的原因，或以爲此乃「深閉固拒」，未能面對現實。甚而以爲此乃意存依賴，蓄意要拖美國下水。

（二）可能予中共佈置另一圈套，亦即施展另一陰謀提供一可蹈的空隙。未來范錫在北平談判，中共所派出的談判對手可能表示：既然卡特政府承認中共爲「唯一的中國」，未來「建交」，即承認中共政權爲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是則臺灣已成爲中共政權管轄下的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中共政權如何處理臺灣問題，依法依理均係中國的內政，非美國或任何外國所得限制和干

涉。但為尊重美國希望「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善意，又鑒於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迄仍拒絕「和談」，中共可在美國建交後再作一個時期的等待，等待中華民國政府改變態度，終於同意舉行和談。倘中華民國政府逾期仍然「深閉固拒」，不採取相應的行動，則中共為求「國家」的統一計，將以其自身所認為適當的方式，以和平或以戰爭的手段「解放臺灣」。

歷史經驗證明，和共產黨談判，只須在當時所認定的任何一個次要的環節上讓步，此一次要的環節立即轉變為主要的環節，而且在此一讓步的基礎上，即無法拒絕爾後不在另一「次要」的環節上續作讓步。歸根結蒂，所有這些曾被認次要的問題，累積相加，最後均必構成主要原則的突破，使共黨在談判桌上取得用其他方式所不能取得者。

筆者始終相信以中美兩國的傳統盟誼及今日兩國的共同利益，任何美國的當政者均不可能蓄意背棄中華民國，以臺灣為犧牲。然而基於均勢制衡的抽象理論，及對中國問題缺乏歷史的、文化的及現實的深入的認識與了解，遂予中共以可資為謀略運用的空隙。平心而論，美國在其對華政策上至少已犯有三次嚴重的錯誤，（雅爾達密約，由馬歇爾堅促我政府與中共和談至艾契遜白皮書及「上海公報」）難保其不再有第四次錯誤。今日卡特政府之對華政策，已開始又一次走上錯誤的道路。萬一大錯鑄成，中美兩國同受其害，即或悔悟前非，亦將噬臍莫及。

三、落井下石不是對待友邦之道

是以筆者深以爲，當此關鍵性的時刻，中美兩國人士，均有必要對所謂「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及所謂臺灣與大陸的「和談」，冷靜而客觀地加以探討，先辨明是非，而後再從而作利害的判斷與抉擇。這是一個美方已經明顯列到日程之上的不容隱諱，並不容忽視的問題。與其由陰謀分子媒孽於其間，故作惡意的歪曲與鼓盪，毋寧加以正面而坦率的剖析和討論，藉以對目前種種故作廻避而有失正確的觀念加以澄清。

我首先要說的是，假定一如范錫所說，美國依「上海公報」同意中共爲唯一的「中國」，而臺灣爲其主權管轄下的領土之一部份，則所謂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其實質的含意，即無異使現居臺灣的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放棄其拯救八億同胞的責任，亦放棄其目前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權，而最後歸併中共現行於大陸的極權奴役體制之下。

又倘臺灣與大陸和談爲「中國人自己解決臺灣問題」的一種程序與方式，則此所謂和談實不能稱爲和談。因爲原則與前提業經美國政府在其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過程中代爲決定——「只有一個中國——中共，而臺灣爲中國的一部份」。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和臺灣一千六百萬中國人尊重美國政府的「願望」而接受中共「和談」，其所能「談」的內容，應亦僅限於將臺灣歸併

於中共的程序、時間與方式。此即無異於中華民國政府及臺灣一千六百萬中國人，在原則上宣佈向中共投降，同意中共依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和平地接管臺灣。

表面上，美國政府不曾干預中國的內政—「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但實質上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民國。因爲全體中國人民——包括臺灣、海外及大陸的所有中國人與中共的鬥爭猶未結束。而美國作爲世界的巨强，作爲和中華民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友誼的大國，却在此中國人民與中共極權統治者生死搏鬥未決勝負之際，粗暴而武斷地承認中共爲唯一的中國，如何能謂並無傷害中華民國？

表面上，美國不曾出賣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的自由和人權，但實質上則已對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的自由和人權，進行無情的出賣。

表面上，美國政府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似乎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權力運用，但實質上，當中國人民一再以行動表示對共產主義之唾棄與反抗，又當其重獲自由與人權鬥爭進行得十分艱苦之際，美國此舉又何異落井下石，蓄意與中國人民爲仇作對？

四、我們不會重蹈所謂「和談」覆轍

中華民國政府曾多次鄭重聲明，絕不與中共「和談」。筆者堅信，無論經由任何形式的民意

測驗，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必無任何人同意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和談」。

此何故？

（一）前已言之，此「和談」並非和談。因爲前提業經決定，所能談的只是如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共早曾透露其「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程序與步驟，最後的目標是消滅中華民國，使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接受大陸人民迄今猶在誓死反抗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一個受全民付託的政府，能做這樣的事嗎？任何一個有自尊心、有獨立意志的中國人，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嗎？

今日自由的中國人與中共統治者之間，決非權力或黨派之爭，而爲政治理念與生活方式之絕異，如果兩者之間有甚麼要談的，乃是中國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國家的問題；是全體中國人民基於自己的利益和意願，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政治與經濟制度、選擇一種什麼生活方式的問題。是中國作爲一個擁有八億人口的大國，歷經一個多世紀的世界變局，在今後國際社會中究應充當什麼角色、採取什麼政策和態度的問題。如果中共連這個最基本的前提都不能接受，試問還有甚麼可談的？

（二）依我的觀點，中華民國政府應亦無權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如果前述對

「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意義的界定並無錯誤，則此非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之間的事，而是關係到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的生死禍福與八億中國人民的前途，倘中華民國政府不能以維護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意願爲職志，則又有何權力與中共就此進行談判？

更進一步言之，臺灣的前途亦非與中國一國有關。目前臺灣年約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億美元的貿易，其興衰斷續，影響到世界凡與中華民國有貿易交往地區的人民生活。臺灣位居東北亞與東南亞連接的樞紐，其爲敵爲友，關係到許多國家國防的安危。中華民國政府又何能視此爲與中共政權之間的「私事」，而率爾進行談判？

中國全民對日八年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前身—國民政府曾約請當時中共領導人到重慶進行談判，共商戰後國家重建的問題。美國政府曾被告知所有談判的經過及內容，並事實上參與當時與中共的折衝。然而結果如何？今日在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與中央情報局的檔案中，並仍保存有完整的資料，不難加以覆按。以當時國民政府與中共力量及地位的懸殊，因中共對美國政府有計畫的滲透及各種陰謀的運用，終於影響美國的政策，而導致大陸淪陷的悲劇。中美兩國曾共同享有這一慘痛而珍貴的經驗與敎訓，美國友人可以忘懷，中國人民如何能輕於忘記？今美國又主張「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意在使中華民國政府就如何使臺灣和平地歸併於中

共與中共進行談判，中華民國政府鑒於世界的安危，國家的興亡，全民的禍福如何能覆轍重蹈？

五、中國人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前途

個人就目前中共內部及大陸情勢加以深入地觀察與分析後深信：只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堅定不移，竭全力以推行目前的國策，中國大陸必有重光而八億大陸人民必有掙脫中共枷鎖之一日，而且此一日並不在遠，本月七日范園焱義士駕機歸來，益使筆者此一信念更爲堅定。

與此相反，筆者亦深信，倘卡特政府惑於少數理論家及幻想家的讕言，而率爾與中共完成其所謂全面關係之正常化，並依中共的陰謀而主張「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則其對中美兩國國家及人民，對亞洲及全世界所將發生的立即的和深遠的影響，其嚴重性恐將遠超過美國在其對華政策歷史上所曾犯的任何一項錯誤。

筆者最後所要說的是，即純就美國自身的道德品質、實力地位與政治利益言之，美國當政者可依其主觀的認定，試行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却無論如何不可將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及所謂「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混爲一談。中國人有中國人自己的道路，有中國人自己的前途，美國作爲中國傳統的友人與盟邦，再不容鑄造歷史的錯誤！

鄧匪小平復出與美匪關係

行政院蔣院長昨天在院會中發表談話，針對當前大陸匪情與美匪間的接觸，提出嚴正的警告。同時重申我中華民國一貫的堅定立場，「我們深信任何國家在其決策上不能忽視我國的立場與力量。」

鄧小平之復出，誠所謂「今日爲脅，明日爲囚」；只不過再次暴露了匪共惟知奪權、不顧人民疾苦的邪惡本質。即如中共所自供者，到這次鄧的翻案與「四人幫」被打倒，已是共黨全面性大鬥爭的第十一次。而華國鋒與鄧某之間的鬥爭，在鄧於去年被罷黜時即已醞釀滋長，所以，鄧的復出，「絕不是匪黨內部鬥爭的結束，而是另一次分裂決鬪的開始。」

由於中共目前出現了苟合一時的假象，國際間別有用心的人乃又發生幻想，誤以爲「機不可失」，而其表面上的主要理由仍是「聯匪制俄」。有人在策動促成美匪間所謂「關係正常化」的進行，有人則自以爲聰明地主張美國應以軍事武器和精密儀器交付中共；彷彿只要美國能從政治、軍事上對中共示惠討好，中共就會俯首帖耳去作「制俄」的馬前卒。這不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而且根本是把頭埋在沙堆裏的鴕鳥政策；連中共頭頭公開地、不斷特意大事宣揚的「推翻美帝

統治階級」、「打倒美、蘇兩霸」也竟充耳不聞。甚至還會自我解嘲式地認爲中共是說着玩的；如其不然，則何不投身餵虎！

單就所謂「正常化」一點而言，蔣院長已一再提出忠告，「其後果將不但不能使美國得到利益，反而會使美國喪失許多利益；不但不能得到和平，反而製造戰爭的危險。」萬一美國當道竟屈服於中共的脅誘，踏進「正常化」的陷阱，則「目前亞洲勉暫維持的和局必將不保，爾後美國欲恢復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強國地位，恐將付出極大之代價。」

蔣院長以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與執政黨主席的身分發言，言簡意賅，至爲審慎。其實，還不止於蔣院長的警告；照我們的觀察，美國如一旦背棄盟友，斷交毀約，則美國不僅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無法維持，而其在亞太地區的強國地位更將永難恢復——無論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今天的問題，不只是美國要不要背棄中華民國這個忠誠盟友的問題；而是舉世各國——尤其是亞太地區自由非共的國家，如何判斷美國意向與能力的問題。美國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與魔鬼握手，則自華盛頓開國以來關於自由民主的理想，將無人再會尊重；卡特總統有關人權、道義的議論，亦將無人再會相信，而且，美匪間若走到了「正常化」的一步，則不啻是證實了美國自第二次大戰以來爲號召自由民主所付出的努力與犧牲，從馬歇爾計畫、杜魯門主義、圍堵政策

、一直到韓戰與越戰，每件事都是失敗了；每一個爲美國的理想而犧牲奮鬥、流血流汗的人，也都作錯人，白費了。美國若是一面在行動上一一自認失敗和錯誤，一面在口頭上又希望全世界仍能尊重其利益與强國地位，那除非美國當道者都把別人看成是傻子或奴才！

在整個唯力是視的國際變局中，特別是在中美、美匪的關係上，中華民國掌握着一項關鍵性的因素。即凡有能助於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者，中華民國無不盡力爲之。「但損及到我國家權益與國格尊嚴者，我們誓必反對，也必誓死來衞護自己國家的獨立與安全。」我們淸明的政治、壯大的軍備，繁榮的經濟，安定的社會，是我們强大的有形力量；而我全國軍民以及海外愛國同胞誓死反共、捍衞國家的團結奮鬥精神，和大陸上八億苦難同胞嚮往自由、渴望解救的向心力，則是我們更强大的無形力量。無論美國最後會不會對中共姑息妥協，無論匪共能不能誘脅得手，只要我們中華民國海內外同胞，手携手，肩並肩，挺起胸膛，踏穩脚步，以堅毅、冷靜、沉着來應付一切變化，以團結，奮鬥、前進來迎擊一切挑戰；我們所掌握的有形與無形的力量，就是化險爲夷、撥亂反治、獲得最後勝利與成功的最大憑藉。

蔣院長對訪華美國女記者談話

行政院長蔣經國今天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反對美國與共匪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堅定立場。他指出：美匪「關係正常化」，對中華民國和美國「都有害而無益」，同時將減損美國的信譽。

蔣院長今天下午在中國鋼鐵公司接見訪華的十二位美國女性新聞工作人員時，提出警告說，美匪「關係正常化」將「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引發戰爭的危機」。

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二十六日晚上向蔣院長作簡報時透露：國務卿范錫這次到北平訪問，沒有在「關係正常化」上與中共達成協議。

蔣院長說，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中華民國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堅强的盟友；如果美國決心要在世界上維持强大的地位，它絕不能忽視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

蔣院長並鄭重指出：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中共政權只是個叛亂集團，不能代表中國。

在答覆中共是否會以武力攻擊臺灣時，蔣院長說，中華民國的立場是，不希望太平洋地區發生戰爭。但是如果中共攻打臺灣，中華民國有信心保衛自己，粉碎中共的企圖。

他告訴美國女記者們說，中華民國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解決中國問題的政策，沒有改變。蔣院長解釋說，所謂「七分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爭取人心」。

他說，中華民國會不斷告訴中國大陸同胞，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他們就有重獲自由的希望。

蔣院長並舉范園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爲例，說明中國大陸人心向中華民國。他說，范園焱起義來歸，證明中華民國的政治作戰方式很有效。他希望十二位美國女記者想想，范園焱是中共認爲相當優秀的幹部，爲什麼他還要選擇向臺灣投奔自由呢？

美國應認清匪幫的陰險詭詐

日前鄧匪小平對美聯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內容頗爲詭譎，對美國而言，打擊恐嚇、欺騙與分化各種作用兼而有之。從鄧匪這次所發表的談話，美國人應該可以認清，匪幫頭目是如何的陰險詭詐和不可信賴。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政府對匪幫的態度，可以說，已曲盡逢迎，凡屬足以使匪幫稍感不快之事，如照例應該接見世界少棒冠軍這種小事，美國政府都不敢做，生怕得罪了匪幫。這種低首下心的窘態，簡直不像一個泱泱大國。美國這樣曲意逢迎共匪，不但絲毫未能改變匪幫的反美政策與反美行動，而且匪幫對美國的態度，反而越來越強硬，越來越輕蔑，連過去毛匪罵美國是紙老虎的論調，也從箱底翻出來，大吹大擂，指其爲毛匪所發明「最偉大的戰略概念」。

最近幾個月來，匪幫對美國的態度，爲什麼越來越强硬，越來越輕蔑？很明顯的，這是受到卡特政府軟弱表現的鼓勵。我們與匪幫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深知其欺善怕惡，欺軟怕硬的一貫作風。如果你對他有所需求，他就會昂首望天，一直搖頭，逼得你非付出最後的代價不可。但是，如果你能堅持原則和立場，不動搖，不屈服，他又會改變態度，減價出售的。美國雖然具有商人政治的頭腦，冷酷而現實；但是，對付匪幫那一套哄嚇詐騙的戰略運用，可能還很生疏，這是美國政府所應充分提高警覺的。

較遠的事情且不必說，僅就最近六、七個月的情況而論，大家應該記得，在卡特當選美國總統前後那一段時間裏，由於卡特絕口不提所謂上海公報，並一再表示重視我國的安全與自由，重視美國對我國的條約義務，所以匪幫對美國的態度，也比現在溫和得多，不敢說狠話，不敢過份使美國難堪。後來，由於卡特在華府與匪幫頭目晤談，承認美匪關係的調整，應以上海公報爲指導原則。等到將卡特總統套上了，匪幫的態度也隨之慢慢强硬起來；而美匪雙方會談的次數愈多，匪幫的態度便愈强橫，紀匪登奎與李匪先念的狂吠，都是由此而來的。由此可證，美國的態度愈軟弱，匪幫的態度就會愈强硬，美國的讓步愈大，匪幫的要求就會愈多。

這次鄧匪小平對美聯社記者談話所表現的狡詐，橫蠻與恫嚇，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范錫國

卿到北平移樽就教，使匪幫看透了卡特政府的心理虛弱，所以對美國擺出了猙獰面目。據外電報導和美方報紙透露，此次范錫在北平曾向匪幫頭目說明，目前卡特政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美國大多數人民與很多參衆議員都反對背棄中華民國。以泱泱大國的國務卿，竟對匪幫如此低首下心，暴露其自身的弱點，以求取匪幫的諒解，寧不可嘆！然而，卡特政府所得的回報是什麼？並不是匪幫的諒解，而是匪對美國的羞辱、强橫和恫嚇。

我們實在不能了解，卡特政府爲什爲要如此低首下心，準備犧牲道德原則與人權主張，背棄條約承諾與國際信義，以及最忠實的盟友，來調整美匪關係？美國若付出如此重大的代價，究竟能得到什麼？現在卡特政府應該認清，所謂聯匪制俄、防止匪俄復合，除去美匪關係中的否定因素等說法，均屬不切實際的錯覺幻想。我們更望卡特政府認清，匪幫的實際脆弱遠甚於其表面堅强，根本沒有漫天要價的本錢；而匪幫對美國聯絡的戰略，是將吊索套在山姆大叔的頸項之後，再一步一步收緊，進行永無底止的敲詐勒索，美國究竟準備付出多大的代價？

今天匪幫內外受困，需要美國的關係與援助，遠甚於美國對於匪幫的需要。如果美國依照匪幫條件而與匪建交，則匪幫將得到他們原來所意想不到的實際利益，而美國一厢情願的幻想，必將一個一個的被冷酷的現實所粉碎，遭受現在難以估計的重大損害。因此，卡特政府對於調整美

匪關係，不僅絕對不能接受匪幫的三條件，操切從事；而且更應根據冷酷現實與美國利益，重新考慮美匪關係正常化的政策路線問題。

我們預料，如果卡特政府的態度如此軟弱下去，匪幫的態度就會越來越强橫，叫囂就會越來越兇惡，甚至會在臺海製造緊張情勢，來嚇唬美國人民。因此，我們要使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了解，匪幫的外强中乾，色厲內荏，而美國對付匪幫恫嚇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趕快協助加强中華民國的自衛武力，使我們在最短時間之內，有能力絕對控制臺海和制海權，造成絕對的局部軍事優勢。供應我們武器，或賣給我們所必需的最好武器，匪幫便不敢輕舉妄動了；如果他們竟敢冒險，我們有把握將他們埋葬，快不會讓美國人在臺海流一滴血。所以，如何清除美國人的畏匪心理，也是我們當前所應努力的重要工作。

美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剖析

目前美國各方對於匪美關係「正常化」的聲息，再囂塵上。卡特總統於週前的記者會中明白宣示，美國現與十四個國家尚無正常外交關係。此十四國包括古巴、中共、阿爾巴尼亞、安哥拉、高棉、寮國、剛果、赤帶幾亞那、伊拉克、北韓、外蒙、羅地德西亞、北越與南也門等。而六

月廿八日國務卿范錫，復於紐約亞洲協會中，畫龍點睛，特別提出，他將於八月廿二日往訪北平，與中共談判雙邊關係「正常化」，他並認為匪美的「友好」關係，乃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部份」。

尼、季開其端

根據美國辭職總統尼克森月前電視訪問中的自述，他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當選總統之前，即倡導所謂「主動外交」與中共締交為一大外交政策，是以他就任之後即令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暗中積極進行，但經三數年的努力，而無結果。其後周恩來以「乒乓外交」作為釣餌，尼克森欣然上鈎，一九七一年季辛吉數度往返北平，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親自訪問大陸，而在上海發表所謂「上海公報」，當時尼克森以為已在外交上創造大奇蹟，一則可打破越戰的僵持；再則可使中共與蘇俄對立，而形成一以匪制俄，以俄制匪的國際均勢局面。當時全球震驚，以前反共國家，乃紛起效尤，而與中共爭建關係，其中日本於受驚之餘，竟以所謂「日本方式」而與中華民國絕交，逕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其他亞非南美各國亦多起而效尤。所以當時尼克森—季辛吉雖自慶其「主動外交」成功，尼克森且在此誇張的情勢下再度當選總統，但其影響所及，中共既能混入聯合國，而美國西太平洋的優勢及東南亞戰略地位，皆繼水門事件之後不期年而幾完全解體。

卡、范步其後

現在卡特總統的對中共政策和范錫國務卿的訪問北平，在原則上與戰後美國歷屆總統的外交政策，並無根本上的區別。而其在行動上的表現，適於美國卡特總統強調「人權外交」的普遍性之時積極行之，實使我們百思不得一解。

第一、年初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費爾（前尼克森總統講稿撰述人）訪問北平，僞外部某一高級人員（筆者疑即爲僞外長黃華）即曾詭辯謂「美國人民百分九十五未享有人權，僅百分之五享有人權」；中共大陸「則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享有人權」但亦不打自招謂有「百分之五的人民未享有人權」。現在姑且不談中共此一發言人言論的如何歪曲，但依普通民主自由的人權觀念而言，任何一國之內如果僅有一人未享有人權，作爲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即不應加以忽視。現在中共既已自承已有「百分之五的人民，據保守的估計，應有四千萬至五千萬的中華人民（約佔美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未享有人權」，美國政府何能熟視無覩而於此時對其友好國家如智利、薩爾瓦多、巴西等國在人權問題上尚在施其壓力之際，竟對自承破壞百分之五的人民人權的中共政權，予以法律上的承認！

第二、目前外交圈中與中共關係所謂「正常化」時，經常提到兩個方式：一爲所謂「德國方

式」；一爲所謂「日本方式」。所謂「德國方式」即爲仿照承認東西德國的方式，承認「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與「一個臺灣」。此一方式，因與所謂「上海公報」的原則不符，各方咸加反對，現在似已無人强調。另一方式即爲所謂「日本方式」，即爲仿照日本與匪締交的方式，美國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與北平正式交換使節建立使館；另外則與中華民國絕交而建立非外交式的貿易文化等關係，這一方式乃是目前中共海外統戰的主要目標。

美國的方式

除此之外，他們更要求美國廢止一九五四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退美國留駐中華民國的任何軍隊或協防部隊。我們姑且不論中共此等强蠻要求，違反美國過去歷史上的承認先例，但我們可以向美國當局責問：現行的所謂「美國方式」——與中華民國維持一切外交及協防關係並與中共互設聯絡辦事處處理有關關係——行之有年，應可達到美國欲維持的所謂國際制衡的「構想」，美國當局有何迫切的理由，而於此際改絃更張，採用所謂「日本方式」。再進一步而言，美國尼克森——季辛吉所推行的所謂「主動外交」，就其對中共的關係來說，並非主動而係被動；並非美國利用中共以制蘇俄，而爲中共利用美國藉以抗蘇俄，當時我們因爲尊重美國政府外交獨立的原則，雖曾指陳利害多所規勸，但客觀而論，尼克森——季辛吉對中共的政策，其能差堪人

意者，乃是尼季二人之力排衆議打破過去先例，而使北平採取「美國方式」——逼使中共自居次要地位，而使美國與中華民國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現在國際情勢較之一九七二年越戰方酣的情勢，對於美國更爲有利，明智如卡特總統范錫國務卿者，豈尙不能維持「美國方式」的現狀嗎！

最後，我們認爲美國對中共的政策過去雖有許多錯誤，但在目前情勢下，美國如能維持現狀亦未嘗不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妥善辦法，我們深知美國總統乃是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高當局，我們雖然不願越俎代庖，但也不願自甘緘默有我們願再本我們的經驗重覆我們的一些淺見，而向美國當局指出：中共政權在其意識上主義上固執己見，但在其作法上非常現實。他們在其外交及內政政策上，可以隨時面對現實，突然完全改變其原有立場。過去他們可以由「一面倒」向蘇俄而後又可突然改以蘇修爲其第一號敵人，將來他們亦可反覆無常，而以前爲中共一號敵人的美國又由一時「友好」而改爲歷敵。是以美國在改變其現行政策時，應該深思熟慮，俾使美國在其對中共及蘇俄的「三角關係」上，不致自陷於一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我們願向美國當局提供下述數項客觀的觀點，借箸代籌，作爲其決策施政的參考：

試爲美國計

第一、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之亂未平，中共中央及地方至少尙有三四個派別，互爭政

權，文爭武鬪，其領導中心尚未建立。

第二、在軍事上，北平實爲一「紙老虎」，在現在蘇俄中共交惡的情勢下，北平需要美國的援助較之美國需要中共的支援，更爲迫切。

第三、美國如欲維持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及影響，不能再三親媚中共而與傳統的友邦鬆懈友好的關係，既要在南韓撤軍，又要與中華民國廢約。

第四、中共的對外關係，純係基於其政治性的策略上的運用，美國對中共重新調整其外交關係，雙方貿易固不致因之有所增減，而文化交換亦不致因之有所增加。

第五、中共之接受「美國方式」，純係出於事實上的必要；而非基於「友好」，美國如欲對中共有所讓步，亦應堅持互惠原則，至少也應如一九三三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於蘇俄外長李維諾夫一樣，迫使中共有所讓步。在事實上，美國如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至少應俟今後中共內部領導權鬥爭「塵埃落地」時再說。

第六、依照共黨辯證法的策略而言，和平仍爲戰爭的延續，西方各國在其對所有共黨國家的關係，在處理上平時較之戰時更應加意警惕。而對慣用統戰方式的中共，「君子可欺其方」的美國當局更應特別謹愼注意。

對匪共愈討好，它便愈險惡！

自美國務卿范錫六月廿九日在亞洲學會發表演說，繼之卡特於次日在記者會答問，直接論及對匪政策，並明顯忽視與我盟誼，因此引起我朝野一致重視，認為反映出美國當前對華政策的嚴重錯誤與危險。我外交部沈昌煥部長七月一日發表嚴正聲明，提出強烈異議，並重申我國之基本立場，警告美國此種對共匪之幻想，「不僅嚴重影響我國之權益，且將為整個自由世界帶來無窮之損害。」

沈外長的忠告，正是我國民心共同的反應，亦為我輿論一致的看法。沈外長坦誠指出，「美國」政府將其對共匪之友好關係作為其外交政策之中心部份，並認為共匪在維持世界和平上能擔當重要角色，實屬極端危險。」本報七月一日社論所論析之重點亦正在此。我們認為范錫的講演是顛倒是非、不分敵友、且更不辨別利害。正是沈外長所說「實屬忘記歷史之教訓，罔顧現實之想法。」

此外，我民意代表、政界名流、學者專家，前昨兩天也分別發出呼籲，力促美國當政者必須慎審驗而美國國內許多位國會議員、輿論、學術、宗教界人士以及我國海外學人等，也紛紛仗義

執言，指責美國之玩弄「中國牌」，祇有使國際局勢益形緊張，而美國在此擾攘亂局中的道義影響與肆應力量，必將益加削弱。同時我們檢閱近日美東西兩岸各大報的評論多只分析范錫演說的意向，而未予以任何積極的支持。

近年以還，美匪關係始終環繞着所謂「上海公報」兜圈子；今年一月卡特就職後不久，即公開表示接受「公報」原則，尋求雙方關係早日「正常化」。由於共匪不斷表示臺灣爲「正常化」的主要障礙而顯得不耐，美當局曾不斷表現安撫和示好的姿態，但從未有如范錫此次講演之露骨者。我們了解：雖然美方在推進所謂「正常化」之同時，亦會一再强調其決不以中華民國爲犧牲的意向，更保證「使臺灣人民過安定和平的生活。」然而，美國若一旦落入與中共「建交」「廢約」的陷阱之中，則美國將失去一切立場來過問臺灣海峽的安全與和平。此次范錫演說通篇不提我國，卡特答問時僅一涉及臺灣人民的和平生活，共匪香港尾巴報紙文匯報即對卡特政府指爲「干涉內政」。舉此一端，可概其餘。

況自本年四月下旬以來，匪酋李先念、葉劍英、廖承志、紀登奎等一再發出「臺灣問題，不打一仗，不會解決」的叫囂，已毫不掩飾其狂悖企圖與好戰面目。而今美國竟以「國際上擔任和平任務」期之於共匪，不但是南轅北轍，而且簡直是與虎謀皮。

亦有美國論客認爲，臺灣海峽和平可由美匪再作「聯合聲明」，或由美政府或其國會發表片面聲明，以保證不容中共以武力犯臺。其實，不惟這種聲明匪共不會接受，就是退一步說，匪方對美片面聲明予以默認，然對共匪絕無約束性，即在國際間亦難望有取信的價值。試問對遠東地區安全和平有重大而具體貢獻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不能信守始終，則代之以其他形式的保證，其意義何在？效果如何？實無待智者而後知。

我們自由中國人所百思不解的是，以自由爲傳統、以人權爲標榜的美國政府，何以要如此對共匪僞政權百般示惠，刻意求歡？何以要對一個忠誠盟友的權益，以及整個世界大局的安危，毫不計及地去冒背棄老友，失信盟邦，致爲親痛仇快，埋下禍根種種危險。無容諱言的美國決策階層以爲這是「聯匪制俄」的無上妙計；然而，試問六年之間，華府多方拉攏中共以來，在美蘇關係上，莫斯科又何嘗有半點讓步？至對美國若干方面所幻想的中國大陸市場，則眞是一點影子也沒有！

中共是一隻永遠餵不飽的餓狼，其侵略擴張的慾壑永遠塡不滿。韓戰、越戰俱往矣，當中共百般狡獪，要用「和平」的僞裝來實現它用武力所得不到的「戰果」時，美國竟甘心作它的幫凶？事實已一再證明，對中共愈討好、愈遷就、愈讓步，它便愈險惡、愈狂悖、愈囂張。史跡斑斑

，不勝枚舉。

當然，今天爲中美百年傳統友誼面臨嚴重考驗的時刻。稍涉輕率，或有錯誤，不獨難以補救，且必貽禍無窮。就我中華民國的立場而言，我們有三民主義的立國方針，有反共復國的神聖責任，由於歷經憂患，更有自立自强的國民精神。我們舉國精誠團結，同濟艱難，我們的國民和軍隊都有誓死衛國、重光大陸河山的決心。一千六百萬軍民以及海外絕大多數的自由中國人都深深瞭解共匪的殘虐霸道，無不認清共匪是民族文化與自由人道的死敵。因此兩種絕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是絕對無法共存的，一如美國與蘇俄人無法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裏。

卡特范錫希望中國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老實一句話，這是不可能的；本黨蔣主席和政府當局曾一再斬釘斷鐵指出：我們與匪僞絕無談判妥協的餘地。我國父　中山先生於民國六年論「中國存亡問題」時說：「中國將欲於此危疑之交，免滅亡之患，亦唯有自存其獨立不屈之精神而已。」總統　蔣公於六十年講述「我們國家的立場與國民的精神」時，特別警惕國人莊敬自强，一切盡其在我。這是我們應付一切危難的張本，亦即是我們舉國上下迸力一向，勇往直前最大的精神支柱。

美國立國精神面臨重大考驗

美國獨立宣言肯定：「一切人皆生而平等」，並指出「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去推翻暴政。又威廉•裴奇（William T.page）標揭的美國信條是：「以自由、平等、正義和人道等信條為基礎。」美國自開國以來，不僅在國內信守這些正確而高貴的原則，在國際外交上，也一貫反極權侵略，維護正義和平，信守條約承諾，因而贏得大多數自由國家的信賴，歷久不衰。

但由於最近卡特總統和范錫國務卿所發表的對華政策言論之自損立場，乃使我國朝野和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包括千千萬萬主持正義的美國人士，都對美國政府的意向深感懷疑和遺憾。我國外交部沈部長已正式提出強烈的異議，並促請美國認清本身之利益，顧及其自由世界所負的道義與歷史責任。而美國的資深參議員高華德更直率指出范錫在亞洲協會的講詞，和幾天之前「所說的正好相反」，因而提醒美國政府，「假如我們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欺騙為基礎，我們便是在自找真正的麻煩。」

親共的論客，力促美國政府進一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其所列舉似是而非的理由是：（一）「美國不可能魚與熊掌兼得，目前這種在臺北設大使館、在北平設聯絡辦事處的現狀難於繼續維

持；」（二）「中共軍事裝備落後，無力對外發動侵略，美軍撤退不致影響西太平洋安全；」（三）「中共對美國迄未實現關係正常化已感不耐，美國必須加速進行，以免坐失時機。」

這些讕言謬說，互相唱和，推波助瀾，乃使與所謂「上海公報」毫無關係的卡特新政府，公開宣稱對匪關係以「上海公報」為基礎。接着親共論客又大肆渲染，說美匪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臺灣問題」，企圖壓迫卡特政府將中共作重大讓步。而卡特總統居然漸漸改變了競選時所提維護中華民國「獨立自由與安全」的主張，有對中共無理要求屈伏的跡象。

歷史事實證明，凡屬基本觀念與制度牴觸的兩方，絕對不會有眞正的合作。例如二次大戰前，希特勒最初威脅奧國時，由於奧國的安全與義大利有關，英法乃聯合墨索里尼共同干涉；墨索里尼不僅於一九三四年七月親自飛到維也納，表示支持奧國，而且派出三師軍隊，準備對德作戰，希特勒乃一度退讓。但不久墨索里尼發動侵阿比西尼亞（衣索匹亞）戰爭，和德日結成軸心，反過來與美英法為敵。現在的中共、蘇俄，與當年的納粹、法西斯並無不同，暫時的衝突，並不妨礙它們「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目標。美國政府如果被親共的論客所矇蔽，重走二次大戰前英國的姑息老路，必然會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無窮的災難。

卡特總統就職之初，將道德和人權的原則注入外交，強調信守條約承諾；使美國因坐視越棉

寮三國淪陷所招致國際上的不信任感，得以逐漸改善，而有團結盟邦，重振自由世界聲威的希望。今後美國政府如果軟弱到接受中共條件，與其「全面關係正常化」，那就正如高華德參議員所說，是「重走虛假和破壞承諾的老路」，將「導使美國走向戰爭」。

邱吉爾在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後說：「英法不得不在戰爭與恥辱之間抉擇，它們選擇了恥辱，它們還得有戰爭。」張伯倫屈伏於希特勒強大的陸空軍，犧牲正義與榮譽，最後仍無法避免大戰。而當前的美國政府，却好像要對脆弱殘暴的中共屈伏，似乎不惜犧牲正義與破壞美國二百年來從未廢棄任何條約的傳統，急忙地對歷史上空前殘暴的集團推進「關係正常化」；既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實際國家利益，更徹底違背了美國的立國精神。

不過，由於美國國會、輿論界頗爲強烈的反對與批評，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所表示對中共的態度，是否會因此而作修正，就要看將來的事實發展。總之，美國政府對中共的作爲，是對美國立國精神及信守條約承諾的重大考驗，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視，並認爲卡特總統似應不致採取有害美國本身以及大多數自由國家的決策，俾對美國的歷史有所交待。

「備忘錄第十號」

美國對遠東的最近重要措施，一是他計畫從南韓撤退其地面部隊，二是其國務卿范錫於六月二十九日在紐約亞洲學會發表卡特行政當局對東亞全面關係首次高層政策之聲明。這兩事俱爲衆所週知，舉世所注目。實際上另外兩項背景資料，也是近來美國令人深感興趣之要聞，陪襯予以分析，其一是英國電視記者大衛。弗羅斯特跟美前總統尼克森所作的四次電視談話（五月四日、十二日、十九日與二十五日，每次九十分鐘的。其二是美國的一項內閣階層會議由七月七日討論和事後有意洩露的所謂「總統覆查備忘錄第十號」，長達十五萬字。尼克森及其外交助手季辛吉所推行的對外政策，大體上可以「和解」一詞來概括。在和解的大前提下，尼氏所形成較爲顯著的策略，是他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廿六日在關島所宣佈的「尼克森主義」。他最近的電視談話，對和解以及此一主義，都會作不少的解說與辯護。本年七月八日紐約時報開始報導上提之「備忘錄第十號」將前些時的「冷戰時代」和「較後的和解過渡時期」，併爲一個「時代」，而描述現在的民主黨政府，是由這一時代，轉入該政府官員們所命名的「第二時代」（Era 2）。如此稱呼，大有新紀元的意味。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尼克森主義」與「第二時代」觀念，具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新任總統在位六月後所決定的外交政策，它們俱成爲前後兩行政當局後來對外措施

的基本依據，以後的發展，縱令對此有所修改，其主要精神，大概仍不出這一依據的範圍。

「尼克森主義」

尼克森於一九六八年競選總統時，曾誇稱他對解決越戰，係有錦囊妙計。其實他後來宣佈的「尼克森主義」已根本不是阻遏共黨侵略，而只是藉口與敵人和談，好為從越南撤退鋪路，這已經是失敗主義者的表現。尼氏和季辛吉所相信的，是強權政治。他們認定世界的强大勢力，是美國、蘇聯、中共、西歐與日本。當然在五者之中，只有蘇聯與中共，是自由世界的對手方。尼季二氏的中心思想，是為解決越戰，和為解決跟共產國家所有的其他問題，同蘇聯與中共進行「和解」時必須採取的道路。因此，他們最自鳴得意之作，一是打開中國大陸的「竹幕」，二是同時又跟互相仇恨的蘇聯與中共，舉行談判。他們抄襲英國在二次大戰前對大陸歐洲支持二號大國以抑制最強國家之故智，對中共是扶植，對蘇聯是抑制。美其名，尼克森是想求「一代之和平」，究其實，最低限度他對中共，是走上安撫主義之途徑，以培植侵略勢力之成長。

共和黨當政時所推行的「尼克森主義」和「和解」政策，並未隨福特競選總統失敗以俱去，反之，美國現當局正在採納的「第二時代」觀念，對於他們，還是息息相關，而多所師承，問題只在他對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作了何種程度的修正而已。

較低冷戰較高和解

上提的「總統覆查備忘錄第十號」是卡特總統屬下各外交、軍事與情報機關經過五個月時間澈底研究後所擬成對環球權力之廣泛報導。這些官員們跟它起名爲「第二時代」，因爲它「歸併了冷戰時期之合作」。它主要的是針對美蘇之環球關係。他們研究後所得之結論，乃美蘇兩國大約享有戰略的平衡。它較之於福特總統時期，是看到未來之趨勢，對美更多利益，更少惡兆。雖然和莫斯科之關係，仍然是美國外交政策之中心關注，它較之以前，已不再是美國的壓倒性之關係。紐約時報記者維廉．沙發爾（Milliam Safirre）原爲尼克森的演講撰稿人。他於七月十一日很精闢的闡述「第二時代」觀念說，它「是一種有限度的冷戰，和熱的和解；而蘇聯並不如他過去對我們那樣的重要」。他又解說，政府的官員們有意洩漏那個「備忘錄第十號」之內容，是要「飼餵（美國人民）以達到和平的平易道路之希望，薪以減低美國軍事開支，而導致容易平衡之預算。」他的部屬目前又宣傳：達到和平有平易的道路可循，只要在對外關係上，較之以前保持較低（有限度）的冷戰，及較高的（熱的）和解。這是不是意味着，卡特勢非加强實施尼克森與季辛吉對極權者與侵略者的安撫政策不可呢？

對韓政策不解者三

「備忘錄第十號」是於七月七日透露於新聞界。表面上雖說牠還有待於卡特總統之批准，實際上在此以前八天，國務卿范錫即已公開宣佈美對遠東之新政策，同時美國準備從南韓撤退地面部隊，也已甚囂塵上。這都可表示美現政府早已按照「第二時代」精神行事了。我們就事來說，尼克森之從越南撤退，是實施「尼克森主義」。今日卡特從南韓撤退美地面部隊，即不啻是那一主義的翻版。但是，卡特對南韓之措施令人不解者有三（一）「尼克森主義」之實施於越南，是要解決一灼手問題。尼克森雖然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他多少還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卡特如只為節省軍費，平衡預算，對於南韓也東施效顰，那未信輕重不分，本末倒置。（二）美駐西歐軍隊，十倍於其駐南韓之地面部隊，撤退一些那樣的駐軍，真才有助於平衡預算。卡特之不願推廣「尼克森主義」到北大西洋公約地區，自足表現該項主義和卡特總統，都是崇尚重歐輕亞的。（三）美國參預韓戰，傷亡了十五萬人以上，才能堵塞北韓之侵略，穩定東北亞之局勢。今竟無端撤兵，縱令仍說協助南韓抵禦強暴，萬一北韓以為有機可乘，再度南侵，則美國為履行盟約，也非作局部的參戰不可。現在之撤兵，那就等於開門揖盜，自找苦吃了。

對中共的錯誤見解

范錫宣告美對遠東新政策之翌日，卡特在記者招待會中，公開承認：「我們對中國問題之態

度，已爲我的前任總統們詳加表達，並由我證實，係根據於上海公報。」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訪問中共在上海和周恩來簽署的所謂「上海公報」，是美國在中國大陸淪共後妥協極權政團安撫侵略之最高峯。它對渴望自由之中國人民的打擊，其嚴重性不亞於一九四五年之雅爾達協定。一九一七年美國民主黨籍威爾遜總統的政府，曾與日本簽訂損害中國權益甚大之藍辛石井協定，共和黨之哈定於四年後當選總統，即由其國務卿許士宣告廢除。今日卡特與范錫對「上海公報」不採取此一途徑，反而承受尼克森衣鉢，變本加厲進行「熱的和解」。范錫說，他們認爲中共之友好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部分」。跟中共樹立起「建設性的關係，將不威脅任何人，它僅有貢獻於和平。」在所有的國家中，美國居然會認爲中共可在國際上擔任和平的任務，這是匪夷所思之事。美國難道忘記了抗美援朝的是中共，支持北越侵佔南越的也是中共嗎？美國當然沒有忘記；不然，卡特那會和中共「關係正常化」，是否能保持臺灣海峽的「和平」呢？他在六月卅日的記者會中說，他的希望，是美國能跟中共「擬出一項協定，和他們有充分的外交關係，並且仍然確定，中華民國臺灣人民的和平生活，能够予以維持。」關於此，最大的諷刺，是卡特對中共在臺海維持和平，都無確切的把握，那還能盼望它在國際上扮演維持和平的角色呢？

談人權而不能貫徹

說穿了，卡特與范錫希冀於中共的，不是擔任什麼國際上的和平任務，而只是在遠東能對蘇聯發生勢力均衡的作用。這當然又是延續尼克森與季辛吉信服強權政治的那一套！范錫於宣佈美遠東新政策時給予中共最大定心丸，是美國將不與其他國家，成立敵對中共的任何協定，此即等於向中共保證，美國跟蘇聯的和解，將不損害其利益。我個人的感覺，如將沙發爾的說法，稍加修改，美國在中共與蘇聯二者之間的態度應該是：他一方面要安撫中共跟他作「熱的和解」；在另外一面，卻抑制蘇聯，則與他進行「有限度的冷戰」。卡特對蘇聯，在保障人權與裁減軍備兩問題上，都是保有這種神情。他於七月廿一日發表有關美蘇關係的重要演說時，在限制與裁減戰略性核子武器問題上，就毫不客氣的威嚇稱：「如果協議不能達成，應該即無疑義，美國能夠並且將要從事他所必作之事，以保護其安全，及保障其戰略地位之適當性。」他在人權問題上，曾對蘇聯作了數次攻擊。他在這一演講中解釋說，他對人權之承諾，「並非發向世界上任何一特定民族或地區，而係平等的發向所有的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在內。並且它並非很肯定的設計，以激動軍備之競爭，或回復到冷戰。相反的，我相信，和平合作的氣氛，是較之交戰狀況，或猶如戰爭的敵對氣氛，遠為更可導致對尊重人權之增進。」卡特提倡人權外交，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如運用得法，這一立場就可以將他躋入美國偉大總統之列。不過，深厚道德的信仰，貴乎有普遍性的實施。殆至現在，卡特的最大弱點，就是不能堅持原則，而往往因遷就現實，竟不願貫徹其主張到每一地區。他對蘇聯人罔顧人權，振振有詞，贏得人們的熱烈擁護。可是他爲要妥協中共，却對中國大陸之摧殘人命，剝奪自由，居然噤若寒蟬，閉口不談。七月廿四日的「遊列」(Parade) 雜誌，描述他爲「富有彈性的道德主義者」。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家郝瓦德•史密斯於七月十三日之廣播，就批評卡特對人權的整個立場是一種「僞善」。

勿令爭自由者失望

不管怎樣，我們最關心的，是萬一美國對中共要實現「關係正常化」，欲擺脫桎梏爭回自由的八億大陸人民，將對尊重人權崇尙自由的美國，在內心會表示十二萬分的失望。傳統上爲中國人民之友的美國人民，也就會因此要感覺受了莫大和無可補償的損失！

剖析共匪對外策略與動向

中共匪黨舉行了「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和大會的「新聞公報

」等文件。華國鋒八月十二日的報告中有關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部分，完全是舊話重提，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現。十八日發表的「新聞公報」，與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匪黨「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對照，其對外政策部分，就連遣詞用字都很少差異。中共仍然在强調要貫徹執行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這個路線又是如何決定的呢？。

以「三個世界」謬論爲核心

第一、它決定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其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世界革命」。如果有人希望中共會放棄此一目標，那希望定然會落空。第二、它決定於共黨的戰略策略，自從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儘管其內部經過多次路線鬥爭，有過幾多次人事浮沉，但其對外政策中的「團結」、「共處」、「支援（鬥爭）」三原則却終始如一。這就是戰略部署與策略運用，而這方面也有列寧和史達林的理論和成規可循。第三、它決定於共黨對當前時代特徵的體認和國際階級矛盾的分析，以策定其在總目標和三原則下的對外政策具體內容。在上述三點中的最後一點，毛澤東起着相當作用，但未違背共黨的理論敎條，對中共也有利無害。而且，中共目前不能拋棄毛這塊靈牌，也就得繼續執行毛的內外政策。

中共如何體認當前這個時代的特徵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召開「十大」時，周恩來在「政

治報告」中，說明毛澤東認爲當前這個世界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華國鋒重述毛的說話，「只要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起來革命，絕不會有什麼持久的和平」。中共所謂「天下大亂」，係指此而言。中共當前是以「反帝、反殖、反超、反霸」爲鬥爭口號，以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爲鬥爭和組織形式。本來，這項對時代特徵的體認，並不始於一九七三年。不過，自從周恩來在匪黨大會中提出、尤其一九七四年毛澤東「三分天下」的說法登場後，這個時代的特徵就越發突出。

所謂三分天下，也就是「三個世界」的理論。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中發言，於分析「天下大亂」的形勢時說：「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爲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他指稱，「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這理論乃出自毛澤東。此後，中共對外政策的戰略部署與策略運用。就以「三個世界」理論爲核心，那就是以「第三世界」爲主力，聯合「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

今年七月七日，阿爾巴尼亞共黨機關報「人民之聲報」，發表題爲「革命學說與實踐」的社論，抨擊「三個世界」之理論，認爲若將「第三世界」視爲一個集團，就忽視了階級、階級鬥爭，忽視了那些國家內被壓迫人民和反動勢力之間的衝突。社論指出，把「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作爲社會主義革命中心勢力」的想法，是嚴重地背離了馬列主義。

中共對這個東歐唯一盟友的不指名攻擊，一直採取極端容忍的態度，最初只轉載親北平共黨的反擊言論。不過，八月八日李先念在歡宴丹麥「共產主義工人黨」代表團席上，重申決心遵循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堅決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强國的覇權主義。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宣稱「三個世界」的理論，是由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當代世界各種基本矛盾的發展變化」而來。二十日香港「文匯報」轉載「光明日報」文章，說明「三個世界」的劃分，「是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思想」，惡毒攻擊這樣劃分是「反馬列主義」的，「完全背棄了」階級分析等等，是蘇修一小撮反「華」小卒的嚎叫。但阿共並非蘇修嘍囉，而是連蘇修也一起抨擊的。

阿共曾明白指出：「在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美蘇問題上，使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是不適當的」。「錯估一個或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危險性固然不幸，而企圖聯合一個來對付另

一個，更可能爲革命前途帶來大危險與悲慘後果」。很明顯的，阿共是反對中共與美國的勾搭。

關於此一問題，「文滙報」八月十六日以學習問題的方式予以解答。問：「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嗎」？答：「馬列主義的原則是分淸敵、友、我。敵人就是敵人」。但解答中也說明，當幾個敵人中有利害、爭奪時，就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集中打擊最主要之敗」。

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後，中共面臨蘇俄強大軍事壓力，就開始想與美國勾搭。然而，在中共眼中，美蘇是「兩帝」，首先將它們從世界中孤立起來，而後鼓吹它們是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挑撥美蘇之間的戰爭。雖然中共利用美國急於制俄的心理對美予取予求，但它從未將美國當作朋友，而只將美作爲「當前」的次要敵人。除三角關係之外，它無時無地不鼓動反對兩個超級大強國而非一個。

今年六月以來，美國對中共「關係正常化」，一度顯露出輕率躁進的態度。中共則故意挑逗，表示如果不「正常化」，似乎雙方連生意也難作得成。可是，中共眞的像某些美國人士所說，在此一問題上它已有些不耐了嗎？絕不。在范錫國務卿啓程飛平之前，中共頭目一再聲言它的「三原則」，決不能改變，更悍然拒絕在臺海不使用武力。華國鋒「政治報告」中，也重提斷交、撤軍、廢約的原則，再度叫囂「臺灣省是我國的神聖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什麼時候、用

什麼方式解放臺灣，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態度蠻橫到除非美國無條件投降，雙方就無法談得攏。看到范錫在北平受到的冷遇使人不敢相信八月五日譚震林對日本一羣農場主人所說，中共不急於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是言不由衷。廿五日華國鋒會晤范錫時，表示他瞭解范錫此行是試探性質，而他認爲美國「新政府派遣某人前來此間探究中共的想法，並認識中共首領，這是好的」。那樣子也並不急躁。

然則，中共不希望「正常化」嗎?那也不是。它把對美「正常化」當作一張王牌，不時拿來對付蘇俄，也衝擊和不利於我，又吊吊美國的味口。王牌不能拋棄，也不可輕易打出。倒可以把它當作兩刃劍，嚇嚇那一方，又向這一方勒索點什麼，那是美國應該愼防的。任何對中共分期付款式的承諾或者詞意模稜的文件，對美國都將貽害無窮。我們認爲單就目前的交涉方式言，美國就已處於不利地位。中共只要利用往訪者不願無「功」而還的心理，就可從事敲詐了。

匪俄間的不戰不和狀態

蘇俄不會被嚇倒，如果有人設想蘇俄會因美國與北平關係正常化而低頭，那不僅是錯誤，而且極可能收得反效果。中共反蘇是事實，它不眞正「聯美」，更不會爲了美國而去「制」俄。正當美國某些人士籌商加速與中共「正常化」步調時，中共卻於五月三十日就派遣王幼平爲新任駐

俄「大使」一事徵求蘇俄同意；正當范錫在平商談「正常化」時，王幼平却於八月廿四日啓程赴莫斯科履新，這還不足以說明一切嗎？

我們不認爲中共和蘇俄的關係會輕易好轉。認眞說來，中共對外政策目標和原則不會變，但對外關係中變得幅度最大的，一是把美國由主要敵人改爲「當前」次要敵人；一是把蘇俄由社會主義陣營推往帝國主義陣營。今後如果和蘇俄談改善關係，就只能適用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的「和平共處」原則，不能再適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了。換言之，只適用「共處」原則，不適用「團結」原則。的確，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和大會的「新聞公報」中，都提到「要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可是，連阿爾巴尼亞都拉不住了，中共能「團結」的社會主義國家，恐怕要近乎零了。中共只能「加強同全世界一切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親北平的小黨、小組織——筆者註）的團結，把反對以蘇修叛徒集團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儘管中共在共產集團與國際共黨中已陷絕對孤立，但它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從事反蘇行動這件事本身，就使蘇俄在共產集團乃至整個國際共黨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受到傷害。然而，中共所能威脅蘇俄者也僅此一點。此外，在經濟上它無法「制」裁蘇俄，在軍事上「深挖洞、廣積糧」的防禦性備戰，也無力去牽「制」蘇俄。中共曾對福特政府公開表示它厭惡美蘇「和解」。它所顧

見和經常鼓吹的是美蘇戰爭。拉中共「制」蘇俄以求對蘇「和解」，眞是最奇妙而不合邏輯的想法。

蘇俄早已抨擊鄧小平「聲名狼藉」。它也指稱中共「十一大」表明，毛澤東的接班人死心塌地對內推行毛澤東的反人民的方針，對外推行大國沙文主義，而反對緩和，並煽動戰爭。值得注意的是，蘇俄以行動阻遲了日本和中共的「和約」談判。另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蘇俄正向美國、世界各地共黨、非洲、日本與亞洲其他地區表示：記住——任何靠攏北平的行爲都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爲，此舉甚且對世界和平有危險。由此可知，如果設想拉攏中共而不會激怒蘇俄，那定然是一項危險的錯誤。

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章」、「新聞公報」以及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中，都強調「要團結全世界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後者係指蘇共而言，這顯示中蘇共黨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和好的。但是，華國鋒「政治報告」在提到形勢和任務時，有一段話是應該注意的。他說：「……黨和黨之間的關係，同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兩回事」。又說：「我們一貫主張，中蘇兩國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而蘇聯領導集團對改善中蘇關係根本沒有誠意，……他們用種種手段妄圖迫使我們改變毛××制訂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完全是癡心妄想。使中蘇國家關係『走進死胡同』的，不是別人，正是蘇聯領導集團。如果蘇聯領導眞要改善中蘇國家關係，就應當拿出實際行動來」。我們遍查中蘇共鬥爭文件，所謂「實際行動」，應指中共要求蘇俄將中蘇邊境軍隊撤出或不進入「爭議區」、脫離接觸而言。因爲中共明白，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和蘇俄談和，除了投降外，別無他途。如果有人想增強中共對抗蘇俄的軍事力量，其結果一種可能是中共得以較爲平等的地位，與蘇俄改善國家關係；另一種可能是激使蘇俄在中共尚未能與蘇俄抗衡之前，向它發動一場預防性的突襲。如果沒有第三者插手，則北平和莫斯科之間目前這種不戰不和的緊張關係，還將繼續維持下去。

拉攏所謂「第二世界」

在中共的戰略部署下，「第二世界」屬於「共處」的範圍。過去，中共對外政策總是爲這種共處，加上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樣一項任務。華國鋒指稱「第二世界」國家具有兩面性，他們既有壓迫、剝削和控制「第三世界」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兩霸控制、威脅和欺負的一面。這也是毛的理論。依照中共的說法，它們本身就是帝、殖，這一面和美蘇是相同的；但它們不是超、霸，却受超、霸的欺負。從這一面言，它們和「第三世界」有共

同點，可暫時在一個統一戰線內「統一」起來。待到「第一世界」的美蘇被打倒後，「第二世界」就成爲反帝、反殖鬥爭中被打倒的目標。不過，目前中共正設法拉攏西歐和日本，它一方面希望從那裏購買一些自己有能力購進而又急需的東西，包括某些戰略物資在內。儘管爲數不多，但對資本主義國家總算是一些誘餌。不過，更重要的是「拉」它們去「制」俄。中共天天叫嚷蘇俄「聲東擊西」，就是爲此。李先念且公然對英國保守黨議員團表示：西歐應緊記邱吉爾爵士的告誡（備戰的重要性），並且要提防蘇俄。日本和蘇俄之間還有領土之爭，中共在口頭與文字上大力支持日本向蘇俄索還北方領土，其目標是把「反霸條款」寫進日本和中共之間未來的「和約」之中，也就把日本拉入它的反蘇行列。今後中共仍將軟誘硬騙，繼續它已往的努力，那不會爲「和約」創造有利條件。

華國鋒說：「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受壓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中共早已聲言自已屬於「第三世界」，因而過去只說「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如今對它們也使用「團結」字樣了。那麼，中共眞的像阿共所說放棄了階級觀點嗎？不會的。一九七五年五月喬冠華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所引述毛澤東的話共有五句，即：「一個世界，兩家人，三分天下，四個矛盾，五種力量」三分天下即三個世界，兩家人指資產階級和無

產階級。三個世界是統戰範疇，兩家人是革命範疇。中共常說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前二者是統戰口號，後者才是中共的本行。講統戰，其指導原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因而必須弄清楚誰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誰是主要敵人，誰是可以爭取、聯合的中間力量，以便聯多打少。但此處所稱「革命」，是民族革命還不是階級革命。在共黨的立場上，正如喬冠華所說，講階級就只有兩家，沒有第三家。喬冠華也表明，現今「第三世界」國家（如中東、東南亞）的領導人，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在統戰範疇，中共把他們當同盟軍甚至說成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在人民革命時，他們仍是打倒的對象。有些國家希望和中共建交後，中共就不再支持其國內的共黨叛亂。喬冠華則明言，建交不過是一種國與國之間關係上的形式，至於支援當地的革命鬥爭，是中共「國家制度」所決定，改不了，要能改，中共就不姓「馬」了，早就姓「修」了。喬冠華雖然垮了台，但不影響中共一方面把「第三世界」國家拉入它的統戰陣營，同時又在那些國家內支援共黨叛亂。

扮演笑臉的策略不會變

中共的意識形態沒有變，我們不能因爲阿共對它的抨擊而誤認它已放棄階級革命。中共的理論教條和戰略部署並不能保證它對外陰謀必然得逞，事實上過小的實力和過大的野心，正是它的

致命傷。不過，我們也不可完全忽視它的理論教條與戰略部署，才能瞭解它對外政策的本質，而不爲它那花拳繡腿的招數所迷。最後讓我們說，中共「十一大」之後，不管其人事上有什麼調整，對外是扮演笑臉還是顯露牙齒，但其對外政策的本質不會變。

六、響徹雲霄的正義之聲

高華德慷慨陳詞

高華德參議員今天說，美國可以藉繼續其支持中華民國的政策，保有卡特總統所鼓吹的「道德外交政策」。

這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在參院發表長篇演說時指出，美國只承認一個中國。他說：「我願意提醒我的同事，美國現在在法理上和外交上，皆承認以臺灣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是唯一的中國。」

高華德指出：「很顯然地，只有藉繼續支持共同防衛條約和我們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關係的政策，我們才能保有道德外交政策；也只有這種道德外交政策，才真正代表美國人民的願望，信守我們的承諾，以及藉以向全世界表現我們的力量。」

高華德說，卡特政府不應受到蠱惑而和中共搞「關係正常化」的理由，不止一端。他又說：

「理由之一是我們的諾言的價值——假如我們還重視諾言的話——美國信守其承諾，而非背棄其承諾的意願。」

高華德指出：「中華民國的人民，在各方面做到我們的期望。」他警告說：「假如我們現在廢棄我們和一個忠實的盟邦所簽訂的共同防衛條約，無異表示我們對在世界任何地區的其他防衛條約，視同具文」。

他提醒卡特總統在競選期間信誓旦旦的不犧牲中華民國人民的安全與自由的允諾。卡特曾說，美國將成為「那些尋求和平、尋求自由、尋求個人自由，和尋求基本人權之國家」的燈塔。

高華德指出：「我知道，同時卡特總統本人也知道，假如我們迎合中國大陸上的共黨，則我們不可能成為燈塔。」

中華民國崇尚自由與大陸成強烈對比

他說，中華民國的民衆當然不在尋求自由和個人自由。這位參議員指出：「他們已獲得這些自由，並在強化自由的過程中。」

高華德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允許自由表示意見和自由選擇的國家。

高華德說，不少著名的美國雜誌，像「新聞週刊」和「時代」雜誌等，在中華民國垂手可得

。布萊德雷撰著的平裝本「新聞紙：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一書，在臺灣已售出一萬多本。

高華德說：「諸位想想，這種書在中國大陸出售了幾本？」他又說：「事實上，中華民國每一千人中的學生人數，僅次于美國，而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爲多。」

高華德參議員說，宗教信仰自由，在中華民國一直受到尊重。

他說：「今天，中華民國將近有二十萬天主教徒。天主堂在臺灣擁有九百座教堂，開辦了二十六所醫院，三百六十二所小學和幼稚園，二十六所中學，十三所職業學校，一所大學，三所學院和八所神學院。基督徒人數超過五十萬人。」

中國大陸上有教堂嗎？

高華德指出：「除了在北平留供少數外國訪客看的一、兩所教堂或寺廟而外，國務卿范錫會發現一處—僅有的一處。

他又說，宗教信仰自由爲人權之一，「維持我們和容許信仰自由的開放社會中華民國—與壓迫宗教的無神論社會的中國大陸成爲對照—的關係，正是表現我們關切（人權）的良法。」

匪僞恣意摧殘人權不應給予任何鼓勵

他說，在中華民國，人權的進步和經濟進步相配合。他指出：「臺灣這樣一個以農業地區佔

大部份的海島，已成爲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大國。」

他又說，不過農業並未遭到忽視。他說：「相反的，審計部指出，中華民國已成爲開發中國家如何藉對個別的經濟激勵制度，在糧食生產方面獲得巨大成就的楷模。」

高華德說：「相形之下，共黨獨裁者在中國大陸上的所作所爲，在在與我們憲法中的權利法案的原則，和美國人建國迄今所奮力維護的每一項原則背道而馳。」

高華德強調，衆所周知，中共曾殺害了幾百萬名地主。他指出，兩百多萬政治犯被處死。他又說：「據估計，在他們統治中國大陸的頭二十五年當中，至少殘害了五千萬人。」

「時至今日，中共仍專橫地在各地勞改營中，囚禁了三百多萬名無辜的政治犯，接受最嚴厲的體力勞動與心靈折磨。」

高華德說，在中國大陸上，人們沒有旅行的自由，也沒有公平審判。他指出，宗教信仰也受到無情的壓制。

高華德說：「假如我們竟對這樣一個慘無人道的政權，給予法理上的承認，則美國不可能作爲尋求多數基本人權的人們心目中的燈塔。」

他指出：「假如我們美國要保持一個足以自豪的姿態和形象，我們就必需不給這個中國大陸

上的不法的存在以任何鼓勵。」

繼續維持中美關係符合美國全民願望

高華德說，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和共同防衛條約的政策，「是符合美國人民的願望的」。

他列舉蓋洛普及其他民意調查的結果，證明美國民衆，至少是百分之七十七的大多數都認爲，華府不應斷絕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和廢除一九五四年的共同防衛條約。

高華德接着說，民意測驗的結果，也受到其他證據的支持。他又說：「例如，在一九七六年，衆院多數議員提出一項議案，促請總統愼勿做出任何妨害中華民國的自由的事。」

高華德指出：「全美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提出請求和正式聲明，主張繼續保持和自由中國外交關係的政策。」

他又說：「因之，假如我們依循美國人民的心願，我們就必需堅守現在的政策—承認中華民國，並維持和臺灣的共同安全條約。」

高華德說，美國承認中共將一無所獲。他說：「此舉（指承認中共）斷不會使中國（中共）成爲一個正派的敬畏上帝的國家。」他又說：「承認中共，也不可能作爲對蘇俄的反制力量，因

為中共其所以要和美國接觸，是由于懼它怕蘇俄，而無關于我們對臺灣問題的作法。」

他說，沒有人—甚至卡特政府的專家之中也沒有人相信，華府在承認中共之後，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會有大幅貿易。

他說，在一九七六年內，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祇有三億二千五百萬元，而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貿易總值却高達四十五億美元。

高華德說，前往中華民國的外國訪客，可以到處自由旅行。

高華德說，祇是為了對一個獨裁政權給予法理上的地位而捨棄和這樣一個盟邦的友誼，適足以暴露美國的荏弱。

高華德說：「換言之，任何背棄那些正為和我們追求同一道德、經濟和政治原則而努力的人民（中華民國民家）的政策，徒然背離我們衷心的信念和暴露我們的軟弱。

「對那個蔑視其人民絕大多數基本人權，和就在最近不顧全世界為其大氣層核試所產生的危險放射性汚染了環境的憂慮的政府制度，竟給予承認，適足以貶抑我們的國家和敗壞人權。」

卡特若想強化人權唯有予我堅定支持

高華德說，假如卡特總統有意強化人權，則他除了繼續其支持中華民國的政策而外，別無他

途可循。他指出：「假如卡特政府的人權努力並非徒托空言，則我們必需追尋一項足以使在臺灣的一千六百萬人民不致遭到極權的共產主義奴役的政策。」

來自美國的正義之聲

據一位聞名的資料供應專欄作家表示，値此卡特正在試圖減低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之際，現有一股強大的壓力勢將使得任何這類行動成爲一項「需付出重大代價的政治決定」。

專欄作家布朗費德，十八日在利馬新聞撰文指出，各方對范錫國務卿六月二十九日演說的反應，顯示國內外的輿論均反對放棄中華民國。

他說，美國國務院「不斷收到設在亞洲非共國家境內各大使館的電報，反映出各國認爲美國正在撤銷對該地區的承諾。

「此外，國會中支持中華民國的呼聲，也可能是歷來最強烈的。」

布朗費德說，美國國內也有許多人認爲，卡特政府的接納中共，「直接牴觸其人權政策」，他引述耶魯大學饒大衛教授的話說：「如果卡特總統不是眞的要支持獨裁統治，他應該立刻取消范錫國務卿八月間赴北平的訪問。」

同時喬治亞州民主黨衆議員麥唐納，昨天警告卡特總統切勿在追逐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幻影」之際，出賣中華民國。

麥唐納引述各報採用專欄作家布朗費德的一篇文章，指控卡特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可能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經歷「在這段期間內的一陣神智失常」。

麥唐納在衆議院中說：「我們只能希望病人（美國政府及其外交政策）將康復，而我們在追逐（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幻影之際—設若追逐一個共黨政權的幻影竟爲可能—萬勿犧牲與自由中國的多年友誼。」

麥唐納說，方今世界各國中仍能認爲我國將信守對其條約義務者，似乎正愈來愈少。

他指出：「日復一日，我們似乎在逐漸背棄或遠離先前的盟國，卻愈益接近我們公開聲稱的敵人。」

他並且抨擊卡特政府有選擇性地進行人權運動。

麥唐納指出：「政府發言人訓斥違反人權的各國，但卻繼續擁抱世界上始終最嚴重違反人權的中共。」

他又說：「歷史將極清楚地記載：美國的外交政策在這段期間內曾經歷一陣神智失常。」

美國政治專欄作家索科斯基在一篇專文中指出：「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中共這樣殘民以逞的。」

索科斯基在最近經洛杉磯「企業」週刊發表的專文中說，中共「以一種與中國人民格格不入的兇殘的唯物主義爲基礎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強加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並且對中國歷代相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肆意摧殘。

索科斯基問道：「卡特政府究竟希望從給予北平以承認之中獲得什麼？」這位專欄作家說：「他們愚蠢地認爲承認中共，我們將可以因而離間中共和蘇俄。這是多麼荒謬的想法，這就好像前門拒狼，而從後門引進獅子，我們既不需狼也不需要獅子來做我們的朋友。」

索科斯基在這篇專文中還說：「我們在亞洲的友人是韓國、中華民國、日本和菲律賓。而我們竟爲了要和敵人和好而不惜反對這些友人。」

一位讀者在投書中呼籲美國人「奮起」攆走「賣國賊」。

芝加哥每日新聞今天刊出讀者馬克斯威爾的投書說：

「我們國家已一次又一次的出賣我們的朋友，而去姑息我們的死敵俄共、中共及古巴共黨。

「我們已出賣了東歐（赫爾辛基協定）、越南、高棉，現在，我們不可靠的領袖又準備出賣

臺灣、羅德西亞、南非、智利、韓國，甚至我們自己所熱愛的國家。」

投書中說：「起來吧，美國同胞，在還來得及以前，讓我們攆走這些賣國賊吧。」

同時，美國的政界領袖也被敦促，應該「覺醒」認淸共黨確實已在美國構成威脅的事實。

今天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同一欄中，也刊出芝加哥讀者卡賈瓦的投書說：

「就在最近，佛羅里達就有兩名共黨間諜，正式被控企圖將高度機密的美國巡戈飛彈零件走私運往蘇俄。」

投書中說：「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政界領袖們覺醒認淸事實的時候，此一事實是美國民衆有理由擔心共黨國家構成的威脅。」

一名對左派極表同情的年輕而急進的美國學者，去年曾懷着一探中國人民私人生活的「苦還是樂」的眞相去過中國大陸，不過他的希望顯然已破碎。

住在加州研究中國問題的席爾，曾經獲得「一次空前未有的機會」以觀察中國大陸，他曾經先後在上海的一家工廠待了幾個星期，並且在山西大寨的「模範公社」當過農場工人。

席爾大失所望，因爲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食不果腹。

同時，這名年輕的美國學者企圖「打破這種事先安排好的討論的冷漠的形式主義」的努力，

全然未能成功。例如，在「北京大學」，他打斷了耳熟能詳的對「文化革命」成就的讚頌，向教授們問到在當時知識份子遭到革職的與他們本身有關的問題。不過他的問題完全沒有獲得回答。

席爾在他所寫的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見聞錄」一書中，描述了他的這番受挫折的經驗。馬修玆今天在華爾街日報對這本著作加以評述。

馬修玆說，作者「探求大陸人民生活苦、樂」的目的顯然未能達到，特別使人失望的是作者雖曾在上海一家工廠工作過，然而他竟未能深入觀察工人在盛傳醞釀勞工問題和騷亂當時的生活情形。

范錫赴平有無可能揭匪瘡疤——

在美國國務卿范錫要去北平訪問的這段時間，卡特政府倡導的人權，好像從高調轉入了低調。中國大陸有無人權的問題，美國政府官員大多避免公開討論。有人問起時，他們也都不直接作答，要談也是籠統的話，把其他國家、各種地區址在一塊，對中共總是不願意提名道姓。

范園焱考驗人權

現在有人懷疑，范錫國務卿這次和中共頭目的接觸，會不會討論一下人權問題。照卡特的說

法，美國有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因爲，以前美國政府把人權的矛頭指向莫斯科，俄共頭目受不了，便大叫這是他們的內政事務，不容其他國家干涉。卡特總統當時便說過，聯合國曾發表過「人權宣言」，蘇俄爲聯合國的會員國，就不能把人權當作內政事務來搪塞。同樣的，目前中共也算是聯合國一員，它就沒有任何理由對人權問題有所逃避。

華府一位觀察家說，考驗美國對人權問題有無誠意的一件事是：投奔臺灣的中共飛行員范園焱曾寫信給范錫國務，希望范錫到北平訪問時，能向中共方面進言，把他留在大陸的妻子和兩個小孩放出來和他團聚。這封信已寫了一段時間，國務院和范錫本人在有人問起處理情形時，都表示在研究之中。所謂「研究」，可以解釋爲間接的拒絕。也有可能，范錫在這次北平之行中，會向中共作私下的探討，避免作公開的宣揚。

美議員仗義執言

本週一（十五日）衆議員狄金遜曾打了封電報給卡特總統，提醒他敦促范錫國務卿對范園焱的家屬作積極的援助。他說，只有這樣，才能符合美國政府的人權要求。狄金遜議員曾應中共之邀，到中國大陸訪問過。回來後，他曾在國會多次發言，列舉事實，說明中國大陸沒有任何自由可言，更談不到人權。其他去過大陸的很多議員和民間人士，大多數都有狄金遜議員同樣的感受

。他們在這方面的言論和訪問報告，有一部分已列入了國會紀錄。

參議員高華德在本週三（十七日）也寫了封信給范錫國務卿，他除了駁斥另外一位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的荒謬主張外，還特別提出一點，也就是希望范錫能迫使中共政權把基本人權擴展到八億中國大陸人民的身上；這些不幸的人，都是在中共控制下討生活。小甘在十五日的演說，只是附和費正清、鮑大可等人的意見，要美國趕快和中共「建交」，對中國大陸的人權卻無隻字涉及。有人問他這個問題時，他也是支吾其詞，不能回答。

卡特總統就任之初，高舉人權的大纛，在國內得到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在國外，受到自由國家的推崇和贊助。像共黨政權一類的專制殘暴集團，無不望風披靡，談人權而色變。但是，八個月下來，卡特的人權外交，在美國內外已引起相當爭議，甚至發生了一些相反效果，顯然為美國政府始料所未及。

不應有雙重標準

華府一些觀察家檢討原因，覺得卡特政府倡導人權並無缺失，問題卻在運用這件武器時，建立了多種不同標準。譬如：卡特政府一度對蘇俄境內的人權問題大張撻伐，在碰了幾次釘子之後，就偃旗息鼓，好像只要限制戰略武器談得攏，人權問題可以暫時擱一邊。又如：同是共黨政權

，美國對蘇俄的違反人權事件，可以指名攻擊，而對中共這樣一個奴役人民至極的政權則悶聲不響，爲的是怕影響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

有些國務院官員也認爲，人權對外交政策不太合適；行政部門對「人權」一詞，也沒有明確的定義。

觀察家說，美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對她的盟邦和朋友，不惜吹毛求疵，要求特別嚴格，似乎所有違反人權的事，都是這些國家幹的。這自然會引起部分國家的反應，以致懷疑所謂「人權外交」，不過是一種政治幌子，這也難怪一些國家和有正義的人士，都要紛紛站出來。

美國公民投書

最近，一位美國公民曾經投書巴爾的摩太陽報指出：很多愛國的美國人，對卡特政府的人權立場有了疑問。他說，卡特總統有意忽略今年的被奴役國家週。在時間過了一半（七月廿日），才簽署發佈被奴役國家週宣言。這還是衆議員麥克唐納債怒爭取的結果。這位美國公民認爲，卡特總統沒有支持被共黨奴役的人民爭取自由的願望，這表示他對人權問題沒有誠意。

這位美國公民還指出了一個頗爲令人驚訝的事實：今年七月十八日，美國國會衆議院度支委員會的貿易小組曾通過給予共黨獨裁國家羅馬尼亞最惠國待遇。而就在今年春天，這個共黨政權

曾經逮捕成千成百爭取自由的羅國人民，其中有一人曾逃到美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結果，美方反把這人交到羅馬尼亞當局手中。他問道：美國這種對待自由鬥士的方式，是否與卡特總統公開强調的人權立場相符合？

他在投書中指出，根據七月廿七日一期的「新聞評論」報導，古巴的奴工營中，至少有兩萬至三萬名政治犯，而美國却要尋求和卡斯楚改善貿易關係。他不了解美國爲什麼要幫助這樣一個壓制自己人民自由的政權。

這位人士認爲，類似的例子很多，如美國對中共、蘇俄、東德、古巴和羅馬尼亞這類共黨國家一付百般討好的樣子，美其名爲增加貿易，而對一些反共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中華民國等就大爲奚落。

當然，美國政府如果在人權立場上有良好的表現，他們的公民就會不遺餘力的加以維護，在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華盛頓郵報在七月廿二日的一篇社論中，批評卡特政府强調人權損害了和解，與美國家利益相違背。

共和黨籍衆議員芬維克就不以爲然。他說，美國對人權的堅强立場，已成爲政府政策的基礎，受到國內外的歡迎，這是美國人可以引以爲驕傲的政策，爲什麼有人要指責這種政策爲錯誤，

而布里茲涅夫堅持他們共黨的意識型態，就沒有受到批評。

專人主持其事

芬維克衆議員指出，布某雖支持和解，但他也保留了支持蘇俄意識型態的權利，保留了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利。後者即指蘇俄可隨時派坦克、軍隊到匈牙利或任何其他地方。芬維克覺得卡特總統有權作同樣的事。

目前，卡特總統爲了推行人權外交派有專人主持其事。今年四月出任助理國務卿的達理安女士便是在國務院主管人權與人道事務。她也是人權政策的主要設計人，在她手下有三十名工作人員，其中廿一人處理有關難民問題，二人處理戰犯和作戰失蹤人員的問題，處理人權問題的有七人。在白宮，人權問題是史派克曼女士職責的一部分，諸凡涉及到對外軍援、經濟援助或出售武器的事，都包括在人權問題之內。

仗義執言的美國會議員

在卡特派遣范錫赴平商討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時候，我們看見了我國朝野上下的奔走呼號，激昂慷慨，又看見了美國有很廣泛、也相當衆多的人民，支持中華民國，反對政府企圖出賣盟友的

不義行為。

我國海外同胞義憤塡膺，這是我們關切自身生死存亡的表現，也是我們份內的責任和義務。可是若就美國來講：他們不少人挺身出來講公道話，一面强調中美二國的傳統友誼，一面斥責中共殘暴集團的蔑視人權，弁髦人命。這便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這個自由主義瀰漫全美，親共份子滲透最高階層的時期。

由於過去在對美外交上所得的經驗太慘痛，我們每每不分青紅皂白或籠統的指美國當局背信食言，或概括的說美國人民見利忘義。這是有點不太公道的。即以爲最能代表民意的美國國會而言：我們只知道以前有「愚而自用」的曼斯菲爾特，現在有荒謬絕倫的愛德華甘廼迪，就以爲他們代表美國。我們雖常常聽見高華德主張公道，口誅筆伐大義凜然，但又以爲他衆醉獨醒，曲高和寡，好像在國會裏引不起顯著的共鳴，在社會上也發生不了甚麽作用，就是一向以「人權」高調爭取各方同情的卡特，也似乎對他不重視。

總統的權力和國會的制裁

我們並不否認民主黨籍的議員佔了上下兩院的大多數；民主黨的自由份子既不少，他們對白宮及國務院的影響力又極大。從雅爾達時代到現在，他們好像都是對我們很不友好的。事實上，

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察和論斷。

當然，近年歷史事實所表現，共和黨對我們同情的比較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過去諾蘭、周以德和現在高華德的力排邪說及伸張正義。可是，五六年前開始勾結毛共，後來又和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的就是共和黨的尼克森及季辛吉，早幾天，那個去年被迫下臺的，賓州共和黨參議員斯高特，還在繼續對我們大講落井下石的廢話。

相反的，像甘廼迪那樣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議員，在民主黨裏也不容易找出第二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斯柏克曼，不但親自訪問過臺灣，而且一再公開表示他支持中華民國。他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民主黨員。但是，由於報紙雜誌及大衆傳播多被自由份子所操縱，凡對我們表同情的言論都不採納，而和費正清、鮑大可等唱雙簧的甘廼迪，反成爲各方注意的「中國政策」推動人；一若卡特及范錫，都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

然而，參衆兩院的大多數議員絕對不是盲目跟着親共份子倒行逆施的。總統雖對外交政策有特殊的權衡，但在三權鼎立的制度下，國會仍有制裁總統的力量。以尼克森那麼陰險狡惡的人，最後亦不得不在國會彈劾聲中辭職。卡特及其謀臣策士，懍於前車之鑑，恐怕是不敢不對國會特別重視的。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努力

美東若干中國文教人士和美籍華裔名流，兩個多月前上書卡特，贊成他的「人權」主張及反對他的「正常化」政策。那封義正詞嚴的信雖被列入國會紀錄，但這班人總覺得美國親共逆流洶湧，一切正義呼聲都被淹沒，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美關係已有急轉直下的趨勢。他們縱和現實政治毫無關聯，然對此休戚相關的中美兩國却抱有一種「孤臣孽子」的心情，想要盡一點「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微力，以冀「挽回狂瀾」於萬一。

剛愎自用的卡特對外交無素養，對共產黨無認識，尤其對東亞歷史及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暴戾恣雎，一無所知，但又自作聰明，想在國際政治上玩弄手腕。他公開說共產主義不足畏懼，就反映出他的淺薄和美國前途的危機。我們對在艱苦奮鬥中的祖國，固有共赴國難的責任；就是對這已瀕赤色陷阱邊緣的美國，也有勸善規過，振聾發瞶的義務。因此，我們除對卡特進言外，又對既能代表民意，又可制裁總統的國會，痛切陳詞。

我們對那一百位參議員四百三十五位衆議員，每人寫一封信，不但不亢不卑的動之以情而且平心靜氣的說之理。我們舉出：美國與中共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制度互異。絕對沒有合作的可能，所謂上海公報亦無美國必予外交承認的規定。中共希望美國敵對蘇俄，想要促成美蘇大戰。但

美國並無所求於中共。美國沒有幫助中共扼殺臺灣獨立自由的理由。美國若與中共建交，既不能保證它對美國友善，不能防止它與蘇俄分而復合，更不能在戰略上有任何收穫。

在那封信裏，我們又說：美國爲太平洋强權。中美協防條約保全了西太平洋安全，如因中共要挾而廢止，必使臺灣立受軍事威脅，也會削弱日本的國防；在南越、高棉及寮國相繼喪失以後，自由世界決不能再讓又一國家淪陷。美國如不能信守它對自由中國的諾言，那麼它對亞洲國家及北約盟邦都會威信掃地；臺灣一千六百萬人民已很勤奮的建立了驚人的堅强經濟和安定社會，絕對不能接受中共那種暗無天日的專制獨裁。他們一向對美國的道德領導有信心，美國決不能讓他們失望。

我們在那封信的結論，特別强調一點。那就是中共所提對臺灣斷交、廢約、撤軍三款，美國如竟同意，那麼自由中國只有不顧一切的爲生存而奮鬥；萬一蘇俄乘虛侵犯臺灣海峽，不但無人可以阻止，而且可能也就是這樣引起這個地區的新戰爭。

美國如繼續維持中美關係的現狀，不必有何軍事行動，便可制止這個戰爭的發生，還可保持臺灣的獨立和自由。我們實在是爲事態危岌，而美國又正以人權和道義爲號召；故向兩院議員作此緊急呼籲，要求他們力阻政府向中共低頭，斷送中華民國的命運。

兩黨議員的同情和支持者

我們最初幾個書生，不過想對那被包圍的總統，寫一封信去警告；後來看見各方反應良好，又再寫一封「游說」議員的信。想不到，我們得了兩個收穫。一個是自動連署那二信的有八十多人，不是知名學人，便是社會賢達。有已年逾八旬的梁和鈞、謝扶雅二先生與耶魯及普林斯頓從事研究的年輕人，還有哥倫比亞及聖若望等校的名教授夏志清、薛光前、趙曾珏、張德光、全泰勛諸先生。老當益壯的魯滌平先生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另外一個收穫，就是我們致書國會議員，原只希望他們看了對我們的呼籲，得一印象，並不希望那些忙人回信。可是他們居然撥冗寫出許多情文並茂的回音。就黨籍言：民主黨多過共和黨。就聲望言：共和黨有做過副總統候選人的杜爾、有現任參院少數黨領袖的白克爾、有在南方影響力很大的塞蒙德參議員。他們一致同意我們的立場，堅決支持中華民國與中美協防條約。塞氏還附了他和十位參議員寫給范錫的信，叫他不可向中共屈服。

民主黨那位資望崇高而且做過詹森時代副總統的韓福瑞，也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他說：「我始終主張我國必須保持已有悠遠歷史的中美政治及經濟關係。我今後仍當繼續主張美國維持它和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其他民主黨議員雖多表示並不反對美國與中共談判，但都主張美

國不可變更它和中華民國的現行狀況。印地安那州的柏耶參議員就是這樣表示的。他們都說將來國會再談中國問題時，他們必將我們所提出的各點記在心裏。

高華德等那班「老友」的盛情，我們過去知道的很多。唯有以上所舉出那些議論，我們平日是不大容易聽見的。杜爾還語重心長的說「中華民國是亞太地區一切反共力量的極大鼓勵」。又說：「我們必須中共同意兩個中國的和平解決，並停止核彈試爆，才可和它談判」。塞蒙德說：「我始終是中華民國的友人。我贊佩中國人民為自由和獨立的努力」。他們多在回信中附寄他們在議場上支持中國的講演。伊利諾州衆議員克蘭曾聯合十四位衆議員，提出支持中華民國的特別動議。每人起立發言，指出卡特政權解決中國問題的危險趨勢，堅決拒絕中共的無理要求。他們很多信的末尾，都說「國會裏和你們同樣憂慮和持同樣見解的大有人在。你們有很多的朋友。」

國會的確有權威。卡特目前就有幾個難關不易在國會通過。他對中國問題懸崖勒馬，和范錫鎩羽而歸，不能不說是國會發生了制裁力量。我們不敢「貪天之功」，至多只在台灣民衆的怒吼聲中，「加油」「打氣」而已。我們的外交途徑已走不通。今後只有對國會和民間多做工作。如果有人指我們「游說」；這是光明正大的。以色列和西歐各國那一個不在美京游說，不過做的比南韓聰明一點。

可是國會權力雖大，但卡特左右的中國通，實為「心腹之患」。我們不要忘記國務院充滿了和卅年前范宣德、戴維斯、謝偉思一樣的人。他們是有歷史性和職業性的中國專家。我們千萬不可說「事過境遷」或「痛定思痛」；因為事沒有過、境沒有遷、痛更沒有定。

高華德促政府貫徹人權主張

華盛頓中美文化協會主席卡爾提出警告說，美國如依北平的條件承認中共，不但會傷害到中華民國的人民，而且會損害美國作為一個可靠盟友的可信性。

卡爾在致協會會員的一封信中說：「我不能明瞭，為什麼一個誓言將促進人權的國家會考慮此種建議。」

他並且指出，此一舉動還會對美國作為為全人類尋求人權及根本自由的領袖的身分大有損害。

身為前世界教師組織同盟主席的這位資深教育家，力促協會會員以寫信給卡特總統及國務卿范錫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這件事的意見。

中美文化協會是華盛頓的一個非營利、非黨派組織，致力於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及文

化交流。

美國參議員高華德昨天說，鑑於卡特政府正準備以中華民國爲犧牲而追求與中共關係完全正常化的目標，顯示卡特總統一再信誓旦旦支持人權的說法，「不過是空洞的言談而毫無實質可言。」

這位亞利桑那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在參院發言說，卡特政府的一再聲言支持推展人權的主張，使得生活在臺灣的中國民衆發現最近宣布卡特政府追求與中共「完全關係正常化」目標的聲明和談話顯然矛盾百出。

高華德參議員說：「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政府曾經像中共那樣犯下這樣滔天的罪行。而以我國最可靠的盟國之一——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爲犧牲，以使中共的罪行合法化的想法，將揭露我們外交政策所強調的道德只不過空洞的言談而毫無實質可言。」

高華德參議員要求把臺北英文中國郵報的一篇社論列入國會紀錄。這篇列入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國會紀錄的社論爲該報七月二日刊出的題爲「美國國務卿范錫的演說」的一篇。社論曾對道德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間的矛盾加以精闢分析。

美國衆議員佛雷頃促請注意一位選民所作的一項報告。報告中警告美國勿背離亞洲盟邦。

這項報告已應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衆議員佛雷的要求，列入國會紀錄。報告中並警告說，中共和蘇俄目前只是在利用美國的實力，以改善它們各自在亞洲的地位。由已退休美國海軍軍官哈恩所撰寫的報告中說：「一旦美國對於它們的目的不再有用時，其中一方或兩方面都將背離美國。」

最近曾花費五十四天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訪問的哈恩，在報告中說，美軍部隊在最近的將來撤離韓國和臺灣以後，必將使軍事和心理情勢轉而對中共、北韓及蘇俄有利。

他辯稱，美國在東亞若無強有力的防衞態勢，則可能使敵方要挾要使用核子武器的威脅，在不太遠的將來，成爲對美國的一大嚴重問題。

哈恩在報告中促請注意亞洲人民對於現行美國政策所表示的關切。他說：「來自新加坡、泰國、香港、中華民國、韓國和日本等不同經濟社會的人曾一再問道：何以美國總是傷害她的友人而幫助這些國家的敵人？何以我們就應該自我犧牲，而幫助美國與共黨和解？「我們以自己所選擇的生活體制來生存下去的人權又如何呢？」

霍浦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魯瓦克，頃對美國與中共勾結起來對抗蘇俄一事的危險性提出警告。

他說，蘇俄的反應可能是支持北韓對韓國發動攻擊。

他指出，這將造成一種情勢，使中共將發現自己被迫與莫斯科爭相支持北韓進犯韓國，因而挫敗美國欲與北平政權合作的行動。

魯瓦克昨天在紐約時報所刊登的一篇有關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文章中，表示上述看法。

魯瓦克說，如果爆發新的韓戰，則不論戰爭結果如何，美國與北平間的合作將不可能支撐過這段緊張期間。

公道證在人心

夏威夷火奴魯魯市的「明星公報」(Honolulu Star—Bulletin)，是這一羣島州中歷史僅次於「廣告人報」(Honolulu Advertiser 的第二大報。銷數則在伯仲之間。只是前者是晚報，後者是日報。所以，如說整個夏威夷州是這兩份報紙晨晚均分的天下，也未始不可。

但這兩份英文報紙在對華態度上却時有差異。這是在夏威夷住得稍久的「華人」，都可以感覺得出來的。「廣告人報」比較持中，沒有顯然的色彩。對中華民國與臺灣海峽另一岸的消息與意見，時可看到在地位與篇幅上不分軒輊。社論也比較平正；以純美人的利害與價值標準出發的

時間佔大多數。「明星公報」則時有偏向中共的態度。

不過，如說什麼常見的「左傾」，也是容易錯誤的。大多數美國的報紙，共同的缺點是「左傾」：即以爭取報份與廣告獲得利潤爲第一義；政治色彩，特別是爲了外國人的事體而起的政治色彩，是不會太鮮明的。美國社會在杜威哲學與競逐現實安樂的風氣之下，開國時那種理想主義與熱情，在近代已經逐漸沉落。像威爾遜那種書呆子的執着，以及戰後擔任「傳道國」把「美國主義」帶進聯合國已漸將失其「薪傳」了。虎頭蛇尾的韓戰是這種「沒落」顯明的開端。那以後，美國在國際間大多是在扮演着一個丑角。不尷不尬，不上不下，欲奮欲止，進退維谷！一個領導自由世界的國家都如此這般徬徨失道，這世界焉得不有許多國家與人民在其中受害?!而美國無理想無原則「利潤導向」的大衆媒介，卻是始作俑者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火奴魯魯市「明星公報」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篇社論，就如空谷足音。第一、是因它一向的態度如彼。而這篇社論卻很公正，連在美國各報刊中都不常見，因而就予人一份特殊而突出的感覺。第二、是從這篇社論的基本精神中，可以重行體味到當今美國朝野最需要的某些素質也不曾完全湮沒。第三、是它詰難了政治對人物人民幸福與人權的眞誠。而最爲特殊的一點，是這篇社論剛好刊出於夏威夷的七月七日（經過國際換日線之後，實際上已是臺北

、香港的七月八日）。當天早上「廣告人報」已在第一版頭題，以橫貫全頁的大標題，報導了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駕米格十九軍機一架，飛到臺灣向中華民國投誠的消息。「明星公報」本身，在當天下午，也用了環球版雙頭題之一的地位，作了更詳細的報導。這一不常見的社論在同一天出現。它強調中華民國一千六百萬人民應享的人權與自由。而范園焱一到臺灣正是嚴厲譴責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統治下的毫無人權可言。社論中又特別指出中共口口聲聲要所謂「解放臺灣包括；「使用武力在內。」而這卻不是美國卡特總統要促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希望。這篇題為「美國有義務關切臺灣」的社論沒有直接譴責中共統治下沒有人權，卻堅決支持臺灣地區的自由人民不落入暴政。含義很清。特將全文譯介如下。

「在人權的旗幟下邁進，卡特總統可能會發現他全面外交承認中共的道路，碰到臺灣就行不通了。」

「任何正在辯衛人權的領袖，如何能背棄享有獨立、繁榮、實質個人自由與高度民主的一千六百萬人民？」

「然而，『人民共和國』對范錫國務卿上週所說要承認北平的話的反應中，卻已開出價錢：

「美國全面放棄臺灣。」

「北平政府的官員在本週末說，他們堅持美國將其軍隊從臺灣撤走，廢棄與臺灣的共同安全條約，並且撤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

「臺灣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應僅是和平手段。假如在我們若干加強措施的支持下能有堪信的保證，這一切自可設法進行。可是，北平官員却進一步說：他們如何『解放』臺灣，全是他們底事；且不排除使用武力。」

「美國當前的對華外交政策，是把中華民國政府當作正統的中國政府。這種尷尬，美國或可做許多事來加以校正。」

「兩位總統訪問北平，已顯示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裝的現實——一個神話。」

「不過，中華民國在我們的幫助下，在臺灣島上業已近三十年。而我們現在之不能把這一千六百萬人民置之不顧，正如我們不能把以色列的三百萬人民置之不顧。以色列人民生存至今，亦有賴於我們的支持。」

「我們或許可以實際撤銷我們的承認，而把在臺灣的外交代表改爲商務代表。這是所謂『日本模式』；而且對日本有效。」

「不過，我們的承諾更深。我們也是臺灣地區的軍事保證人；我們不能一走了之。」

「假如我們由臺灣地區撤出部隊，必須清清楚楚的是：我們仍然是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保證人。否則，我們的人權保識將不値一文！」

「即使我們首要的亞洲盟國日本，也至低限度會支持這一點。否則，它底南翼，將受到臺灣島上野心勃勃的中共軍隊的威脅了。」

「假如中共需要與美國的全面外交關係，它將發現大多數美國人盼予建立。不過，如將臺灣地區一千六百萬人置於喪失他們的人權、生計和生命的危險之中，則這代價却太大了。」

這篇社論裏，有不少詞句是擲地有聲的，也是近年美國言論界不易多見的。像「任何正在辯衛人權的領袖，如何能背棄享有獨立、繁榮、實質個人自由與高度民主的一千六百萬人民？」就是從尼克森上台以來所少見的，眞僞是非涇渭分明的話。在政治權謀的巧言霧辭之中和淆亂黑白的中共統戰宣傳之下，不聞久矣。而這一次，却恰好由像「明星公報」這樣的報紙發出，眞是有如暮鼓晨鐘！這也可以見得：眞假是非雖然可以用噪聒和侵略式的宣傳一時加以掩蓋，但它還是不滅的；還是不能用虛僞從人心上抹去和替代的。但筆者奉勸國內外的同胞，却別再迷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話。「公道」是社會價值，例須經由社會的適當過程才能形成，永遠不可能「自在」的。如果不是過去這些年來，臺灣地區「獨立、繁榮、實質個人自由與高度民主」的事實眞相

，也能穿過重重障礙與污染，多多少少進入了「人心」，則今天不會有人爲自由中國人底前途與命運仗義執言，殆可斷言。這是「公道證在人心」！確切眞相的提供，遇到了正確的社會價値觀念，我們才會看到「主持公道」。迷信「公道自在人心」而作爲不足，已經誤了我們多年。甚至目前在海外享有國家俸祿者，還有人以「龜縮哲學」在處理我們的「國際溝通」；認爲國家社會受人污衊時，最好是不要去理會，甚至怕「引起反感」，眞是要愧對一千六百萬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把他們養活了。希望政府與有關機構積極清除海外少數苟偸自私的敗類。

「明星公報」這篇社論的一個缺陷，是只注意到臺灣地區人民的人權保障，而忽略了這一千六百萬人的「獨立、繁榮、自由與民主」還進一步是中國大陸上八億人民人權的希望。范園焱義士苦心籌謀了八年而立志東飛，冒生命危險投奔中華民國，正好說明了一切。「明星公報」却有所保留，不過已經十分難得了。

美國學者透視共匪面臨的難題

在全美政治學協會年會閉幕後不久，美聯社自北平發出了報導說，鄧小平在接見美聯社一個訪問團時，曾透露幾點有關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消息。在華府看來，鄧某的說詞眞眞假假，很難捉

摸，國務院對它也並不怎麼重視，只有老話一句：按照「上海公報」行事。

一項學術集會

全美政治學協會第七十三屆年會看起來和鄧某的談話毫無關聯，實際上有些蛛絲馬跡耐人尋味。部分美國學者專家，是根據他們的觀察和研究，揭露了一些中共的眞相。

這個協會是本月一日至四日在華府的希爾頓大飯店召開年會，參加人員在二千人以上。討論的問題很多，其中至少有兩次分組集會是探討了中共「政權」的問題，一次是本月一日的午餐會，另一次爲四日上午的圓桌會議。

先說一日的午餐會。

這個午餐會是由「共黨問題研究組」所主持。「研究組」是個獨立團體，並不隸屬於政治學協會。午餐原訂八桌，每桌八人，後來人數增加，加開兩席。午餐會是半公開性質，事先也很少人知道國家安全會議助理奧格森柏會在這個午餐會中講話。

奧氏以前是密西根大學教授，他在國家安全會議中的主要任務便是負責「中國問題」。他曾於上個月隨同范錫國務卿一起訪問北平。范錫和中共頭目的會談，他都曾參加。

據參與午餐會的一位美國人士透露，奧格森柏這次的談話，大致上可分三部分，即卡特政府

有關中國政策的制作程序，中共所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在中國大陸的訪問中所獲得的一些印象。

政策制作程序

這位人士轉述奧格森柏的話說，「PRM 二十四」（即「總統政策檢討備忘錄廿四號」）是花了約三個月時間才擬定完成。其中對中共的關係，包括解決所謂「臺灣問題」在內，一共列舉了十個方案，供總統採擇實施。

決定這些方案的有四個主要單位，即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國務院及國家安全會議。大體上對重要的外交問題，都是由這些單位來會商。例如范錫國務卿六月廿九日的亞洲外交政策演說，范錫的中國大陸訪問，都要經過這種程序。

目前，卡特總統是上午聽取國家安全會議助理布里辛斯基的簡報，下午或晚上，是由國務卿或國務院的高級官員簡報外交政策。中央情報局每週也有一次向總統簡報的機會。

這也就是說，卡特總統不想被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單位所包圍，他有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據奧格森柏的說法，直到目前為止，卡特總統還沒有就「中國政策」作下決定。卡特總統在看完「PRM 廿四」之後說了一句話，就是要范錫去北平試探一下。奧氏在談話中沒有說明十個方案的內容。他說，卡特政府中有十位官員是負責擬定中國政策的人，但他也沒有透露是那些人

。

七個嚴重問題

在分析中共所面臨的困難問題時，奧氏曾提出七點：

一、農業上的問題。也就是中共農業上的增產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二、青年問題。據他了解，中共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年是在農村地區。中共的青年下放政策宣稱過兩年之後就可以調回城市，事實上，他們沒有做到。很多青年失業，父母親希望子女就學的願望也難以達成。

三、大陸人民對消費品的慾望日益上昇，城市中的人要求獲得脚踏車、手錶、較好的衣服和食物。爲了應付此種需要，中共也無法增產更多這一類的產品；同時，城市與農村的生活水準相差懸殊。

四、工業經營不善，普遍沒有效率。如採礦、交通都有這種瓶頸。此外，在中共那種制度下的工業計劃，也很難發生效率。

五、科學技術的問題。由於「文革」的動亂，使中共的科技至少落後一代。這種落後情形，使中共沒有能力吸收國外的科學技術。在其內部，亦難以建立其本身的科學技術。

六、軍事上的問題也特別嚴重。中共的「陸海空三軍」，無論在傳統武力或戰略武器上，都需要現代化。而中共又無力齊頭並進。

七、對外貿易問題。中共最需要進口的是技術。但它至少有兩大困難，一是沒有資金，中共一連三年都沒有經濟上的收益；其次是上述的沒有能力吸收科技。因此對外貿易很難開展。

范錫訪匪之行

奧氏的這次談話很少涉及他和范錫訪問中共的實際問題。他只是說曾和中共人員談到全球性的問題、雙方的平行戰略利益，根本沒有提「正常化」。有人問他：中共一再揚言美俄大戰爲不可避免，這次中共頭目有沒有提及此事？他的回答是沒有。還有人問他，毛澤東有沒有被鞭屍的可能？他的回答也不肯定。

四日上午的圓桌會議，是一種公開的討論，題目是「毛死後的中國」，主持人爲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鮑大可，由史丹福大學的哈定主講「中共的政治」，賓州州立大學的張旭成主講「中共的軍事」，蘭德公司的所羅門主講「中共的外交」，奧格森柏主講「中共的經濟問題」。

匪僞政權不穩

綜合這幾位學者的看法，在毛死後的一年，中共「政權」仍不算一個穩定的東西，經濟問題

不能突破，領導階層繼續有權力鬥爭，軍人不甘於被利用爲政治鬥爭的工具，所謂「繼承」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

奥格森柏在這次討論中，除了繼續發揮他在一日午餐會中的七個觀點之外，曾就中共「政權」的「繼承」問題作了說明。他說，中共的「繼承」問題要從三方面來看。首先，就正式地位的繼承，說來是已經完成了，因爲華某接替了老毛的「主席」位置。其次，就權力的「繼承」及所扮演的角色來說，這個問題還沒有完成；也就是說，華某尚未取得以前老毛所掌握的權力。第三，思想和觀念的「繼承」也還沒有完成。

張旭成教授說：不能以華某現在的表面現象就認爲中共的「繼承」問題已經解決了。他說，華國鋒應該是代表「文革」中起來的一派，鄧小平一幫人是被整肅過的，他們有不同的權力基礎，彼此之間的鬥爭是免不了的。現在的中共領導階層，是靠葉劍英擔任一種權力平衡的角色。但葉某太老了，他一死問題就更大了。汪東興爲秘密警察的頭目，他可能一時支持華國鋒，也有可能與其他中共頭目結合與華某對抗，因此，中共高級頭目之間的權力鬥爭會繼續下去。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刊出一篇分析性專文說，儘管卡特政府正追求與中共拉緊關係的政策，然而一旦莫斯科不再構成威脅時，北平是否仍和華盛頓接近，實屬疑問。

這份銷路廣大的周刊，在八月廿九日一期中刊出這篇專文指出：假如蘇俄對中共的軍事威脅減輕，或是對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決心的可信賴性減弱，則共產中國是否還會繼續與資本主義的美國繼續維持密切關係，將大成問題。

尤有進者，該刊說，目前在北平掌權的一班人，是否能維持三年到五年，誰也不敢逆料。該刊問道：「他們的後繼者還會信任美國和不信任莫斯科嗎？」

這篇佔一整頁，題為「范錫的目的：為『一個中國』的解決方案而奔波」的專文，對美國與中共作了簡要的對比。

文章又說：「中國（共）屬於共產分子，根本不尊重人權。」中共軍事效力，受到其陳舊窳劣的武器和落後的運輸能力的妨害。其工業至少比美國落後廿五年，而其經濟需要養活九億人口，形成不勝負荷之勢。

分析又說，相形之下，美國為一個為促進全世界人權而奮鬥的民主國家。她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海、空軍大國，三軍皆配備有核子武器。美國的經濟，主要以消費者為對象，為二億一千五百

萬美國人提供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

文章警告說，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實不應一心以爲一旦與中共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中共將會發展成爲一個重要的貿易伙伴。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說：「北平將作選擇性的採購。」該刊又說：「不過中國（大陸）人將繼續過刻苦的生活，換言之，不可能進口太多的消費物品。」

這篇分析性專文又說，正在北平訪問的國務卿范錫，企圖試探中共是否準備作某種安排，應允美國承認北平而又不背棄臺灣。

文章指出，以背棄臺灣爲代價而與中共締造的新關係，將引起國會山莊和橫掃全國的批評風暴。

文章結論說：「以如此代價與北平建立的關係，勢將使美國的盟友對美國所作的承諾的價值大感疑問。」

這篇分析性專文，是由該刊國際新聞執行編輯馬丁執筆。

中美人士集會白宮廣場

大約有一千一百多名熱愛中華民國的中美人士，今天下午二時至四時，在白宮前廣場拉法葉公園舉行羣衆大會，反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侵犯到中華民國一千六百萬人民的權益。

參加這次羣衆大會的中美人士來自全美各地，包括來自西部舊金山、南部休士頓、北部明尼蘇達州及紐約、華盛頓附近的學人、留學生、華僑同胞、工廠工人、美國商人等。會中並有六人擔任演講，他們是：美利堅大學教授林邁可、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余日焜、雷震遠神父、印第安那聖母大學歷史學教授邵玉銘、臺灣同鄉福利會代表莊懷義、反共愛國聯盟負責人劉志同。

這次大會呼籲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注意三點：

①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不能阻止蘇俄與中共對自由世界侵略的野心。

②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如侵犯到中華民國一千六百萬人民的權益，就是違背了愛好自由民主的美國與中國人民的意願。

③中華民國與美國有傳統的良好友誼，是條約的盟友；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是中國人民尋求基本人權的信證。

大陸逃港難胞爲反對美國卡特政府與中共「建交」，今天湧向香港美國領事館示威，並遞送抗議書，忠告卡特總統，切莫與匪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

今天上午有七十多名大陸逃港難胞代表，高擧青天白日國旗與巨幅標語，上面寫着：「籲請美國堅守條約」、「堅決反對美國與中共建交」、支持大陸人民反共抗暴」，「支持大陸同胞爭取自由」。難胞代表是由美領事舘高級職員接見，收下抗議信函後，並答應將其轉交給卡特總統。

抗議信中表示：美國與任何國家建立邦交都與我們無關，惟與中共僞政權——它是奴役中國八億人民的殘暴集團，我們本着與大陸同胞血肉相連的關係，不能視若無睹，致使中國大陸同胞加深痛苦。

信函中強烈表示：他們是中共極權迫害下逃出來的，對僞政權的罪惡瞭如指掌，他們更是中共摧殘人權的證人。

抗議書最後提出懇切的忠告說，假如一旦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中共便可肆無忌憚，長驅直入的對美國展開顚覆與滲透，不可不愼。

英泰晤士報析論

以下摘錄英國報紙今天對美國與中共問題的析論：

保守的「每日電訊報」的社論說：

「美國國務卿范錫前往中國大陸的訪問，在數方面引起疑問。有些人懷疑他可能付出太多，而獲得太少。另外有些人恐怕他的訪問……只會更增加國會中的保守派對卡特總統的巴拿馬運河條約的反對。」

獨立的「泰晤士報」的社論說：

「對卡特總統來說，在臺灣問題上滿足中共的要求，將引起美國強有力的國內民意反對，滋擾早已不快的日本，及使卡特總統在目前因韓國問題而受到的困難外，再加上臺灣問題。各項跡象顯示，他並不能預期任何收獲能抵消各項冒險。

「從華盛頓的世界觀看來，毫無疑問的，莫斯科以其軍事力量，在歐洲的態勢，以及在中東和非洲的介入，是一個遠較北平重要的勢力……和中共改善關係，無法產生影響，使上述各項問題得以改變……

「美國不會作爲中共武器供應的來源，因這將引起蘇俄的最大疑慮，並使美國和蘇俄的關係大受損害……美國人也不曉得，他們現在和中共建立密切關係，對他們的世界利益是否有眞正的收穫。」

「中共方面也必需考慮他們在世界均衡中的角色，不管他們本身的利益是如何迫切。」

在國務卿范錫首途北平之時，駐華盛頓的一位美國記者透露說，范錫是屬於政府內外認爲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並非急務的一個重要團體中的一員。

安特維爾在今天紐約每日新聞的一篇文章說，這羣人士中，還包括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卡特總統本人很可能也是其中一位。

安特維爾說，在范錫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之前，有關與北平進行「關係正常化」的緊急性的辯論中，主張爲緊急的人，除了參議員愛德華甘廼廸外，大都是像費正清及鮑大可等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以及現在在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重要次階層職務的他們以前的同僚及學生。

他說，在另外一方面的，是像前國務卿季辛吉及最近曾到中國大陸作私人訪問的前國務次卿席斯科等的非專家們。據一般相信，還包括范錫、布里辛斯基，甚至可能卡特在內的這羣人士認爲，全面「關係正常化」，是一個重要的目的，但却不是最高優先，也不是具有急迫性的事。但這兩羣人士都認爲，美國必須繼續維持與臺灣的非正式經濟及防衛關係。

巴爾的摩太陽報今天的社論呼籲，華盛頓不應與北平進行「關係正常化」，除非中華民國的

安全及一千七百萬人民的福祉受到保護。

該報在標題為「范錫前往中國大陸」的社論中說，邁向「正式關係」的擔子，應「平均落在」雙方。

社論中指出：「很常見的一種趨勢，就是只期望這個國家採取新的主動，而中共的特色，則好似永遠需待懇求才行動。

數千美國人在報上刊出公開信

由三千五百名美國人簽名的一封公開信，今天刊載在紐約時報上，要求卡特總統繼續履行對中華民國的承諾，維持兩國的外交關係。他們說，他們深信，臺灣的自由與安定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這封公開信今天以一整頁廣告方式，刊在紐約時報E組第十八頁上，E組是「時報的一週回顧」，其中包括了社論與專欄。

廣告是由美國關心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特別委員會簽署，該會總部註明為新澤西州邦普頓普蘭斯。簽署這封公開信的，包括全美五十州各階層人士，由於篇幅限制，只登了二千二百人的名字。

下面是致卡特總統公開信全文：

總統先生：

正當國務卿范錫積極準備其北平之行的時候，我們每一行業和每一種族的美國人都極度期待范錫此行能對美國本身有所裨益。

我們首先必須表明的是，我們雖然並不反對與中共推進關係正常化，但我們強烈籲請您繼續維持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連繫。

近三十年來，臺灣一直是美國的忠實盟友。（編者按：美國於民國二年四月八日承認中華民國，正式建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三日簽署。）成千來自臺灣的移民已經成功地併入美國社會熔爲一體，在科學、工商、文教、其他專門行業，和社區生活上有著相當可觀的貢獻。每年到臺灣觀光或作商業和教育考察的美國人也都在二十萬以上。

臺灣一千六百多萬人民決心不接受共黨的生活方式。他們所發展的一套自由企業制度，與我們美國的極爲相似。如您所知道的，他們對自由世界經濟和安定繁榮也貢獻了一份力量，臺灣去年一年與美國的貿易額就達到四十八億美元。

您在競選期間已經保證過，美國將會繼續信守對臺灣人民的安全、自由與獨立的承諾，我們

為此而讚揚你。我們支持美國民衆的多數意見，即美國不應由於急於與北平建交而背棄中華民國，一如最近的民意測驗所顯示的。

我們深信臺灣的自由與和平是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的，我們的對華政策應以此一信念為指針。

美國關心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特別委員會敬上。

七、爭取美國人民的更大支持

美國國務卿范錫往訪匪區前後的一段時間，美國人民、輿論、民意調查，以及很多州、市議會與國會參、衆議員，都反對美國背棄我國及對我國之條約承諾，而與匪幫建立外交關係。卡特政府面對美國民意的反對，所以在范錫赴匪區之前，規定其任務爲試探性會談，而在范錫返美之後，卡特總統對記者談話，更表示要愼重考慮美國的最佳利益與民意以及台灣的安全問題，不會孟浪從事。同時，范錫返美之後，也打破了自季辛吉以來，拒不與我駐美大使晤談的冷漠態度，於上週主動邀晤沈劍虹大使。這顯示卡特政府對於調整美、匪關係的態度，已由操切輕率轉爲冷靜穩重。

不過，目前的情況雖然稍趨穩定；但我們對於中、美關係與美、匪關係的未來可能變化，仍須保持高度警覺，尤須把握這個關鍵時刻，積極加強中、美的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關係，爭取美國人民的更大支持；千萬不可以爲政治風暴已經過去，局勢暫時穩定，便鬆弛下來。事實上，范錫訪匪的風暴雖已過去，但各種勢力的衝擊，不但並未減退，而且更趨激烈，暗流洶湧，

隨時可能造成更爲險惡的情勢出來；而我們最應提高警覺的一個基本情勢，就是美國政府尙未改變美、匪關係正常化的政策路線。這個錯誤的政策路線一天沒有改變，中美關係的隱憂與危機，便一天不能解除。

范錫訪匪返美之後，匪幫頭目看到美國民意與輿論，反對卡特政府屈從匪幫，於是鄧匪小平便使出其混身解數，一再發表談話，攻擊卡特政府已使美、匪關係倒退，並製造謊言，誣指福特總統對匪曾作承諾；同時，高喊美、俄大戰不可避免，對美國進行其打擊、分化與恐嚇，壓迫卡特政府。我們可以預料，今後匪幫頭目必將繼續運用其打擊、分化與恐嚇的手段，加强對美國的欺騙宣傳與統戰。最近，匪幫正大批邀請美國的政要與新聞界領袖往訪匪區，並稱在美匪未建交之前，不許美國報紙通訊社在匪區設置機構，公開對美國新聞界進行敲詐。匪幫在美國已佈建規模龐大的游說組織，分支機構遍及全美。匪幫爲了宣傳與統戰，向來不惜大把花錢，所以美國的所謂專家學人，在匪幫的欺騙與利誘之下，已有不少人入其彀中，甚至匪幫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美國政府的決策階層。現在匪幫正在積極加強對美國的游說、統戰與滲透工作，我們千萬不可低估匪幫這些工作對美國的影響。

再就美國情況來看，雖然大多數美國人民反對美國政府改變中、美現存關係，反對美國政府

背棄忠實盟友，廢棄協防條約；但是，他們還沒有認清美、匪關係正常化政策的錯誤和危險，所以並不反對美、匪建交，這對我們仍然是很不利的情勢。美國國會（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即將舉行一連串的聽證會，討論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這一連串聽證會將獲致何種結論，我們無法預料，但對美國政府、社會與國會議員，都可能發生很大影響。范錫訪匪之後，國務院已運用簡報方式，向國會進行游說，今後美國政府會不會運用各種方式與方法，對國會繼續進行游說工作，以影響參衆議員的態度，也是我們所應重視的問題。美國雖崇尚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對大衆傳播機構，不能干涉限制；但過去有很多事例顯示，政府仍可運用各種關係，影響輿論的態度。美國新聞機構的老闆，對新聞言論方針，具有決定權力，而那些老闆與政治權力，都有密切關係。唯其如此，所以大衆傳播機構對其政府政策所持的態度，有時也會受到政治影響，忽然發生改變。

因此，我們不可以爲，現在美國輿論對於我們的支持，不會發生改變。我們說明這些情況與隱憂，絕非危言聳聽。因此，現在我們對於如何加強美國人民與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與匪幫情況的正確了解，尤其是對美匪關係正常化政策的錯誤危險，如何增進美國人民的認識；必須通盤檢討，長期計劃，密切配合，積極行動。今天從事宣傳外交作戰，必須打破本位主義，革除被動的

應付惡習，突破不合時宜的常規慣例，採用非常的步驟與做法，像軍事作戰一樣，爭取主動，掌握機先，動員所有的力量，拚命打勝這一場外交戰。

透過美國的輿論爭公道

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副刊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公道證在人心」，副題是「評介夏威夷『明星公報』的一篇社論」。文內除譯介火奴魯魯「明星公報」本年七月七日社論全文外，並同時說明了「明星公報」和另家日報「廣告人報」的立場，客觀的論述了「公道證在人心」的道理，勉勵大家要積極努力協助美國的大衆媒介瞭解事實，盼他們能為我們主持公道。

在當前我們對中美盟誼需要直接籲請美國公衆民意來共同維護的情況下，陳原先生這篇文章的意義與重要性，實在比「明星公報」的那篇社論更大。由於近年在夏威夷住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不但每天細讀日晚兩報，且有機會與兩報人士交往，就不自禁的想來續貂一番，或有助於以一個地區的大衆媒介的眞象，反映到美國的一般輿論情況，使我們更相信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新聞傳播界是不可能沒有公道的。西洋有兩句常聽到的話，「遲總比永遠不做好」和「從來不會太遲的」，今天我們朋友爭「公道」，如果也能透過他們的輿論界。應該仍是大有可為。

檀香山地區，除了鄰島的地方性小報紙，一般居民所必讀的報紙，不是日報「廣告人報」就是晚報「明星公報」。由於兩家報紙分別轉載紐約時報和其他美國本土各大城市大報的文字，夏威夷州的美國人民另讀價格昂貴航郵美大陸來報的，就很少了。同時，夏威夷的知識分子也極少忽視兩家日晚報的言論版的。所以，講到輿論，不論是「明星公報」或「廣告人報」，也不論是社評、專欄、漫畫、大衆論壇，或讀者投書，兩家日晚報的影響力可說是旗鼓相當，都是夏威夷州的權威傳播媒介。既然如此，兩報對任何人在檀香山爭求公道，自是同等重要，我們當然不可能因某報「左傾」一語而鬆懈努力。

評估一家報紙的立場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既不可用「斷代」方式祇看一時，也不能以過分簡單的辦法戴個甚麼傾的帽子就算了事。要瞭解一家報紙的立場的形成，需要看那家報紙的歷史背景和現狀，更要看那家報紙的人事情況——包括老闆和夥計。

先看陳原先生說的，對華態度「比較持中」的「廣告人報」吧。這是夏威夷歷史最久的報紙，老闆是夏威夷的世家，退格——司密斯（Twigg—Smith）家族，夥計們是一批優秀的職業新聞工作者，由總編兼總主筆喬治•賈波林（George Chaplin）和編輯主任巴克•巴克瓦（Buck Buchwach）率領，數十年如一日的，為辦個好報紙以盡報人本分的理想認真工作。以我

國報紙來比，他們辦「廣告人報」頗似當年成舍我先生辦世界日報。賈波林曾擔任美國編輯人協會的副會長，曾與編協訪問團去過中國大陸，但並沒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立場。至於巴克瓦，矮壯的身材，沒褶的衣服，見人總是笑咪咪的，他從不以歪曲的標題處理任何新聞。

至於「明星公報」就不是這麼單純了，在一九七四年美聯社（AP）買下這家報紙以前，有好幾年，這家原本相當保守的報紙竟成爲市儈的商品，兼爲政治野心者的皮球。「明星公報」前編輯主任豪霸，鄧肯（Hodart Duncan）曾帶了老婆孩子接受中共的招待遨遊中國大陸，回檀香山後公然以匪共的走狗姿態出現，接待匪共訪問團體，展覽匪區風光照片；以歪曲標題手法處理有關中國的新聞，和長篇累日撰刊爲匪共宣傳的文章，猶其餘事。鄧肯在新聞版張牙舞爪，自難怪有一相當長的時期予人以「明星公報」左傾的印象。幸好，美聯社的新東家終於決心提高報格，一九七五年將報館人事大加整頓，今天的「明星公報」已經不是豪霸，鄧肯的天下了。

不過，「明星公報」的言論版，却是從來不受新聞版左右的。不管新聞版如何歪，如何妄，巴德•斯邁瑟（Bud—A.A. smyther）眞是堅守民主陣營，他被剝奪總編輯的職權，却一直保持總主筆的地位。巴德和他的太太多年來志願擔任東西中心的東主家庭（Host Family），和我國去的研究生員熱誠交往，和愛國僑界的關係也很良好。陳原先生介紹的七月七日社論題目正

譯應為：「美國對臺灣有義務」，簡單明瞭，實事直說，毫無保留，我好像看到巴德那雙銳利的眼睛又亮了起來。臺北聯合報記者鍾榮吉先生七月二十六日的專欄裏也與陳原先生一樣提到檀香山某報不能算作「左傾」，足見我們也是給人家一個「公道」。

夏威夷「明星公報」的七七社論，表現了美國一個州的重要地方報紙仍主持公道。這篇略說「明星公報」和「廣告人報」情況背景的短文，旨在解釋兩報何以能主持公道。大多數新聞工作者矻矻努力充任各方面相互瞭解的媒介，却一例的不顧及讀者是否瞭解他們。這種頗帶諷刺性的現象，其成因端在二項事實，那就是在民主自由社會中，新聞界天然有一種自淸作用，能够汰除虛妄放肆缺乏理想的墮落者。優秀的職業報人必然懔於他神聖的責任。十八世紀中葉倫敦泰晤士報的名評論家亨利．芮夫（Henry Reeve）說得好：

「報人們所應負的責任，與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成正比。沒有再比道德的責任更嚴肅的了。」

我們不但要使美國的新聞傳播界知道他們對一千六百萬在臺灣的自由中國人的道德責任，更要使他們認識這也是對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國人的道德責任。透過並未完全失去公道的擔當大衆媒介的第四階級，自由的美國社會民衆就可以嚇阻「任何正在辯衛人權的領袖」，教他們不去受敵人的詐騙，以免作出損傷盟友不利自己的骯髒齷齪勾當。

我大學教授在紐約時報刊出公開信

紐約時報今天刊出一封由五十二位中華民國大學教授，聯名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

這封由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與清華大學教授寫給美國人民的公開信，促請他們轉告美國政府，繼續維持中美外交關係，及繼續維持對臺灣協防條約的重要性。

這封公開信的全文如下：

各界美國人士：

我們是一羣中國教授，任教於臺灣的幾所大學。我們之間大多數都在美國唸過書、教過書，或做過研究。在你們的國務卿范錫先生訪問中國大陸的前夕，我們願想提供幾個簡單的事實，供各位參考。

請看看民主與極權的對照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以民主原則爲立國之本，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則是一個極權政體。身爲中國的自由而獨立的知識分子，我們置身於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行列中。在這項努力中，我們發現臺灣爲中國人推行民主自由最有希望的一個地區。中國大陸則是極權的，任

何推展民主自由的努力，無論在原則上，在實踐上，都不可能。我們深愛已經獲得的自由，我們決心繼續保護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的民主體制。我們將盡一切力量保衛臺灣，使臺灣繼續生存在自由裏，使她不受中共的任何形式的侵襲。

經濟方面，臺灣經已獲得重大的成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有更大的經濟收穫。這一切都是因爲我們實施自由經濟政策，刺激了個人的企業精神，同時又密切注意一般人民的福祉。於是，臺灣全島一千六百萬人口，都過着有成果有建設性的生活：富裕與滿足充塞著這個四萬平方公里的島。相反的，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它們有什麼成就，除了造氫彈及噴射戰鬥機？甚至於它們在基本的需求上也沒有成功，例如，糊食的生產。每年，它們仰賴大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小麥，以塡充「普羅階級」的肚子。這是多大的一個反諷，落伍與窮困仍舊桎梏着中國大陸。因此，在經濟上，臺灣與大陸完全不同層次，臺灣與大陸決不可同置於一個體制中。

美國有何理由受匪勒索？

部份美國人士要與北平從事「關係正常化」，也許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但是，爲什麼完全依照中共單方面的條件來正常化。這是什麼道理？北平政權訂定了條件：美國必須離開臺灣－撤退你們的軍事人員、取消中美協防條約、切斷外交關係。假使這些要求都被接受了，這不就等於全

面投降嗎？北平政權認為臺灣是它的領土，臺灣是它的內部問題；美國不得插入其間。就得稍稍回溯一下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不是現在的北平政權；戰後，美國軍經協助的對象是中華民國，不是現在的北平政權；自從韓戰爆發以來，美國和中華民國站在臺灣海峽這一邊，共同對抗中共。所以，從歷史上看，假使由於中共的強求，美國就收拾行裝離去，把臺灣留置在一個歷史發展而未完成的困境中，這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嗎？

我們有足够力量保衛臺灣

假使你們到臺灣來，去都市裏，去鄉村中，問任何一個人：「你願意生活在共產制度下嗎？」你會得到一個普遍的、咬緊牙關的「不！」因為，共產主義對極端窮困的人或極端不滿現狀的人，也許有它的吸引力；可是，我們已經小康，我們已經滿足。對我們而言，共產主義毫無適應性，完全過了時。因此，假使中共攫取臺灣，那將完全違反臺灣居民的意志。此外，你們當知道，共產黨侵佔一個地區，不僅是接收政治權力，也不僅是搶奪政府機構而已。共產黨的侵佔總是帶來共產革命是以整個社會為對象，無一人可以倖免。由於對主義的狂熱信仰，共產黨對任何非共產黨的社會或個人，都待之以主義的懷疑與情感的仇恨。他們要把這些人或社會全部打倒，然後把他們壓碎在所謂的革命道途上。革命總是血腥，共產革命更是血腥。當毛澤東說：「槍桿子

裏出政權」，你們若干大衆傳播人士認爲這是一句好玩的機智語。但是，對那些面向槍口的人而言，這「機智語」變成了一聲炸裂，炸裂了他們的頭顱；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殺死了多少人口？照一九七一年貴國國會發表的資料，六千四百萬！

保衛臺灣，我們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但是，我們繼續需要中美協防條約，我們繼續需要美國的外交承認作爲一種平穩航行的壓艙石，否則在暴風巨浪的海洋上，我們的航行會相當困難。但是，你們的若干政治家，大概爲中共的堅持所惕，居然願意將兩者一齊廢棄。我們完全不了解道理何在。在世界各地美國一直在捍衛自由民主，你們的精神信仰是堅決的，物質支援是慷慨的，人員犧牲更是悲劇式的。但是，在當前的臺灣，你們不必犧牲一條美國人的生命，就可以成功地捍衛自由民主。你們只需要象徵式的繼續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而臺灣的保衛完全由我們自己實際負責。沒有代價，沒有行動，只要你們站住不動，保持現狀。但是，你們的若干政治家在不要行動的地方採取行動。他們的行動，却是後退。後退可能引起不平衡，不平衡可能引起雪崩，國際政治詭異多變；在臺灣這麼一個國際戰略重鎭上，如有雪崩發生，誰能保證雪崩不會變得如此廣延，終將美國捲入其中？假使歷史重演，譬如越南的大災變，後悔就太晚了。

請不要做出凟褻人性行爲

假使你們能夠了解我們的觀點，了解這項呼籲的迫切性，那麼我們希望各位告訴你們的政府，衆議院與參議院，告訴他們：美國必須繼續承認中華民國，美國必須繼續維持中美協防條約。你們去告訴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在他們玩弄國際政治的時候，絕對不可拿臺灣一千六百萬的人命，孤注一擲，這將是瀆褻人性的行爲。拿起你們的電話，告訴范錫先生在他赴北平之前，中國共產黨作爲一羣共產黨徒，對於臺灣沒有任何的權利。臺灣必須繼續保持民主，臺灣必須繼續保持自由。因爲，這就是我們的意志，這就是中華民國人民的意志，任何人不可忽視這個意志。

簽名人中文名單

中央研究院：

于宗先、文崇一、李亦園、李鎮源、張存武、郭宗德、陳昭南、葉曙、魏火曜。

國立臺灣大學：

王亢沛、王文興、王敏男、方懷時，朱立民，呂亞力、林仁琨、林榮耀、胡佛、施建生、孫同勛、張忠棟、陳超塵、黃光國、黃敏晃、黃暉理、楊國樞、楊維哲、楊維楨、葉啓政、趙榮澄、鄭昭明、顏元叔。

國立政治大學：

金神保、周宜魁、林恩顯、施智謀、荆知仁、徐佳士、徐育珠、許士軍、張潤書、葉學智、劉鐵錚、鄭丁旺、閻沁恆、薛昭雄。

㈣立清華大學：

王松茂、毛高文、何世延、李家同、沈君山、劉兆玄。

全國一千零五十三位大學專任教授、副教授，於八月十九日聯名發表公開信，正告美國總統卡特，切勿忽視臺澎金馬地區的一千七百萬人民的眞正意願；切勿打擊中國大陸八億人民追求自由人權的願望，及切勿使全世界愛好自由者齒冷心寒。

這封致卡特總統的信，定今天寄出，副本將送給美國駐華大使館。在這聯名信上簽署的計有臺大緣全吉、師大沈秋雄、政大傅宗樵、中興謝延康及清華、成大、東吳、中央、交大、文化及淡江等院校教授、副教授一千多人。

在這封信中，他們曾由外交、經濟、人權及中美關係等角度，表明美國與匪關係正常化之不智。

他們向卡特總統鄭重聲言：無論對「關係正常化」問題最後如何決定，吾人深信，我國在嚴總統暨蔣院長之卓越領導下，爲維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而奮鬪到底之決心與國策，將絕不因此而

有任何動搖或改變，惟基於中美兩國，以及自由世界之利益，望其慎重考慮。

華爾街日報于八月二十日刊登一封由臺灣區進口玉米聯合委員林坤鐘寫給卡特總統的信，忠告美國不要承認北平政權。

林坤鐘在信中說，美國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將危害到人權，損及美國的貿易利益，並破壞了對好友的忠誠。

臺灣區玉米進口聯合委員會共擁有一百二十九個會員公司。

匪共將反美列入所謂「新黨章」

中國國民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會議，昨天聽取了有關單位對匪黨召開「十一全大會」及「一中全會」的簡析報告。報告內容要點已見今天本報的報導。

匪黨的「十一大」是華匪國鋒等新當權派鬪倒了江青派以後的分贓會議；會議所通過修改的匪黨黨章，也就是這一小撮新當權派爲保護匪幹既得利益的文件，對大陸同胞絕沒有絲毫好處。而匪黨各種文件中絕口不提如何改善民生問題，而只是一片叫囂繼續鬪爭，繼續走毛賊專制獨裁的路線。這充分顯示其無論內部如何鬪爭，其基本路線必然仍是一貫的反人民、反人性、反人權

的反動邪說，與當代世界思潮主流－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馳。這也更證實了起義來歸的范園焱義士的控訴：中共內部的鬥來鬥去，只是狗咬狗，無論鬥出甚麼結果，都只有更加深人民的痛苦，更激起人民的反抗。

美國國務卿范錫連日正在北平與匪方鄧小平、黃華等談判。而匪黨「十一次全會」中通過的所謂「新黨章」的總綱中，大肆叫囂匪黨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而共同奮鬥。」這對於美國某些幻想以「關係正常化」來與中共修好的人士而言，不啻是當頭棒喝。

就中華民國的立場而言，我們根本反對美國與中共之間有所接觸：因為，美匪間的接觸，不論會產生何等後果，對我們反共復國的大方針都是不相符的，凡是不合我們國策的事，當然我們要堅決反對。

有些美國人士雖然對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營、堅決反共到底的努力表示欽佩，但認為我們在作法上不够彈性；有的人且覺得我國與論界似乎常常在「教訓」美國人如何認清共黨。事實上，我們所陳述的道理，無一不有史實的根據，也無一不與實際情況結合。我們之反對不正常的「正常化」，固然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美國與整個自由世界的利益。

中華民國與匪共，處於誓不兩立之境；我們憑着五十年以上反共的經驗，對中共的一切意圖，可謂瞭如指掌。中共匪幫也明白，高擧着三民主義大旗的中華民國，是可以號召全民奮起，推翻共產暴政的最重要的力量。共黨由於內部的分崩離析，又由於過去「八二三砲戰」和臺海海空戰事屢次受挫，不敢以武力冒險進窺臺澎金馬，因此才轉而從分化中美關係上入手，來打擊我們，孤立我們。美國如屈服於它的敲詐勒索之下，不惟臺灣海峽必起戰端，亞太地區的緊張也必立即昇高。此與美國所追求的和平目標完全相反。

再就美國與自由世界的利益而言，華匪國鋒十二日在匪黨這次「全代會」所提的政治報告中，已一再表明「蘇美兩霸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更强調中共和美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國如果為了與一個潛在敵人一時苟合，而不惜出賣一個忠誠不渝的盟友，則此一悲劇性的發展，本身就是對美國聲望與信譽的重大而無可彌補的打擊。

我們也瞭解，今天在美國，「聯匪制俄」仍是一個有相當魅力的說法。但事實上中共一貫認定「美帝」與「蘇修」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用華某報告的話說，西方有人「想把新沙皇這股禍水推向東方，犧牲別人，保全自己，走張伯倫的老路。這種作法，只能助長蘇修的擴張野心，加

速戰爭的爆發。」然則美國要與中共靠緊，搞「正常化」；更有人建議還要考慮提供軍事武器和知識、高級精密儀器等等，難道就不是對蘇俄的刺激？難道就不會更加加速新戰爭的爆發嗎？如果美國踏入「正常化」的陷阱，一旦匪俄之間發生衝突，美國能置身局外嗎？

這些情況都不是理論上的假設，而是眼前迫切的問題。美國當政者爲其國家的領導地位，世界的前途，當絕不容稍有苟合輕忽之心。

談中美間的休戚相關

華府的外交觀察家，最近非常注意中美關係間的一些新發展。

本月十日，范錫國務卿會見了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這頗引起外交圈人士的猜測。這次的會晤，是由國務院採取主動。上個月，范錫去北平之前，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哈比，也曾主動邀見沈大使，對范錫去中國大陸的事有所解釋。

事屬平常

國務院一位官員曾經私下透露，現在的范錫國務卿，處事比較合乎常軌，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推斷。事實上，一部分外交界人士覺得，范錫國務卿新近的一些作爲，表明了若干與前任不同

的地方。

外交界人士說，范錫這次會見沈大使，並不是一件大事，甚至也看不出美國的中國政策會有多少改變，不過他至少表明了某些跡象，就是新的卡特政府，要做到以應有的禮遇，來對待一個盟邦。同時就時機而言，也顯示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並不因過去幾年美國的一再忍讓，而獲得了中共的回報；中共反而得寸進尺，要求越來越多，態度越來越蠻橫，使得美方忍無可忍。

根據透露，國務院是於本月七日通知中華民國大使館，說范錫國務卿要約見沈大使。而就在同一天，北平早有消息傳到華府，指出鄧小平在接見美聯社訪問時，曾說范錫上個月的訪問，是美國與中共關係上的一大後退，還謊稱福特總統在一九七五年答應過，如果他當選連任，便會按照「日本模式」與中共「建交」。鄧某也說，范錫曾和他們討論過，要把臺北的美國大使館換成「聯絡處」，只是中共「沒有接受」。

鄧匪陰謀

外交界人士分析，鄧小平的這套說詞，只有兩個目的；一是企圖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是企圖在美國政府與民衆之間製造矛盾。

早在今年春天，中共便曾透過一些傳播媒介，宣稱季辛吉與毛共頭目有所謂「秘密協議」。

這件事，經國務院查遍所有的紀錄，證明是沒有。現在，中共又說福特對他們有過「承諾」，福特本人也親口加以否認。中共是想利用美方人員在談判中所做的一些委婉而微妙的措詞，來加以渲染；他們沒有想到美國民衆不會接受這一套，美國新政府也不吃這一套。儘管一些政府官員解釋說，范錫這次接見沈大使，與鄧某的談話無關；很多人還是認爲，這是給中共的一記耳光。

這位官員說，站在職業外交官的立場，一個國家與另一國家有外交關係，總是有利的。在這種前提之下，一些職業外交官，便想出種種辦法，要和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有些專家學者也別出心裁，要在這方面「自成一家」，也提供了多種方式。

他說，外交不是在中空的模式設計裡可以完成的，一定要顧慮到政治的現實。目前，美國國會民間的普遍意見，是美國不能放棄和中華民國的傳統關係，也不能違背條約義務。這一點，國務卿和白宮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任何方案，討論儘管討論，得不到結果也是意料中事。何況美國的民意趨向，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沒有改變的可能，而中共本身卻有很多困難和弱點，極不穩定。

政治現實

這位官員說，美國社會現在對巴拿馬運河的爭執相當激烈。有人說，運河問題和中國問題有相類似的地方，這是可以理解的。運河問題牽涉到三方面的政治現實，一是民主主義的，二是意識型態上的，三是經濟上的。中國問題牽涉到的亦復如是，但是並不相同。

美國民族的特色，是不願在壓力下低頭屈服。他們不能因爲運河問題會引起游擊戰，或者是

整個拉丁美洲的反對，就會把運河乖乖的交到巴拿馬人手裏。同樣的情況，美國人民也不會躭心中共再倒向蘇俄，便會乖乖的接受中共的三個條件來和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他說，一般人都以爲美國人怕打仗，這是錯誤的；美國人是不要打仗，也不願意打仗；但必要的時候還是會不惜一戰。他們打過兩次世界大戰，也打過韓戰和越戰，那也不是他們願意打的。

在意識型態上，美國人是願意和他們有同一社會思想的人交往。這種民主思想，根深蒂固。中共和美國人的意識型態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而中華民國和美國的社會則完全接近，這就是爲什麼很多美國人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犧牲中華民國來和中共打交道。

在經濟利益方面，美國社會是以中產階層爲主。中產階層的人很難放棄他們的財產和利益。臺灣是一個自由貿易的開放社會，他們與臺灣的貿易達到每年四十多億美元，美國不可能從中共的市場獲得這麼大的經濟利益。

休戚相關

根據這位官員的意見，中國問題要比巴拿馬運河問題更複雜，牽涉的方面更多，也不能因爲運河問題有一天會解決，就認爲中國問題也解決得了。

兩者之間原無任何牽連，然而，在民主政治、意識型態與經濟利益上，美國的明智之士也了解到中華民國與美國是休戚相關的。

八、費正清所讚揚的大陸真相——

——哀我同胞，水深火熱

農民生活猶如牛馬

「中國人民已被出賣，他們原希望中共政權會施行新政，而事實上却是令人難以承受的暴政。」

這是最近在中國大陸旅行了兩星期的一羣美國園藝家和水果培植專家的一致看法。這二十一位教授、專家和水果栽培專家曾經到過河北、河南、陝西、黃河谷地和廣東。他們曾實地參觀過「模範公社」及產糧地區。這些美國專家承認，他們懷着毫無城府的心情前往中國大陸。他們當中有幾位甚至不諱言，在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懷着「滿腔熱忱」。

不過，經過兩個星期的訪問，重回自由世界之後，他們無不感到，此行使他們覺得沮喪和鬱悶。他們的反應是：中共的經濟極其落後，以西方人來看，近乎原始狀態。一位年輕的專家估計

中共的經濟最少落後二十五年。不過一位教授插嘴說：「要落後四十年。」

生活在共黨統下的大陸人民僅能糊口。一位於共黨竊據中國大陸以前在中國大陸住過的專家說，住屋情形甚至比三十年前還不如。

一位自己承認在訪問之前被傳聞中的所謂「大躍進」所迷惑的年輕園藝專家說：「我已成爲這種「瀰天謊言」的受害人。我曾聽說過，共黨統治下的生活如何如何好，而我這趟親眼所見的一切都教人震驚。中國（大陸）人像牛馬似的工作和過活。」

中央社記者和這二十一位美國專家中的好幾位作了一系列的訪談之後，證實華北旱象嚴重。這些不願透露其姓名的專家說，二百零三天以來，華北地區滴雨未落。在河北、河南兩省，這些專家們所到之處，都曾發現收成欠佳的徵兆。中共向加拿大、澳洲及阿根廷購買了一千二百萬公噸的小麥，正足爲這些美國園藝專家觀察所得的佐証。

在華北的一處玉米田中，這些專家發現玉米穗奇小。不過一名共幹却得意揚揚地說，儘管久旱不雨，而每英畝玉米地仍可生產五十二蒲式耳。一位美國教授當下告訴這位共幹說，在美國的玉米地帶，一英畝生產五十二蒲式耳就被認爲是歉收，共幹聞言，得意的笑容頓時消失。

最使美國水果栽培專家沮喪的莫過於市場上現本看不到水果。一位專家說，在廣州的商店或

路邊攤販所陳列的只有極少的水果。這些專家還看到北平不少愁眉苦臉的男女大擺長龍，耐心地等着去買一片薄薄的西瓜。廣東省的果農承認，華南的香蕉已經有兩年沒有收成。大陸上水果奇缺的情形也反映在香港的市場上，今年入夏以來，在香港除了大陸出產的少量荔枝和小得可憐的桃子而外，更沒有他種水果運到。

這二十一位美國專家中，有兩位在共黨竊據大陸之前曾在中國大陸住過，他們說，這次舊地重遊，使他們深爲沮喪。大陸人民面孔上慣有的微笑久已消失。「人們顯得無精打采，人人板着面孔。往日，中國人都笑着臉和你打招呼，樂意和你聊聊。而今這一切都成陳跡。中國（大陸）人都已忘了如何微笑，只見他們滿面愁容。他們對你面無表情。那兒不再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國。」

兩位在一九四八年離開中國（大陸）的美國專家，他們看不出將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改進。他們說：「事實上，住的情況比以前還不如。公社的工人還得共用浴室和廁所。」

這些專家對公社人性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戰鬪大爲驚異，而在這場戰鬪中人性顯然地佔了上風。在多數公社中，農民爲「國家」耕作一千英畝地，就可獲得五畝地供私人耕作。一位專家形容

自耕地像個「超級市場」，各種糧食、蔬菜和水菓紛然雜陳，而放眼這塊精心栽種的自耕地以外，所謂「國有農場」的田地顯然缺少照顧，甚或故加忽視。這種顯明的對比，使那些篤信自由企業制度的專家們，發出會心的微笑。

這些專家們發現在他們所參觀過的各個公社中，很少或根本未予機械化。他們所看到的少數拖拉車主要地用作運輸工具而不是供耕作使用。中國（大陸）農民，仍過着牛馬般的勞苦日子。

老人兒童與猪爭食

最近投奔自由的中共米格十九型機飛行員范義士說，北平政權現在正在推行的「政策」，中國大陸上的人民都知道是完全違反毛澤東的「革命教導」的。

七月七日駕着米格十九機飛至臺灣的前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在合衆國際社的單獨訪問中並說，中國大陸以外地方的人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民在共黨統治下所過的「愁苦生活」知道的這樣少，使他感到驚奇。

現年四十三歲的范園焱說，北平政權經常徹底的改變它的「政策」，使人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

范園焱說，北平的「政策」不會發生效果，因爲不但是人民久已對共黨失去信心，而且也因爲他們的生活非常窮困，他們大多數人都吃不飽。

他說，他的部隊中的官兵在每次進餐時，都有一羣兒童和老人聚集在周圍等候殘羹剩餚。「有時，我們利用剩餘的飯菜和一些腐壞食物餵我們兵營中飼養的猪隻。兒童們甚至和猪搶奪這些我們知道不適於人類的食物。」

他說，在那些因「公務」而旅行的人進食的餐館中，也有同樣的人，兒童和老年人等着爭取剩餘飯菜。他曾在湖南省大城衡陽和一些小鎭許多次親眼看到這種情形。

他說，有些家庭有足够的、或多餘的食物，那是因爲所謂的「自由買賣」（黑市）已越來越普遍，而在中共統治下產生了一些「有錢的人」。

他說，這些年來有黑市買賣，而在毛澤東斃命、「四人幫」被整肅以後更加普遍。

他說，華國鋒控制的北平政權似乎因爲過份忙於爭權奪勢，所以對人民的控制不如毛澤東那樣有效。

范園焱證實報導所說，他已致函下月將去北平的美國國務卿范錫。

他說，縱使美國國務院最近宣佈不願涉及他的投奔自由，「我相信范錫先生將協助使我的家

人出來，或者至少制止共黨使他們受折磨，我所以如此相信，是爲了我聽說美國總統正在很多其他國家促進人權。」

范義士拒絕討論他計劃如何使用他新獲的財富：政府給他的獎金。

他說：「我知道我現在有很多錢，但我眞的沒有時間常想到這種事。」

他說，他所有的決定就是服務中華民國空軍。他說他沒有計劃到任何其他國家定居。

法國報紙報導匪區情形

法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世界晚報」（Le Monde）總編輯安德烈•方登，今天在該報第一版以「華國鋒的中國」爲題，發表了一篇幾乎佔據了整版地位的專訪，給予中共政權一個冷靜而客觀的批判，使法國的新聞界和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於中共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安德烈•方登在他從上海寄到巴黎的航訊中指出，沒有一天他們的導遊在率領他們參觀各地時，會忘記强調以毛婆江青爲首的「四人幫」的破壞行爲，就是在旁觀一位針灸醫生割治甲狀腺時，那位醫生也趕快地向他們發表一篇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演說，這種演說，內容千篇一律。

這位在法國報界具有影響力的總編輯說：在這項重大的批鬪「四人幫」的行動中，中共的社

會仍然有階級主義存在，高級幹部們享有特權，那些飛機上的頭等艙位和黑色的轎車，都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乘坐的。

他說：今天，在中共，所有過去幾年中不合理想的事物，全部都推諉到「四人幫」身上，作爲一種掩飾的藉口。

他指出：中共還是不能掩飾其在各方面的失敗：中國大陸人民仍然艱苦，自從春天的旱災以來，糧食的儲存不足，人民得不到溫飽，同時，在住的方面，人民仍然不能達到每人佔有至少五平方公尺空間的標準，而且有無數的人民住在貧民窟裏。

安德烈。方登說：在中共的文化界沒有發表的自由，在他們參觀一個交響樂團演奏會中，除了一個笛子獨奏之外，其他的曲子，缺少想像力，由於取材自「共產革命」，因而顯得呆板，沒有創意。繪畫展覽也是如此，大部份是巨幅的毛、周、朱、華的畫像，傳統式的風景畫只有幾幅而已。

安德烈說：中共幹部們告訴他：中共政權從來不屠殺政治犯。但是，他想不出那些收聽外國廣播的中國大陸人民爲什麽會被槍斃。

「世界晚報」是在法國知識份子中，最被重視的一家大報。

據多倫多環球郵報今天發自北平的一項報導說，在北平的外國學生知道，要學中文的話，最好是到臺灣去。

該報引述在北平的一名加拿大學生的話說：「我不喜歡中共加在我們身上的限制。我不喜歡大多數的課程。我不喜歡我們的生活安排。」

環球郵報繼續報導說：另外還有字彙的問題：這裏的每個學生都用中文說『反革命右派偏差傾向』，但若干人在打電話叫修管工人時却會有困難。」在這裏學習的兩名西方學生中的一名最近已離開，到臺灣繼續學習。

大部份怨言是來自較高級班的學生，他們對他們在四所大學內所面對的大多數課程的枯燥無味，感到遺憾。這些大學甚至不准他們到圖書館去。

在「北京大學」學習的一名學生，抱怨他的課堂經驗。「我上的課是當代歷史，它實際上是共黨歷史。它根本沒有淵深的分析，甚至沒有一項馬克斯主義分析。它主要是政治歷史。毛澤東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做什麼，周恩來在四月又做什麼，等等。」

在談到北平的加拿大學生時，環球郵報說：「兩年前，在此地外國學生社會中的加拿大人，被認為是比來自任何其他非共黨國家的學生激進的一個團體。」

「較早期及較激進加拿大學生中的一名，在中共政治去年秋天因激進派四人幫的遭清算而發生轉變後，發現她自己不知所措。她的同班同學說，她經常表示激進派的意見，而當激進派被捕後，『北京大學』的一名教授開始攻擊她的政治想法，最後還指控她是一名階級敵人。這是在中共所能作的最嚴重指責中的一種。指責她的人，自己本身也因傾向激進派而受到懷疑，可能是想以犧牲她來作他的政治觀點。雖然如此，中共學生及老師都拒絕與她談話。

「不像大多數西方交換學生一樣，她很早就離開中國大陸，而且很難堪的離開。」

——范園焱義士投出了一塊試金石

中華民國各界支援「被奴役國家週」，於七月中起在全國各地熱烈展開。這一運動原由美國國會所發起，我國首先響應，各國亦有許多反共單位及正義人士相繼支持。它曾對於鐵幕內人民反奴役、爭自由的信心，予以極大的鼓舞；另方面對於團結正義力量，討伐共產主義，亦有過相當貢獻。只是近年以來，「和解」之聲高唱入雲，而姑息氣氛亦普遍瀰漫，使得這一崇高理想，日見式微，甚至爲人所譏評。

但反奴役的目的，就是要爭取自由；自由之所以爲人類的基本權利，爲大家共同一致追求的

理想，乃是由於自由有其崇高的本質，這就是說：

——自由與正義不可分；

——自由與人權不可分；

——自由與和平不可分。

今日世界上億萬被奴役的人民，被摒於人權世界之外，被壓迫於黑暗地獄之中，呻吟於饑餓邊緣，輾轉於死亡道上，他們求自由的意願，超過大旱之望雲霓。因此自由世界不僅應加速拯救被奴役的人民，而同時更要確保原已擁有自由生活的人民，不致喪失自由。

世人倘若不昧於良知、不逃避現實，必然會承認今日人類的浩刼，乃以共產主義的擴張侵略爲主要的導因，中共暴力集團尤爲禍首。要消除世界赤禍，必先斬斷中共這個禍根；要解救鐵幕內被奴役人民，必以中國大陸八億被奴役人民爲主要對象。這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必循之道。

最近中共空軍范園焱義士的駕機來歸，不僅爲我國人帶來無限的鼓舞，且使整個世界注目。范義士毅然來歸，實現了他多年來投奔自由的心願，同時也點燃了他爲大陸八億同胞爭取自由奮鬭的火種。現在他已宣誓脫離中國共產黨，決心參加國軍行列，獻身反共大業，他的果決勇敢的選擇和行動，強有力地揭穿了中共整個「體制」的本來面目，所有共產黨的頭目，沒有一個不和

「四人幫」一樣，都是卑鄙的野心家、陰謀家，爭權奪利，像瘋狗一樣的咬來咬去，而利用黨員和羣衆作爲鬥爭工具。

今年的支援被奴役國家週運動，以「爲自由而反共，爲人權而反共」爲主題。范園焱一身的遭遇和他所代表的中國大陸八億人民的心聲，正是這一波瀾壯濶的反共運動最好的證明。范義士現已向美國務院發出函件，希望范錫國務卿如按其所宣佈下月進入鐵幕，請協助他的家人骨肉能够來臺灣團聚；這對於以人權爲號召的美國卡特政府能否貫徹其基本立場，不啻是一個試金石。同時，對於從來蔑視自由、摧殘人權的中共僞政權，更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根據歷史的教訓，自由與人權都是靠奮鬥爭取而來。今天，世人應共同認淸，自由、人權與反奴役運動，必須與反共運動結合起來，積極方面是將以自由爲基礎的人權運動推進到鐵幕中去；消極方面至少應絕不存有任何姑息妥協的軟弱態度。自由人權是全人類共同的企求，這一洪流絕非反動而邪惡的共黨勢力所能抗拒！

從小事看大陸

香港萬人雜誌第五〇八期，譯載了一篇「大陸人民的文化生活」，由小見大，能够把極權統

治的本質由幾椿極小的事兒上彰顯出來。這使我們回溯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當年的血雨腥風的「文藝整風」。四十三年批判胡適思想與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四十四年整肅胡風文藝路線。四十六年鎮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經五十五年「文革」大破壞，直到今天，大陸人民的知識生活越來越走上絕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敗壞；而極權很少有改變的能力，除非徹底把它摧毀。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地證明這些趨勢。

大陸的書店已經改變了它們內部的佈置，現在的書店好像是藥房，在顧客和書架之間放置了一個櫃枱。在那些只有店員可以夠得到的書架上，只陳列出幾十種書。這些書被平放在架子上，同一本書一排排地被連續放置着，就像超級市場裏同一牌子的沙丁魚罐頭或豌豆罐頭一樣。所以書店裏仍顯得滿是書籍。這些書大部分是毛澤東的作品，其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先驅者的作品和史達林，金日成阿爾巴尼亞共黨頭目霍查的全集。點綴在這些把「政治經濟學」當作「宗教」福音的書籍之間，也偶爾有些兒童連環圖畫和技術性書籍。而當你想到：今天在北平竟無法找到像「唐詩三百首」這樣一本基本的廣受歡迎的書時，你不禁會氣得發昏和憤慨不已！這當然是「小事」，然而極權統治下人民的精神食糧，竟貧乏到如此地步；人民的精神生活，竟荒涼到如此地步，想來不免不寒而慄。我們別忘了康德的那句老話：「精神是人身上的活元素」啊！為什麼中

共頭頭們偏把費爾巴哈那句粗話：「喫什麼的，就會變成什麼。」崇奉爲眞理呢？

而「大陸文化的荒蕪沒有比書籍的買賣更明顯的了。」少數古書曾經象徵式地重予出版，但刊印的册數不多，在發行一個月之後即告售罄。少數傳統式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也曾予以刊印：通常只印幾百本，且大部分供外銷（主要是輸往香港）。這些書除了在爲外國人專設的旅館的休息室書櫃內可以看到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幾乎都看不到。是不是大陸同胞不喜歡看這類的書呢？事實並不如此。斷市五年之後重新推出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等，供不應求，搶購一空的情形，可以證明。

我同意比利時史學家西蒙。列斯說過的幾句話：「在教中國國畫的手册中，通常總有這樣的建議，在冬天畫樹。因爲，那個時候，沒有混雜的樹葉遮住視線，光禿禿的樹最容易表現它的內部結構和特徵。」而見微知著，有賴智慧的透視。

中共經濟困難重重

中共局勢能否穩定，與兩個重大的因素有關，一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鬬爭，是否已經緩和或消失；二是經濟是否繁榮，老百姓生活是否安定。四人幫倒台後，華國鋒的地位確立起來了，但權

力鬭爭並未結束，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講話，就說中一次「文革」雖然結束了，還要進行多次類似「文革」的鬭爭，可見中共高層的政治鬭爭，隨時會擴展到社會上去。至於中共在經濟上面臨的危機，就比西方一般觀察家所想像的更爲嚴重；經濟困難，旣使政局失去穩定的基礎，也妨礙了「四個現代化」的計劃。

許多企業長期虧損

中共的經濟危機，以企業管理體系崩潰、企業長期虧損，爲最大的特點。

「文革」十一年間，中共統治集團忙於奪權和保權，工人店員長期參加政治鬭爭，作不同派系政客的政治傀儡，以致企業管理制度受到破壞，經濟核算和成本控制的「權威姓」完全消失，生產處於停頓或混亂狀態，大多數企業的虧損相當嚴重。

剛從北平運往香港銷售的「紅旗」雜誌第八期，刊載了中共「財政部」和「河南省平頂山市委員會」的文章，供認「文革」造成的經濟困難非常大。

它們透露，大陸上的許多企業「出現大量虧損」，長期靠補貼和「向銀行貸款過日子」；共幹侵佔、挪用、截留公款，任意攤派資金的現象很普遍。一九七二年，中共曾召開「加强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但會後各地企業的虧損，仍然相當嚴重。

河南平頂山，是煤礦區，又是礦山機器製造中心，廠礦數量不少；那裏的生產極度混亂，經濟危機很大。「紅旗」雜誌就供認：「平頂山，……近幾年，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生產遭到破壞，盈利水平下降，企業虧損大量增加，去年全市虧損企業佔全部企業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紅旗」雜誌還透露，平頂山市一家燈泡廠，去年虧損額高達四十八萬元「人民幣」，相當港幣一百二十多萬；有十二家虧損特別重的工廠，虧損特別重的工廠，虧損金額佔全市虧損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一點六；另有二十八家工廠經營不善，產量低、品質差、消耗材料大、成本太高，長期虧損經濟赤字極大。

共幹貪污揮霍無度

「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來報喜不報憂，它不得不透露經濟上的危機，是因爲要共幹全力應付各地普遍存在的虧損情形。

中共企業生產的危機，不僅僅是虧損太大，造成資金週轉困難，據「紅旗」雜誌所供認的，設備不配合、原材料供應脫期、電力供應不足，也是阻礙生產發展的重大困難。

生產紀律無法維持，共幹普遍貪污盜竊，也是企業生產混亂的重要原因。「紅旗」雜誌供認，在企業界有「任意提高開支標準，擴大開支範圍」以及濫用資金的現象，「貪污盜竊，損公肥

私」的事情也很普遍。

中共財政管理不善，高級共幹享有特權，使特權分子有揮霍的自由，江青動用巨款修建了兩座別墅，王洪文進口一棟防震玻璃鋼房，就花了一百萬港幣；他們的揮霍奢侈，增加了中共財政上的困難。

貨幣回籠加緊壓榨

去年十月四人幫倒台後，中共新當權派即着手整頓經濟亂局，近幾個月採取更多的高壓政策，應付經濟危機。

中共挽救虧損大的企業，一是加强監管職工，以加班生產不發給加班費的方式，增加工人的勞動强度，減低成本；二是將產品的價格提高，加重社會上民衆的負擔。

中共的經濟困難，是多方面的，資金不足是其中特別突出的困難。爲了籌集資金，中共採取「貨幣回籠」政策，榨取民衆的血汗。

「貨幣回籠」政策，與中共統購統銷物資有關。凡是統購統銷物資，中共都以限量配給購買的辦法，但是配給物資（購者需付款）的數量太少，不能滿足最低生活需要，尤其是糧食、糖、油、肉，供應量遠遠低於需求。於是，中共另外開辦了「高檔商品」供應站，出售糧食加工品（

如餅乾）、副食品、非棉織的衣料，價格比限量配給物資價格高三倍至十倍，這種變相的大幅度的加價，就是所謂「貨幣回籠」──把民衆手頭的錢收回去。

限制海外郵包進口

能夠光顧「高檔商品」者，多數是有僑匯來源的華僑家屬，薪金較高的人家；一般民衆並無能力購買配給品之外的高價商品。

美國的所謂「中國通」，大都以為四人幫垮台華國鋒上台，大陸經濟會大為好轉，人民生活可以大大改善。事實恰恰是出於他們的想像。

四人幫未垮台前，老百姓所需的物資供應不足，往往可以從黑市場中得到一點彌補。但四人幫垮台後，各地追查黑市市場，使老百姓缺少了物質來源，而中共供應的商品則反而減少，以致名地日用物資非常短缺。有親屬在海外的人家，只好要求親友多寄郵包，救濟一點食油、棉布、藥品、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可是，最近中共下令，嚴格限制海外郵包進口。在過去，大陸上的居民，每人每月可收取一件海外郵包，自本年九月一日起，每戶全年只能收起四件，而且數量價值的限制甚多，過去可以進口的家庭普通藥品，也不准進口了。

中共嚴格限制海外郵包，或與整頓黑市市場有關，但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多吸收外匯，籌集資金。大陸上的僑眷無法從海外郵包中，得到足够的日用物資，只好向中共的「高檔商品」供應站，購買高價物資以彌補配給物資的不足，他們勢必會請求海外親友多寄錢，以應付增加的開支；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既可以多吸收外匯，又可以多推銷「高檔商品」，老百姓則多了兩種損失。

經濟危機不易解決

中共「十一大」後，企業整頓工作正全面進行，企業管理制度和紀律的重建，勢在必行。不過，中共的企業，經過長期的停滯、混亂、虧損，生產力不易迅速恢復，經濟困難決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大規模發展工業的資金，也缺乏廣泛的來源。

政治鬬爭的反覆多變，仍然影響着企業生產的正常化。工人勞動强度一再增强，工資却一直沒有提高，物資供應亦未得到全面的改善，勢將加劇工人對中共政權的對立情緒，這也會影響企業生產的發展。

知識生活的死亡

研究中國文學與藝術史的比利時學者雷克曼斯，根據他個人在中國大陸的見聞，以筆名列斯寫了一本名爲「中共魅影」的書，英譯本已出版。本文是「星期六評論」週刊對該書的摘錄。該週刊的編輯稱之爲對一個墓地的剖析」。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他的「關於藝術和文學的講話」時，就是頒發了中國大陸人民知識生活的死亡令。這一清楚地表明的決定，其應用的範圍越來越擴大：從一九五一——五二年的「整風運動」，到一九五五年的整肅胡風、一九五七年的鎭壓「百花」運動，以至「文革」期間的大整肅，殘害心智的鬪爭愈來愈擴大，但在本質或方向上並無改變。在歷次整肅之間，每因各種因素（實際上的、技術上的、甚至外交上的）而需要恢復這一個或那一個文化領域的活動。但這種暫時停止鬥爭是由於戰術上的需要所致，而並不表示毛政權的「文化政策」有任何改變。

傳統作品只供外銷

中國大陸文化的荒蕪沒有比書籍的買賣更明顯的了。少數古書——也許是全部的中國文學著作千萬册中的十幾本而已——曾經象徵性地重予出版，但刊印的册數不多，在發行一個月之後即告售

磬。少數傳統式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也曾予以刋印：通常只印幾百本，印出的書大部分是爲供外銷（主要是輸往香港）。在中國大陸，這些書除了在爲外國人專設的旅舘的休息室書櫃內可以看到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幾乎都看不到。有時在一家書店內可以找到一本，但是放在一架專設的玻璃橱內的—玻璃橱當然是鎖着的，好像是把一隻有兩個頭的小牛浸在玻璃瓶內的消毒液裏以供好奇的民衆觀賞。我們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書籍的價格（相當於一名中級共幹的兩、三個月薪水）足以使無產階級的讀者不會受到它「毒害」的影響。如果你眞的想要一本，你必須問那個店員；她會走到後面小心謹愼地尋找一番，好像這是一本不可隨便放在外面的色情書，十有九次，她會告訴你書已賣完。

書店塞滿共黨理論

書店已經改變它們內部的佈置，現在的書店好像是藥房，在顧客和書架之間放了一個櫃檯。在那些只有店員可以够得到的書架上，只陳列出幾十種書籍，但是由於即使這樣地很少選擇，書店仍須顯得滿是書籍，所以這些書被平放在架子上，一排排地，同一書名連續放置，就像超級市場裏同一牌子的沙丁魚罐頭或豌豆罐頭一樣。這些書大部分當然是毛澤東的作品，其次是馬克斯主義理論的先驅的作品，和史達林、北韓頭目金日成阿爾巴尼共黨頭目賀薩等人的全集。兒童的

連環圖畫和技術性書籍也予陳列。同時，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作品—世界上最種類繁多、豐富和古老的文學之一—都已被消滅無遺。當你想到：今天在北平竟無法找到像「唐詩三百首」這樣一本基本的廣受歡迎的書時，你不禁氣得發昏和憤慨不已。而當你參觀北平的「國立圖書館」，發覺所有不合乎毛澤東理論的二十世紀文學和歷史著作都已蹤影全無時，這種憤慨又化爲無比的憂慮。

比文盲更沒有文化

中國大陸的人民仍然渴求文化。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剛一出書幾乎立即在書店中銷售一空，其再版的速度之快足以證明這種渴求的情形。由於五年完全買不到這些書，使這種情形更甚。然而，文學教育的素質正不斷地日趨低落。在各種年齡階段的人之間的差異非常驚人：現在連三十歲以上的大陸人民（意即那些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完成中學，然後是大學學業的人）雖然不能和以前接受教育的前輩們相比，他們仍能接觸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對於那些在「文革」以後畢業的青年來說，已成爲一種完全陌生的領域。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學生就學的情形，已大大地、不斷地改進；上學的兒童人數已越來越增加；文盲已較以前遠爲減少。但是接近書本的人增加了這許多，而書籍却千倍的減少。在進行掃除文盲之

際，同時也從事其他的努力—效率也並不遜色，以期掩沒幾乎整個非毛的中國文化界。但我們卻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新的統治階層的年輕中堅分子，較諸以前的許多文盲和半文盲更沒有文化。後者至少能熟知在平劇和民謠中及經由傳統的說書人使大家都熟悉的部分（並不少）中國歷史和文化—這些自然產生的通俗文學已為毛政權所消滅。

消滅漢字用心惡毒

最劇烈的文字改革：以羅馬字母拼音代替漢字—對八億人民極為重要的一個決定—並未經過任何公開的辯論，單憑毛澤東的一句話就決定了。當然，此項決定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效地實行；種種技術上的問題和所有的消極抵抗的惰力將擋開—但不是改變—此一不可避免的決定。這種文字改革將使毛政權一舉而徹底完成以前他們一切消滅異端的手法進行一百次「文化革命」也無法做到的事情：使中國大陸從古到今所有的思想、感覺和著述都無法為未來世世代代的大陸人民互相傳授及閱讀。—除非是那種能為毛政權看得順眼的文學，將按照當局的需要，而以字母拼音文學改寫及出版。

在戲劇和音樂方面，情形完全一樣地令人沮喪。只有一首交響樂作品是經常演奏和廣播的（沒有完結）：「黃河」。這是一首鋼琴和管絃樂隊的協奏曲，事實上僅是由戰時所寫一首樂曲改

寫而成。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國大陸各地旅行時，聽到我們訪問團的團長稱讚那個爲我們演奏這首模仿拉克瑪尼諾夫（俄國鋼琴家及作曲家）風格的平庸作品的鋼琴家。我詢問他，在他的演奏節目中還有什麼其他的樂曲。這位鋼琴家老實地回答說：「沒有。」

徹底消除傳統平劇。

中國傳統的平劇已被徹底消除；要了解它的消失所造成的空虛感覺，或許必須知道它曾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大家對於平劇所有的愛好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無與倫比的，在生活中的任何儀式、慶典，正式的或是歡樂的或是特別的場合，如果沒有一齣平劇，就不能被認爲完備無缺。在日常談話中充滿着來自戲台的辭句和比喻的情形明顯地證明了戲劇對於生活所有的影響；一個中國的社會學家曾極爲可信的描述中國人如何傾向於按照演戲角色來評斷人的行爲，及自認爲是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表演的演員。如我上面所已指出的，平劇也是在缺乏敎育的人之間進行文化普及工作的一個方法。這些人由於平劇而能眞正地親近中國三千年歷史上各種插曲中的主要人物。當然，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它被判了死刑：它的威望使中國的過去對於中國人的感覺和想像所有的影響力維持不墜。

扼殺羣衆自發愛好

中國傳統的平劇是逐步地被消滅的。首先它被刪除「腐化」的部分並成爲刻板而枯燥無味。從前，中國的平劇院有一種歡樂、隨便，一種大衆化、熱烈、活潑的氣氛。非常內行的聽衆毫無禁止地發噓聲和喝采。最害怕自發的羣衆事件（這種事件常可能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的毛政權，要求戲院保持秩序而以對聽衆施以再教育開始：聽衆不再獲准在每一個精妙的演唱動作之後熱烈地叫「好！」！而只能像西方的傳統方式那樣在落幕時拍手。要改變古老的大衆習慣是需要幾年時間的：當一些平劇內行—在北平這樣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是內行—顯示出他們不禁像以前那樣着迷和深感興奮，而叫「好」之聲開始衝口而出時，放置在劇場四隅，有着「肅靜」字樣的紅燈即開始猛烈地閃爍。

樣板戲完全刻板化

「當局」在扼殺了羣衆的生氣之後，接着扼殺戲劇本身。劇目被大加刪減。另外被保留的其中大多數均須加以改寫。但即使是這些將向剛受過訓練的聽衆演出的劇本，仍非「當局」所能容許的。自從「文革」以來，所有傳統的平劇都已消失，我們只見到六齣「有關現代主題的革命樣板戲」。迄今將近八年，這個愛好藝術、聰明、熱愛戲劇的民族—它曾享有屬於世界上最廣泛的戲劇節目—在毛妻江青的命令之下，嚴格的局限於六齣貧弱的傀儡戲的欣賞。在這些戲裏只有「

革命」的英勇故事才能出現於舞台上，配合着沉悶乏味的、用薩克斯風吹奏的卡加杜里安式的樂曲（卡加杜里安是一名諂媚史達林的蘇俄作曲家），以及手持旗幟和木槍的一隊隊「解放軍」。

電台、電視和電影院更使這種不幸的怪異現象成爲夢魘般的無所不在。長年累月，每週每日地播演相同節目，到了使人噁心而厭煩到要大聲呼叫的飽和程度。毛政權故意地扼殺一種最卓越的民間藝術而代之以用高壓手段强行推出的一種枯燥無味的樣板戲，這是這一個對於培養「羣衆的創作精神」自鳴得意的政權下又一矛盾現象。在這些低級的、定型的「樣板戲」中，一切都經過詳細的規定，以確保在各地作完全相同的演出，以防止作任何地方性的改編或臨時更動。再沒有比這個更嚴格地一成不變或刻板而枯燥了：演出的劇本都是相同，無論是在瀋陽、廣州，還是在武漢演出；無論是職業演員、業餘演員、軍人、傷殘者、兒童、聾啞學生，或是任何其他的人演出。一切都是完全相同：每一個姿態、舞台裝飾、和服裝的每一個細節—以至這個或那個「貧農」的褲子上的補綻的數目、顏色和位置都是一樣。導演不容作任何臨時的變動，或是有任何的創意。

按照定義，知識份子是具有批評審查的能力的，爲什麼極權國家不能容許他們存在是很容易明白的。爲了公共關係的原因，它仍需要少數幾個學者—他們可以在那些屈服的知識份子之間容

易地被找到—但按照原有字義，那就是作爲對眞理的不妥協的證人的那種知識份子的存在，則已不再可能了。

任何變動均屬策略

當眞理就是共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部門臨時作成的任何決定之時，當知識份子只是這個部門（直接或間接的）受薪雇員之時，中國大陸整個的文化生活的任何變更，必然只是策略上的變動而已，毫無眞正的意義。一座古老的紀念碑，一項歷史性文件，一個傳統的或是「革命性」的劇本，一項文學或藝術作品，甚至是一次運動競賽或是一種新的外科手術等等的價值，永遠是並且完全是由它如何能作爲合乎當時的（可變的）「眞理」的宣傳品而決定。

——中共米格十九機起義來歸說明了甚麼？

國防部宣布：共匪空軍某中隊中隊長范園焱，昨天下午駕駛米格十九戰鬥機，從福建晉江起飛，於執行「任務」時起義投奔自由，安抵南部我空軍某基地，人機安全。

這一天大的喜訊，從昨天下午傳出之後，立即引起全國同胞的興奮、祝賀、與歡欣，不分男女老幼，人人奔走相告，從都市到鄉村，一時爆竹聲四起。這件大喜事適當我們紀念七七抗戰四

十週年的這一天來臨，雖說可能出於巧合，但格外覺得意義深長。這個日子，這個人，這件事，同樣是眞理永存、自由必勝的象徵！

我們全國同胞以熱烈無比的心情，歡迎范園焱義士的起義來歸；

——不僅是歡迎一位深明大義、智勇兼備弟兄與英雄，安然回到了自由祖國的懷抱；

——不僅是高興一架共匪空軍主力的米格十九戰鬥機，完完整整到了我們手中；

——也不僅是由於范義士帶來了匪軍的機密情報，和大陸上奪權鬥爭、抗暴紛起的最新、最直接的資料；

我們歡迎他，最最重要的理由在於：衝破共匪鐵幕、投奔自由祖國的范園焱義士，帶來了大陸上八億苦難同胞反抗暴政、爭取人權的心！

當范義士安然降落在自由祖國土地上，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是：「大陸同胞太苦了！」這一句話抵得千言萬語的血淚控訴，包含著八億人民及廣大的共軍共幹共同一致的悲痛心聲。誰是好的，誰是壞的；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誰是自由進步，誰是專制獨裁？他勇決的選擇與行動，就是最堅強、最有力的答覆。而這個行動是拼着冒險犯難、捨妻棄子的決心而得來！

原籍四川、現年四十一歲的范義士，在抗戰初起時出生；當共匪叛亂、大陸沉淪時，他不過

十三歲。所以他正是所謂「吃共產黨奶水長成的一代」。我們瞭解，匪僞對其空軍人員一向是籠縻最豐厚，控制也最嚴格。然而，即令有此種種因素，范義士還是毅然決然與共黨一刀兩斷，投奔自由。這證明了甚麼？

這證明：無論中共的奴化教育、洗腦、迫害，是如何徹底、如何暴烈，但它絕對無法拔除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天性與良知。唾棄暴政，選擇自由，全中國老百姓的共同心願，就是我們必然打敗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力量。

這也證明：在匪僞政權之下，無論控制如何嚴酷，監視如何週密，都絕對無法完全封閉每一個人嚮往自由的心。華國鋒僞政權不僅是不穩定、動搖、分裂，而其內部的重重矛盾已經反映到它控制最嚴、籠縻最厚的各個部門中。

范園焱的起義，對中共當然是極其重大的打擊。它勢必因此而更要加嚴控制、加緊鬥爭；但也必然因此引起更强烈、更普遍的反抗。

范義士的行動，對於臺澎金馬的軍民，對於全球各地的僑胞，對於全世界每一個自由人，都是強有力的鼓舞；使我們更加加強了反共復國必勝必成的信念與決心。

同時，范義士的抉擇，對於當世某些幻想要與中共「和解」、搞「正常化」的人士，豈不正

是當頭棒喝！而美國某些誤認華某等為「溫和派」，不如早些承認它使其穩定，這番如意算盤，打在這麼一個曖昧不明、傾軋不穩的特務頭子身上，豈不是太危險太不智了嗎？今日蔣院長所提嚴正警告，值得美畫策當局三思！

事實證明：中國大陸上的同胞，只要得有范義士這樣的機會，他們每一個人都會唾棄暴政、投奔自由。如果他們有說一句話的自由，那便是「消滅共黨，還我人權。」如果他們有作一件事的自由，一定是「打倒共黨暴政，歸向中華民國。」

中國人民向誰回歸？向誰認同？范園焱以大無畏的行動創下了又一個榜樣。這就是當前中國問題的根本所在。

我們以最熱烈的心情歡迎范義士；同時，也以最莊嚴的心情立下誓言。我們一定要作到行政院蔣院長所說的，萬衆一心，精誠團結，克服一切衝擊，拯救大陸苦難同胞；以我們有理想、有志節、能創造、能發展的人民，來安定整個亞洲的局勢，完成人類歷史的奇蹟。

匪共如何摧殘教育

中共關起了大門，不讓外人知道內部實情。他們在教育上的失策和破產，外面知道的不多。

一般大陸觀光客所能看見的不過是一些作為「樣版」用的幼稚園和初級小學。在今年五月份於美國華府出版的「變化」(Change)月刊裏，登了克芮孚萊的一篇文章「從中國來的信」，對於大陸上教育敗壞的情形說得很清楚。因為「變化」是一份教育專業的月刊，讀的人不多。同時因為克芮孚萊在大陸上教過英語，他知道大陸上的實情。故將他的文章摘要翻譯出來，供關心大陸的人參考。克芮孚萊現在澳洲昔得雷大學教有關教育的功課。

自從毛澤東死後，在中國大陸上批評教育破產之聲甚囂塵上，並且是史無前例的，似乎形成了一個政治上的大風暴。他們對於共產制度下的教育走入邪途、失去效能，公開的加以抨擊。甚至於外國人也不好意思對大陸上教育的內容和制度，加以那樣子無情的指摘。

從前有許多去大陸的外國旅客把大陸上教育的改革，認為是可供開發中國家借鑑的。現在纔知道共產黨嘴上所講的那一套雖然好聽，但是並未見諸實行，或者實行之後產生了惡劣的結果。現在中國大陸上的教育正遭遇到再評價的批鬥。

在中國大陸上一切活動都出於政治權力的鬥爭。在毛澤東將死的兩三年中，中國共產黨內派系的權力鬥爭已經開始。毛澤東一死，那項鬥爭公開化了。有人說華國鋒獲得軍方的支持，所以他能迅速地拘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奪得了黨、政、軍權。又據說「四人幫」所代表的

政策是擴大在中國國內階級政治鬥爭；拒絕引進西方的工藝技術，來解決大陸上嚴重的經濟災害。又據說「四人幫」在教育界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所以新當權的華國鋒不得不先從教育界下手來批鬥「四人幫」。

我在大陸上第一次聽到有人批評文化大革命以後教育的改革，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在那個時候公開批評是很少見、同時又是很危險的。例如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劉冰公開承認大學教育水準低得厲害。他這樣大胆的說可能被打成「右傾」或者「反黨」。在教育界表示忠於「四人幫」的人藉口說某人不忠心，便可把那個人鬥垮。被鬥垮的人遭受迫害是毫不留情的。一位在北京「外語學校」的畢業生對我說：『黨的指導方案讀來都很有號召的力量，但是黨部爲了推行那些方案所採取的行動一點都不使人發生好感。』我想這可能是「四人幫」得不到靑年支持的基本原因。

毛澤東死後三個月，我又回到大陸，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教育機構裏那許多擁護「四人幫」的帶頭份子已經遭受清算；許多教員被開除了；學校裏的「政治學習團」被解散了。在「外語學校」裏許多教員失蹤了，或者稱病不來。北京大學和淸華工藝大學裏的「聯合評鑑小組」一向是攻擊劉冰的，現在那一班批評劉冰的人，被批成「四人幫」的代言人。同時專事鬥人的

北大哲學系被解散了。

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紅衛兵所搞的那一套「教育實驗」，目前遭受批判。據他們說在一九六九那一年爲了紅衛兵造反，在四川一省有九萬人遭到殺害（據此估計在大陸上當紅衛兵造反期間，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至少有上千萬中國人被整死。——譯者註）。現在在各大學「政治討論會」上紅衛兵被批成「四人幫」的工具，並且那些參加討論會的人高呼叫喊「以血還血」「誓死報仇」。

在西安一個學英語的學生私下告訴我說：『毛澤東的革命教育根本是一個大失敗，往日我們高喊「又紅又專」，實在所指的是「紅」、不是「專」。「四人幫」「教育政策是無法無天的。我們需要一段安定的時間，再來談用心學習。』

關於大陸上教育的失敗，尤其是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失敗，有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說：「今日大學畢業的或者中學畢業的學生一無用處。他們愚笨、無知，派不上任何用場。」另有人抱怨地說：「年青的人把自己看得不得了的重要，根本便不屑意去學習。」究竟爲甚麼中國大陸上的教育發生這種怪現象呢？在廣州「外語學校」裏一個年輕的學生告訴我說：「用心把英語學得好是划不來的。考試時繳了白卷倒無關係。最可怕的是假如你英語學得好，人家會批你搞『文化掛帥

』。」在南京的涇渭小學有人告訴我說，教員不肯幫助成績落後的學生，又怕增添課外的教書工作。他們更不敢訪問學生的家長、詢問學生成績落後的原因，因爲他們怕學生會向上級報告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有問題。在一九七六年教育部「羣衆工作小組」公開的批評張春橋，說張春橋向學生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做人的價值：一是學得了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意識，又學得了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另一是學得了社會主義的心理意識，但沒有沾染上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他又公開的說他寧願做一個沒有文化的工人，不願做那種剝削無產階級的有了文化的知識貴族。這樣子使學生產生了反知識份子的傾向。這無異是愚民政策，要老百姓一輩子做奴隸，不讓他們有求知識的機會。

教育部「羣衆工作小組」又攻擊張鐵生。張鐵生在一九七三年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繳了白卷，並且陳說他繳白卷的理由是他原是公社裏生產大隊隊長，成天從事生產的時間都趕不及，沒有工夫學習。結果他進了大學。於是到全國各處宣揚「四人幫」的教育革命。人人稱讚他，說他膽大，敢於「反對潮流」，並且謠言說他要出任教育部長。現在張鐵生遭了清算。

在我看來大陸上教育破產的原因，顯然由於學生不肯用功讀書，不肯繳呈課外指定的作業。再加上打破學校玻璃窗戶、損壞學校裏儀器教具、不肯參加學校規定的活動、不服從教員正確的指導，這些已經成爲一種普遍的風氣。

在學校裏教員和學生一定要參加相互批評的課。在那種場合有的教員被罵得痛哭流涕；有的學生被罵得嚎啕大哭。有一位教員告訴我說：「學生不僅止批評我，並且批評我的老婆，並且打我的老婆。」這一種相互批評的課眞是一種精神的虐待。

在大陸上所謂「教育革命」的着重點是「勞動經驗」。規定高中學生每六個月要有二個月在工廠裏、公社裏、或者軍隊農墾或生產單位裏，學習「勞動經驗」。實際上這所謂「勞動經驗」原是騙人的遮眼法。工廠、公社、和軍隊生產單位皆以實際生產爲目的；而那些被迫從事於「勞動經驗」的中學、大學學生是以「學習」爲目的。學生抱怨他們參加「勞動經驗」躭誤他們的學業；工廠、公社、和軍隊生產單位的黨幹部也抱怨說，每月要爲這一班學生找「勞動經驗」的機會，妨礙了原定的正常生產的工作，發生脫節、中斷、和損毁物資的現象。但是爲了教條式的政治意識型態，必得有成千成萬的青年背上被服走向工廠、公社、和軍隊生產單位，去討取「勞動經驗」。

至於在學校內所設立的工廠，無異榨取學生的勞動生產力。表面上說是把學習和生產結合起來，實際上學生並不曾生產了多少，也不曾學習得多少。試問鑑於現代化生產機構的複雜性和專業性，學生們偶然間參加了工廠工作，究竟能學得多少？

在大陸上學生家長、學生、和教員一致反對「下放」，負責高等教育行政的人認爲中學畢業後「下放」兩年，勢必降低大學入學的知能水準，並且對於那些具有數學及科學研究才能的學生極其不利（據云在周恩來未死以前，曾考慮向毛澤東呼籲讓那些有數學才能的中學畢業生直接升入大學）。他們認爲大學入學標準，純然根據一個人對共產黨的工作紀錄，或者從事勞動生產的紀錄是荒謬的。因爲這樣一來那些「下放」到公社裏的學生勢必要趕快增加生產，而不必要用心讀書了。況且在工廠裏和公社裏「勞動經驗」對於那些「下放」的青年將來的工作前途，未必有任何直接的關聯。

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北京日報」刊載了華國鋒的獨養女兒華小利，在北京郊外徐家塢（音譯）參加生產大隊的故事。在一九七四年學生家長會議上華國鋒讚美他女兒的決定要「在鄉村落戶」，替國家服務。該報稱讚華國鋒，說他同意他女兒的決定是「堅強而又高貴的行爲」。又說華國鋒步行到學校參加家長會，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纔會有這樣事發生。又描寫華國鋒問他的女兒手掌上生了老繭沒有？學習馬克思、恩格思、列寧和毛澤東的思想沒有？又問她在鄉村裏階級鬥爭的情況如何？於是該報大肆宣揚說華國鋒所說的、所爲的，大大地感動了大家，使大家不得不加緊檢查自己所犯的過失。更借題發揮說做黨主席的華國鋒如此儉樸、步行到學校參加會議

。而「四人幫」從前如何如何驕奢淫逸，坐汽車還要把汽車窗帘拉下來，不讓人民看見他們。又說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和紅軍高級軍官到特種配給的商店裏，買那些普通老百姓買不到的物品。又把自己的兒女送到「豐草地國際小學」（International Fangtsaoti Primary School）裏讀書。在那個小學裏讀書的兒童可以安心讀書，不接受地方幹部的命令、參加向國際貴賓搖擺紙花的歡迎大會。

學校裏考試制度等於虛設。當考試的時候，學生可以查書答題。有許多學生公開地抄襲同班同學的答案。大多數學校已經廢除了學期考試。所以大學的入學考試百分之九十五是不及格的。農業大學和工業技藝大學完全是有名無實。因爲共產黨的政策是政治第一、毛澤東思想第一，所以產生不出專門技術人才，來滿足農業和工業上的需要。

北大和淸華的學生團體和北京市政府時時發生衝突。北京市政府責備北大和淸華的學生批鬥「四人幫」不出力。北大和淸華學生指摘市政府假借學生團體的名義，張貼市政府所要張貼的「大字報」。

談到外語的訓練更受到重重限制。關於英語教學在各大學裏根本不受重視。英語現代文學作品幾乎在中國大學裏絕迹。對於古典文學作品的教學，要依據中文的翻譯。英語教材是淸一色的

宣傳共產主義的英文資料。假如外國的英語教師要編製自己的教材，必然遭受嚴格的檢查。教員有時採用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的「美國之音」、或者日本廣播公司的英語的資料、或者英文新聞報紙上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必經過嚴格的檢查，同時是陳舊不堪的，失去時效的新聞。所以在學校裏的教職員和學生都抱怨說：「新聞的供應也分了等級。黨裏高級幹部讀到最緊急的最重要的新聞報導；中下級的官吏只能讀到普通的新聞簡報；而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國內和國際上的重要事件。在這種情況之下，爲國家政策作公開的辯論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大陸上社會風氣是極端不自由，物質生活極其艱苦，各項官方法律規章必須嚴格遵守，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接觸遭受嚴格的監視，學校學生很早便上床睡覺了。我曾經私下問了一些學生說：「自從『四人幫』被捕以後，這七八個月以來教育政策在改變了。你們覺得怎麼樣？」我所得到的回答是「現在鬥爭情勢太複雜了。」或者「目前情形太混亂了，我們中國人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

自從「四人幫」被捕以後，許多人在談論「再解放」。這個所謂「再解放」的含義何在。耐人尋味。中國大陸上年輕的一輩似乎受不了繼續不斷的鬥爭！毛澤東有毛澤東的一套，劉少奇有劉少奇的一套，周恩來有周恩來的一套，林彪有林彪的一套，江青的「四人幫」有江青的「四人

幫」的一套。再加上經濟問題、軍事問題、黨派問題，弄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老百姓要求增加配給，這些恐怕是最迫切、最嚴重的問題。我不知道華國鋒將如何應付這些要求。他的統制權能維持多久，實在是一個問題。

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陸人民，從未甘心接受匪共暴虐統治，二十八年來，英雄志士，拚頭顱，洒熱血，反抗暴政之英勇鬥爭亦從未一日停止。

以下僅就最近數月大陸同胞之不畏犧牲，反抗匪共之具體事實，略舉數則，以見一斑，相信星星之火，終有燎原之一日。

吾人堅信，燒燬赤色枷鎖的一天將很快到來。

匪僞承認已有全面性反共組識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大陸正出現一個遍及整個大陸的反共組織；同時，一個叫做「反共救國軍」的組織，最近曾在北平活躍。

目的在推翻華國鋒爲首的匪僞政權的「中國人民革命黨」組織，首先在遼寧瀋陽發現，最近又在北平積極活動，僞「公安部」形容它是一個「全國性反革命組織」。

敵後消息來源引述匪「公安部」所獲的資料說，「中國人民革命黨」在瀋陽的負責人為周奕善（現已逃脫，共匪正「通緝」中）、宋向海（為前匪「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宋任窮的侄兒，已遭匪槍斃）根據他們的身分及行動判斷，這個黨的中央委員會原設在北平近郊，現已遷至河北廊坊地區霸縣附近。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匪「北京市公安局」曾出動上千武裝及便衣人員，搜查七處可疑地點，但因事前走漏消息，未抓到重要人員，僅在北平東北郊酒山橋及市區舊鼓樓大街的某一地下室，搜出地下印刷所與支部機關，以及不及銷燬的文件、刊物與幾分會議記錄。

有關方面說，今年五月中旬，北平許多地方都出現印有中國國民黨黨徽，署名「反共救國軍」的傳單，標題是「告北平市同胞書」，內容是號召北平市民認清華匪的罪惡陰謀，團結一致推翻暴政，配合國軍反攻大陸，重建中華民國，並提出「滅共在共、復國在我」的口號。匪「公安局」仍在追查這份傳單的來源。

消息來源說，廣東地區六月上旬也曾出現一個「人民社會黨」的反共組織，散發「心煩意亂鬥難改，肚飢腸瘦萬歲難」的傳單，領導人為廣東博羅「第一中學」教師王明海，最近被匪殺害，另三人被捕，有許多人逃亡。

福建晉江地區的「反共青年救國團」，最近曾張貼「打倒華國鋒」與「打倒共產黨」的標語，當地匪僞「公安機關」正懸賞捉拿這個組織的成員。

以福建雲霄北部塢山、梁山、南山爲根據地的反共游擊隊，最近因各地「四人幫」黨羽攜帶武器逃亡加盟，聲勢不斷强大，經常襲擊匪僞機構。

開封饑民萬人搶糧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河南開封與隆地區六月十六日曾發生饑民萬人搶糧暴動事件，匪軍動用機槍掃射，造成三十餘人死亡，百餘人重傷。

匪僞「開封縣革委會糧食管理局」在隴海鐵路南邊「與隆公社」圩集設有倉庫二十多座，派匪軍一排防守，六月十六日集期時，與隆附近各公社饑民將近一萬人，由武裝民兵引導，上午十時湧至糧倉搶糧，駐守匪兵退至附近供銷社屋頂天台，架設機槍掃射。

六月二十日開封縣與鄭州市均出現大字報，攻擊槍殺饑民事件，要求懲兇，以平民憤。消息來源說，河南近來旱災頻仍，不斷發生搶糧事件，今年四月起匪軍採取暴力鎭壓，將人犯逮捕後集體槍決，但仍無法阻止集體搶糧事件。

敵後消息說，海南島「黎苗族自治州」居民，由於持續旱災，饑餓難忍，數千人曾於五月中旬湧至新政圩「信用社」要求貨款購糧，並搗毀「信用社」，繼湧至糧管倉庫，將存糧搶刼一空。匪軍趕往鎭壓，因途中公路橋樑被破壞，迨趕至現場，饑民已撤至山區。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河南「開封血庫」匪幹公然索賄，買血者需付約等於血錢十分之二的賄款，才能得到買血的通知。

由於開封匪僞規定各醫院不能私自買血，由「血庫」統一經營，造成匪幹利用職權貪汚的機會。

消息說，這一事件曾引起附近人民不滿，匪於六月中旬曾拘捕貪汚匪幹與工人，處決其中十一人。

革命火花

大陸各地的反共行動，正如雨後春筍般爆發，論規模則有大有小，論地區則東南西北。在華國鋒集團侈言「大治」之際，每一次反共行動，都不啻給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下面是我有關方面獲自敵後的部分零星資料，這對於我們瞭解今天大陸的情勢，頗有助益。

××　　××　　××

福建泉州不久前出現一個名爲「中國勞動黨」的反共組織。據匪共宣佈，該組織成立已有兩年，領導人金仁善是僞福建華僑大學畢業的，他下面的幹部，多是「文革」時期的「八、二九派」分子。這個組織的目標是堅決反共，它廣爲吸收盲流知青，在被匪方發現時，成員已達二百餘人。這個組織熟知匪共的政治運動規律，所以都是站在當權派的立場，打擊反對派，暗中壯大自己。它的經費來源以出售布票、糧票、肉票爲主。這次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因共軍部隊開往接管金仁善所在單位，隱蔽不及，金仁善處所存該組織的各項文件被發現，因而被匪共破獲。除金及其它十八名重要成員被捕外，並被起出印刷機一部，在另一成員家中搜出步槍十六枝。

××　　××　　××

匪共設在江西上饒東郊的河步糧油倉庫，由僞縣糧食局直接管理，共有職工五十餘人。另有「公安人員」十餘人駐守，負責警衛工作。月前某夜，該倉庫突遭武裝份子二十餘人潛入，先將値班共幹繳械綑綁後，刼去大批武器、糧油及現金僞幣千餘元。事隔不久，該倉庫再度遭反共武裝潛入，並與守衛之「公安人員」發生槍戰，附近共軍聞訊趕來增援，當場有反共人士一人犧牲，三人被捕。共軍及僞「公安人員」有五人被擊斃。事後匪方查明，被捕的三人中，其一係「縣

民兵師」的「大隊長」，另一名是僞縣糧食局共幹。

××　　××　　××

安徽共黨屬下編號爲「皖航二一四號」電船，於今年三月四日，拖着載有大米、小麥、黃豆等物資的船隊，自壽縣正陽關開往蚌埠，航至四十里外劉家集附近淮河淺灘時，突然兩岸湧來男女饑民三千餘人，分駕小艇或涉水，强行登船，將所載物資搶奪一空。押運的共軍部隊眼看饑民搶刼，均不敢開槍，該事件發生後，匪方另調了一個共軍正規軍連隊去護航，以取代原有的「地方部隊」。

××　　××　　××

廣東乳源、連南一帶山區，係僮、傜族聚居地，多年來，匪共曾將大批知識青年、「五類份子」驅往該地落戶，另有許多無身份證明及持假證件的「黑人黑戶」也自外地逃來隱居，故居民成份極爲複雜。由於大家都曾深受共黨迫害，故一般對匪共都極仇視。因爲有這個基本條件，所以被自發產生的反共游擊隊選爲基地。目前，活躍於這個地區的反共組織，最大的是「反共靑年救國粤北挺進軍」，該部有成員百餘名，領導人羅志忠，廣東懷集縣人，約四十歲，受過高等教育，曾在「乳源大橋工程指揮部」任職。近數月來該部的活動計有：

①突擊僞「乳源大橋工程指揮部」。本年二月下旬，該部戰士一批，突擊該「工程指揮部」打死共幹十餘名，擄得短槍十餘枝，及大批彈藥、文件、證明、糧票、「人民幣」等，安然返回山區。事後匪共派共軍三千餘人，大肆搜查毫無所獲。

②突擊乳源坪溪僞「軍分區物資庫」。這一役斃傷共軍、共幹在百人以上，毀掉大批軍工器材。游擊隊撤退時在牆上寫下反共標語：「打倒共產黨，剷除暴政！」事後匪共並未張揚，僅向各級「政工組」共幹交代，要求提防階級敵人武裝進攻。

③由於該部活動積極，粵共曾派踞清遠、英德、韶關、樂昌等地共軍多次圍攻，均無所獲。此後對這一地區居民行動加强管制，規定「五類份子」家屬一律不得申請外出，「下放知識青年」互相探訪，亦須持有所屬「大隊」以上治保單位證明，遠赴清遠、韶關或廣州探親者，則須持有「公社」級以上證明。此外，乳源、建南各「供銷社」的貨物運輸，由「公社」武裝部派武裝「民兵」押運，連「赤脚醫生」下鄉巡廻醫療，也已停止，以防出事。

×× ×× ××

本年三月十四日中午，海南島白沙縣僞糧食局滿載穀物的運糧車隊十餘輛，由廿餘名「民兵」押運，自縣城開往設在僞黎苗族自治州革委會所在地「紅旗鎮」的「州革委糧倉」。途經黎母

嶺「抱樣公社」附近山谷隘口時，路面被許多大石頭阻擋，不能前進。甫一停車，即有手持步槍、獵槍、利器、手榴彈等武器的大批黎族男女，自四面八方湧來，將車隊團團圍住，僞「民兵」開槍反抗，全部被擊斃。黎人將糧食搬運一空後，縱火焚車。事後僞「海南軍區」調派大批共軍部隊前往附近搜查，至三月十七日，捕去百餘名黎族青年，全部押送海口僞公安局監獄。

大陸反共活動激烈

大陸匪區反共抗暴活動日趨激烈，共匪正展開血腥屠殺。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來源統計：

—上海地區一至五月，共匪公開逮捕及槍決「反革命」分子七百四十餘人，秘密處決者不計其數。

—廣州匪「公安局」三月二十八日公佈處決「反革命」分子四人。

—天津地區四月底匪「公審大會」，宣判「青年自救黨」的所謂「反革命」分子二十餘人死刑與其他徒刑。

—福建晉江匪「人民法院」五月八日「公審」大會判處「反革命」分子三十多人死刑與其他

徒刑。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黔南及桂西邊境少數民族，因農作失敗，抗繳共匪的「征購糧」，發生全面抗暴，共匪已對桂西地區實施宵禁，入夜後除圩鎮中心外，郊野人車如無駐軍口令，一律射殺。

反抗共匪暴政的布依族與苗族勢力，最近獲得受派系衝突而遭歧視的部分匪軍及民兵的加入，日益强大，匪軍數次展開包圍，均不敢貿然進攻。

敵後消息說，貴州與廣西邊境地區混亂情況，極爲嚴重。由南寧開往天峨、鳳山、樂業、田林、淩雲、隆林、百色、德保、靖西等地的公路車隊，均由匪軍武裝押送。

據中共貴州省「黨委會第一書記」馬力本月初在一次農業會議上說，該省一些黨「幹部」濫用公款，並尅扣「人民公社」農民的工資。

另外一些「幹部」則濫用公款，不分發適當數量的穀物，並允許農民大規模地從事私自生產、貪污、竊盜和投機。更有一些人「被誘惑和貪污」，並允許農民分割屬於「公社」的農田。

在中國大陸與隴海鐵路交叉縱貫河南、湖北兩省的「焦枝鐵路」，最近出現一股極爲活躍的游擊隊。據交通界靈通消息說，這條長七百多公里，並連接「平漢鐵路」線的鐵路，在近月來，

曾連遭反華匪游擊隊的襲擊，交通運輸曾一度中斷。

加拿大報紙報導大陸近況

多倫多明星報刊出發自香港的報導說，中國大陸上的犯罪與貪污案件不但層出不窮，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這項報導說：「最近數月來中國大陸上貪污的情形顯然是在不斷增加或是變得更加明顯。」

這項報導並指出：「犯罪行爲不論大小，仍然也在繼續發生之中。這種情形可由『官方』定期在各城市公布的囚犯強暴、謀殺、偷竊或其他罪行的人被處決或監禁的布告看出來。」

明星報並說：「有些『北京大學』的女生竟暗操淫業。有些中共『官員』貪污。有些中共醫生接受賄賂提供不實的醫生證明，使工人得以避免工作。

「利用課餘時間兼營娼妓以賺取零用錢的『北京大學』女生，已在該校最近的一次會議中被抨擊爲壞分子。

「北平的一位西方記者在這次羣衆大會後說，一名可靠的中共人士曾告訴他，只要以金錢或禮物餽贈公務人員，就可獲得『官方』的簽字或蓋印，而使事情辦得通。」

位在北平以東的避暑勝地北戴河，實際上已成爲北平政權的特權人物和外國人的保留地區。

多倫多環球郵報今天發自北戴河的電訊說，對外國人來說，最好是留在他們的圍牆之內。「假如一個外國人冒險越出院落，不出半哩就會遇到一名不客氣的公安人員，很粗率地揮手叫他回去。」

據此間出版的一份半月刊指出，今年四月間中共士兵與民兵在鎭壓武漢的一項學生暴動時，約有一百多名青年被殺害，另有五百多人受傷。

香港英文半月刊「北京消息」，在最近一期中報導說，這項學生暴動是一羣學生集會，抗議共黨提前下放二百七十名學生時爆發的。

據該刊報導，在武漢測量與製圖學院同學的支援下，這羣將被下放的青年，搗毀了「黨委會」辦公室，並毆打在該地的「人民解放軍」宣傳組的人員。

據說，共軍與民兵立即被召來，在衝突與混戰中，發生了流血事件。

上述學生暴亂的消息是由一名中國大陸旅行歸來的旅客所透露的。

滇粵民衆紛起抗暴

有關單位敵後消息指出，雲南、廣東兩省最近不斷發生民衆集體抗繳征購糧、燒糧倉、搶軍火庫事件，使匪駐軍四出鎭壓，疲於奔命。

據八月十五日來自敵後的消息說，雲南各縣目前正値農作物夏收期間，因曾遭旱災肆虐，各地普遍失收，農民並已發生集體反抗「征購糧」暴動。為此，匪駐軍特下鄉以武力監督，强迫農民完成繳交「征購糧」任務，有關情形如次：

①漢族平原地區部份公社社員集體要求取銷「交售餘糧」任務，若干飢荒地區，飢民集體湧到僞縣糧食局要求「國家」供應「回銷糧」。（所謂「回銷糧」係以收繳之「公糧」售予農民）

②少數民族地區反抗繳交「征購糧」行動層出不窮，暴動時起。該省匪幹為應付「反征」暴動已疲於奔命。

又該省農村單幹風甚盛，尤以少數民族地區情形更為嚴重，農民只熱衷單幹生產，拒絕出動集體農田勞動，農村「集體生產」制度瀕臨崩潰邊緣。

同日敵後消息又稱：廣東英德、肇慶等縣，今年糧食及農作物普遍失收，但匪仍照過去比例，在農村征收上繳糧，因此引起農民不滿，經常發生燒倉搶糧事件。本年七月六日，英德魚灣匪糧倉儲有二百餘擔糧食，被農民放火燒燬，並搶走一部份。另匪派往農村收購副產品人員，亦常

被農民毆打，甚至失蹤，現匪已加派匪軍看管糧倉，並保護收購人員下鄉。

同日敵後消息又說：本年六月廿九日，廣州市發生軍火被竊案。匪廣州軍區後勤部東山某一倉庫，廿九日凌晨一時崗哨交崗時，發現被人剪開鐵絲網，打開倉庫大門，失去手榴彈一箱，手槍十枝，子彈一箱。匪廣州市公安局立即會同軍區後勤部保衛科調查，證實竊匪是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當時情況十分緊張，匪恐武器被竊後偷運粵北，參加反共武裝組織，因此對所有進出廣州的車輛、人員，嚴格檢查。

宜賓天災人禍成缺糧地區

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四人幫」餘黨在廣州展開破壞活動，廣州市六二五路的匪「中國食品出口公司廣西省分公司廣州市辦事處」，六月六日在人員下班後舉行會議學習時間，突然發生爆炸，炸傷十一人，四人重傷，生命垂危。後經匪調查，發現是「四人幫」分子預置兩枚定時炸彈。

敵後消息說，大陸人民不滿共匪頭目的續捧「文革」，廣西柳州「鐵路工人文化宮」六月二日貼出一張「為何要繼續吹捧文革」的大字報，指「四人幫」是「文革」的產物，打倒「四人幫

」也必須否定「文革」。

這份大字報指出「文革」已導致匪區生產與教育倒退了十年。把所有罪行都算到「四人幫」身上是不够的，發起「文革」的人（指毛匪澤東）亦難辭其咎。

據匪僞「人民日報」七月七日報導：四川省成都附近的都江堰灌溉區，最近接連遭到嚴重洪水、大風、冰雹和病蟲等災害的侵襲，使正在抽穗揚花的中稻，受到慘重的摧殘。報導中對風雹、病蟲等災情和造成的損失，並未透露，只招認洪水的災情是：「由於岷江上游暴雨成災，使岷江出現了廿五年來未有過的洪峯。位於都江堰渠首的灌縣境內的金馬河，兩處決堤。灌縣各公社、生產隊、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共出動五萬多人，參加搶險。」

又據「人民日報」五日報導：「宜賓地區被稱爲川南的糧倉，近幾年來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這個『糧倉』竟成了缺糧地區。」

共匪所謂的「宜賓地區」，包括宜賓附近的十六個縣和兩個市。

大陸流傳的地下呼聲

九月十九日這一期的「時代」雜誌有一篇文章報導了大陸上正在流傳的地下作品，有的反毛

，有的反華國鋒，有些地方並張貼大字報，發出爭取人權的呼聲，表示了對匪共專橫制度的反抗。

這篇報導透露，不滿分子已在反對毛匪的過時而腐化的影響力。其中有一個現象是：以前被禁止的若干小說，現在有許多正私下流傳，而一些新的「創作」也常在朋友間以手稿形式秘密地流傳。這種小說有一本名叫「阿霞」，就是書中女主角的名字，描寫一個不幸的女工，在工廠中遭共黨幹部上司强暴。

另一本地下小說，名叫「血染湘江」，描寫一個生活奢侈的共黨「官員」的兒子，因不滿他父親的荒淫與特權生活而投河自殺。

這篇報導說：「這些作家的地位雖然不如蘇俄作家索忍尼辛，但他們的作品顯然反映出中國人民渴望一些比共黨宣傳品更有內容價值的東西。雖然很少人敢公開指出共黨政權造成的愚蠢，但一些歌曲和笑話都暗示了中國人的幽默是無法壓制的。衆所皆知的例子是，老百姓常常把追悼毛某的歌曲，自已配上新詞，當情歌唱。另外的許多不滿份子，秘密的散發的反對毛澤東繼承人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爲「走向反對無產階級的道路，或向右傾分子投降？」這本書內容是指責華國鋒和他的黨羽爲了「攫取權力」而逮捕了「四人幫」。

「時代」雜誌透露：在昆明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要求人民有權居住他們所喜歡的住所，不應被强制規定居住地。另一張大字報要求取消夫妻由於工作必須長期分居的制度。在西安，最近出現一張大字報要求公布有關人權的「赫爾辛基協定」及捷克斯拉夫「七七憲章」。「時代」引述該大字報說：「不管赫爾辛基協定及七七憲章是好是壞，應該公布，以便人民自己判斷。」

十、一個不受歡迎的訪客

正當我國朝野對他的荒謬言論，與一貫爲匪效勞，不惜敵視中華民國的所作所爲，一致憤慨莫名的時候，這位未免太不知趣的費正清，却居然於結束他的匪區「友好訪問」後，飛到復興基地的寶島，作他第六度的「私人旅行」與「籌募基金」來了。

九月十一日下午，費正清偕同他的妻子，自漢城抵達台北。

他的來臨，與他以後接見台北若干記者的公然爲匪張目的談話，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激發了我全國軍民的一片强烈的抗議之聲。

費正清所謂的「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是目前相當熱門的題目，美國的政界、學界及國會中有不少知名之士紛紛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各種說法你來我往，莫衷一是，這場辯論絕非一時之間會告結束，此間對這項辯論的進行情形，也必將一直保持極高的注意。

被視爲美國「自由派始祖」的「中國通」費正清教授，昨天接受中國時報記者的訪問，由於他很樂意地回答了所問的每一個問題，使這項訪問長達兩小時。

費正清首先分析，所謂的「中國問題」就是美國爲了要對抗蘇俄而與中共打交道所產生的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涉及承認及美國的道德責任。美國目前與中華民國政府有正式外交關係，但爲了權力均衡、爲了對付蘇俄，也爲了中共是個面積廣大、人口衆多的大「國」，所以美國也要與中共接觸。

他說，美國的立場，是想與雙方（中華民國及中共）接觸，但由於雙方都堅持自已代表全中國，雙方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所以「兩個中國」是行不通的。美國在二者中必須選擇一個。

在費正清的想法中，他認爲「中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必須由美國和中國雙方面多諮商談判來求解決之道。另方面，他也認爲中共目前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問題」，因爲其內部有很多問題有待處理，最重要的是糧食問題，此外還有爲對抗蘇俄而須致力的武器現代化及其他經濟、工業化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廿年、卅年或四十年之久。他認爲，中共目前雖仍不斷聲稱要以武力解放台灣，這只不過是一項口號而已，事實上中共並無意，也無實際能力渡海攻擊。費正清認爲這根本就不值得憂慮。

既然中國問題不容易解決，北平目前也不急於解決，何不讓現狀維持下去，美國也不要與中共做進一步接觸呢？

對這個問題，費正清的說詞是：維持現狀是保守派的看法，美國目前已與中共有某種程度的接觸，如果雙方關係未有進展，將會轉壞，美國爲了對抗蘇俄，所以不願見與北平的關係轉壞；他說：參議員甘迺廸的「建議」也就是這個意思，用意在促使華府繼續推進與北平的關係。

在費正清的構想裏，美國終將給予北平以法律承認，對台北則給予事實承認。也就是說，美國承認北平的「中國主權」，但同時繼續與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維持貿易、投資、旅行、文化等各方面的接觸。

他說，這其實也就是採取「日本模式」，只不過所不同的，是日本與中華民國間並無共同防衞條約。

對於中美共同防衞條約，費正清認爲這項條約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聽起來很好，但只不過是一個象徵」，因爲根據條約，美國要幫助中華民國必須依照憲法程序，也就是需要國會的支持。如果國會中都是孤立主義者，即使有這一項條約，國會不答應，美國政府也無法採取行動。

根據這項看法，費正清乃認爲這項安全條約可由國會的立法或片面聲明保障台灣未來的穩定

來替代。

費正清强調國會的重要性。他說，國會絕對不會願意讓美國放棄台灣於不顧，如果台灣未來的穩定無法獲得保障，國會絕不會同意美國與中共「建交」，美國就被「卡」住了。

為求華府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以後的台灣得以繼續保持穩定，費正清認為國會必須制訂一系列的法案，諸如繼續給予最惠國待遇，進出口銀行得以繼續貸款，核能燃料及軍事裝備繼續供應等，這些立法非常複雜而繁瑣，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才得完成。

他大致贊成衆議員伍爾夫和參議員甘廼廸最近發表的言論，但他不認為「關係正常化」有限定的時間，他相信范錫國務卿這次訪問北平純係試探性的，是雙方的第一回合接觸，互相對國際事務交換意見。

談到美國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法律承認所造成的心理影響，費正清認為美國國會立法維持臺灣的穩定，目的即在維持在臺人民的心理情緒。他說，如果有人認為臺灣不安全而跑到美國去，很可能半夜裏走在紐約或芝加哥的街頭被暴徒襲擊而死，美國也不是個安全之處啊！

總括來看，費正清的思想仍不脫自由派份子的老套，為了支持與中共「建交」的立論，不惜找出一大堆看似成理的說法來自圓其說。他的觀點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相信在他停留臺北期間

，我國政府或學界人士在與他晤談時，會予以一一辯駁。終究，「中國問題」要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美國無論基於權力政治、戰略、或道德各方面，都不能輕易放棄中華民國這張王牌而失去全球政略的先機。

費正清對美匪關係的看法

已退休的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最近正在臺北作私人訪問，他所主張的美國對華政策一直走着偏袒中共的路線，他曾經主持過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一向被認爲是美國學術機構中對臺灣最不友善的，臺北新聞界的少數幾位記者昨天曾與這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晤談一小時餘，以試圖詳細瞭解他對華盛頓、臺灣與北平間關係的看法。

下面是記者與他談話的重要摘錄：

問：你對鄧小平最近對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的美聯社高級負責人的一些談話，有何看法；根據後來美國政府及前福特總統的聲明，他有捏造事實的嫌疑，鄧小平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答：新聞界總是想盡量找些寫作的題材。我最近聽到的有關鄧小平的聲明好像有這樣的意思；如果美國沒有施壓力或給予干涉，則中共對臺灣採取一種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政策並不

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否定」，換句話說，中共的意思是：他們不會在美國的强求下作任何承諾，依我看鄧小平最近的態度好像表示了中共方面開始對「關係正常化」沒有耐心起來。

其實，目前的中共領導層比以前趨向「實際」了些，「臺灣問題」，不是一項急解待決或很重要的問題，他們面臨的更重要問題是糧食生產、工業發展、對外貿易、以及更重要的對蘇俄問題，還有他們到底能從「臺灣問題」上得到什麼好處呢！我甚至懷疑他們目前有任何動機或理由要以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

問：那麼他們的頭子們一再發表「使用武力解放臺灣的聲明」到底表示了什麼？

答：那是他們的口號，這是他們那批以「革命」起家的人的一種流傳下來的習慣。

問：你對參議員甘廼廸不久前的對華政策聲明有何評論，你同意他與中共「建交」的五點計劃的主張嗎？他在演講之前與你有過諮商嗎？

答：我同意他的部份主張，他不會與我討論這演講的內容，我想他的動機是想加速推動「關係正常化」，他認爲美與中共關係的凍結，將破壞雙方間的均勢，使得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有可能向蘇俄靠近。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推動「關係正常化」。不過范錫這次北

平之行並未期望要解決任何問題，他只是想告訴對方美國對「關係正常化」的意見，也聽取對方的意見，同時還在很多其他的世界事務上交換意見，所以稱范錫此次中國大陸之行爲「試探性」，是對的。

問：甘廼廸議員認爲一九七八年是華盛頓與北平「建交」的恰當時機，你的看法呢？

答：那只是甘廼廸表示他對「關係正常化」的急切願望而已，我不認爲美國政府此時需要設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需要一些準備工作；一、總統與國會間需要一些意見上的協調；二、美國無法只是單純的交換與臺北和北平間的目前關係，因爲美國民意是要與臺北、北平雙方同時都保持接觸。

除非一種能繼續維持臺灣經濟和其他情況穩定的保證能獲得，無人能預期有任何「重大的改變」。我所謂的重大改變是指與臺灣外交關係的終止，我認爲美國政府對繼續維持臺灣的情勢穩定有着責任，這可以在我們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經由國會「特別立法」來保障「臺灣省」的經濟穩定。

問：美國目前好像也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雖然她未確切指明由誰來代表這一個中國？

答：臺北與北平都要美國承認自己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目前的情況是，我們還只承

認臺灣的政府，這種情況已經保持了廿八年。而在此同時，我們又想與地廣人衆的北平政權建立關係來平衡蘇俄，事實上，我們的路是堵塞住了。目前，我們採取任何行動都會讓臺北與北平雙方中的另一方不高興，美國人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爲了其中一方而放棄另一方，他們願與雙方聯繫，所以，「一個中國」的政策，是中國人自己主張的，不是美國人的主張。

問：高華德參議員最近發表演說指出：根據美國憲法，卡特總統無權單獨宣佈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你認爲呢？

答：我非憲法專家，但高華德的看法我無反對意見。我的看法是：無論如何，在「中國問題」上，總統與國會必須取得某種程度的協議。但我不認爲防禦條約是保持臺灣安全的主要保證。這個條約只是一項標幟，條約只是外交關係領域中的一部份。我們若和北平有了關係，北平又宣稱他們是有主權的政府，那麼，這個防禦條約就不可能存在了。

這又要談到法理承認與事實承認的問題了，我們將來與臺灣維持貿易、文化與貸款的關係，是事實上的承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法理上的承認。這是解決中國人的「一個中國」的唯一方法，也是美國人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問：伍爾夫議員將在國會提出的所謂「臺灣安全決議案」，有可能代替共同防禦條約嗎？會

被美國國會及人民接受嗎？

答：是的，這個決議案在目前的各種環境下看來是可行且有效力的。因爲：一、臺灣自己的國防力量已很堅强；二、美國廢約與撤軍後，仍有强大的海軍力量在西太平洋存在；三、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力量再發動海外攻擊，他們對蘇俄的防禦，遠超過對臺灣的企圖。

此外，美國爲了保護日本，也會考慮臺灣的完全，除了這些原因，道德的考慮，不放棄朋友的考慮也是美國要顧慮臺灣穩定的原因。

陶希聖斥費正清的條約象徵論

名政論家陶希聖先生，針對費氏不當言論，發表專文說：費正清教授日前在台北對新聞記者：中美協防條約不過是一個象徵。照他的說法，美國廢除這張條約不算一回大事。他這種言論，不僅侵犯我中華民國的尊嚴，也傷害他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信望。

中美協防條約是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之間的雙邊條約，同時又是太平洋集體安全系統的一環。這張條約若是廢除，不僅改變美國與中華民國兩國的關係，並且改變太平洋西門，台灣海峽的形勢，導致世界戰爭的危機。

中美協防條約簽訂之前，我中華民國國軍打了古寧頭之戰，確保台灣海峽及台澎金馬基地。條約成立之後，我們陸海空勤諸軍打了金門之戰，阻截匪共侵犯太平洋自由安全的狂圖，從此不敢翹足東窺。

在金門戰役進行中，總統　蔣公在中外記者會宣稱：「我們不要美國一兵一卒在我們領土作戰，我們只要國際道義與武器的支援」。

中美協防條約受得住戰火的考驗。我們未曾牽引美國捲入戰火，我們用自己的實力執行條約所賦予的任務。

這張條約有其實質，又有其實效，保持太平洋西門的安全，有大貢獻於太平洋自由，決不是美國可以任意廢除，而且美國歷任總統一直未作片面廢約的嘗試。

回想民國六十一年即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打開了北平共匪的門路，當時他們若是一口氣對共匪作法律上承認，也就做了。他們沒有走這一步，於是有所謂「關係正常化」。關係正常化乃是迴避承認共匪的迂迴路線。承認這一步無須正常化之準備，正常化也無待於承認爲其完成。

當時尼季爲何不走承認這一步？他們自有其重大的顧慮。中美協防條約可以說是重大顧慮之

一項，而且有其實質的原因，其一是美國國會及輿論，另一就是太平洋西門的自由安全與太平洋全般的自由安全。

在韓戰期間，台灣海峽是韓國戰場的側翼。在越戰期間，台灣海峽是越南戰場的後方交通及補給線。在韓越戰事先後停止之後，台灣海峽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石油路的一大隘口，這個事情是越來越清楚。

比及美國退出東南亞，安南三邦——越南、高棉、寮國，相繼失陷。蘇聯的海權及其政治影響也相隨而進入南洋。我們的台海基地又要面對蘇聯與越共的海上前線。

在這一連串的軍事與政治的變動之下，中美協防條約的重大功能是歷歷可覩的。今更就眼前的形勢來說：我中華民國在這台海基地，以其軍事與政治的力量，保障西太平洋航行自由與石油通路的安全，明白顯示中美協防條約的實質意義，不只是一個象徵。

再進一步來說：中美協防條約在今日具有阻截中共匪軍東出，與蘇聯越共北上之兩重實效，更不只是一個象徵而已。

若是費正清以同路人的老資格，替共匪發言，嫉視這張條約，必破壞纔甘心，那是他的本行，我們不必指責他，有良知的中國人也不會附和他。若是他還是美國人，利用美國著名大學高級

教授的地位，來遊說什麽「模式」，爲此竟公然蔑視這張條約的實質與實效，那就不僅侵犯我中華民國的尊嚴，並且傷害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信望。

費正清為匪共宣傳

立法委員及學者李文齋、胡秋原等九人，聯名發表共同聲明，指責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爲中共的宣傳家。

聲明中指出，費正清的一切言論行動都以有利中共、不利自由中國爲目的，每次來華都意圖愚弄我們，希望全國同胞密切注意，不要受他任何言論姿態所愚弄。

李文齋、胡秋原及徐中齊等，今天在立法院，向外交部長沈昌煥就費正清來華行動提出質詢；並將於十六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在臺北自由之家擧行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邀請各有關單位參加。

立法委員李文齋、胡秋原、徐中齊、白瑜、香港時代批評社社長周鯨文、反共學人鄭學稼、任卓宣、侯立朝及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社長周之鳴等，於昨天簽署了共同聲明。

聯合報讀者投書

費正清來華訪問，言論荒謬，為匪張目，讀者群情激憤，紛紛投書指責。

費正清分析美匪關係

貴報九月十二日第二版「費正清對美匪關係的看法」的專訪中，費正清說：「我們將與台灣維持貿易……是事實上的承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法理上的承認……也是美國唯一能做到的方式。」奇怪的是：爲什麼不可以對台灣維持外交關係而對大陸以事實承認？何以必須倒過來，對大陸建立外交關係對台灣事實承認才是美國「唯一能做到的方式」？實在令人費解。如果由我代爲解答，應該是：「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美國可以不負背棄盟友的責任，才可以使共匪有可能擴大叛亂，侵奪台灣」。除此以外，我實在想不出第二個答案。不過就我們中國人看來，只要我們自己爭氣，不以獲得綠卡爲榮，不將自己財產向國外轉移，共同

為自己的國家而努力，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滅亡我們。

一個自國外退休的教授投書說：

報載美國費正清來華訪問，並與我國朝野人士會晤。

他過去偏聽一面之詞，而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現在他於訪問大陸之後，來華訪問，這次來台，是第二次訪華，希望他能趁這次來訪的機會，親身體驗實況，並兩相比較一下。我建議他到各地觀光一下，看看中華民國政府為民服務的成績，以及人民自由快樂、豐衣足食的情形，也許他會同情我們在大陸的八億苦難同胞，而支持我們復國建國的主張吧！

最後，我希望台灣留美同學會能舉辦一次懇談會，把我們的立場和主張跟他徹底談一談。我也希望世界知名的學者兼外交家如魏道明博士、吳經熊博士、葉公超博士等，能以私人資格，聯名招待費氏，藉機懇談，希望他能了解我們，不再做出傷害我們的事。

費正清謬論親共娟匪

編輯先生：

長久以來，費正清利用美國學術界的一點地位，竟昧於良知，處心積慮，竭盡渾身解數，為

匪張目，尤其近來夥同一小撮同伙，叫囂主張屈從共匪要挾，幸賴美國友邦有識之士挺身仗義執言，不斷予以有力反擊，其卑劣伎倆才能暫未得逞。

然而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却任由這位匪僞暴力集團工具的費正清，任其隨心所欲地自由進出，我們這種過分容忍恕道，敵友不分和高度自由開放的舉措，不僅使一般國民不解，且亦能引起友邦人士的迷惑，誤認我們是軟弱可欺，可以任其擺佈出賣。

我相信凡有良知和血性的中華兒女，絕不會再受其愚弄，將自己辛苦的血汗錢，拱手交給他做賣友求榮的學術基金。

讀者鄒裕上　九月十一日

編輯先生：

費正淸又來台北，這老傢伙親共媚匪的謬論早已死性難改，我們對這種分不淸邪惡與正義，是非與黑白的任何談話，請全台灣的報社，一齊來制裁他，不要刋載他的言論，更希望有關單位絕不要討好或接待這種助匪媚匪之徒，政府負責人士更不應接見，以免達到爲匪套取我方情報資料之目的。

立委胡秋原「寶刀未老」

立法委員胡秋原昨天在自由之家博愛廳，公開向言論媚匪的美國學人費正淸挑戰，表示願意和他舉行一場賭注十萬美金的電視大辯論，由胡氏用英文、費氏以中文來討論費氏對中國歷史文化所持「東方社會理論」是否存在，抑或只是他向壁虛構的邪說謬論。

胡秋原昨天下午於參加「反對費正淸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中做專題報告時說：他本來以爲用不着和費氏進行公開辯論，不過由於有許多人曾以此相詢，因此他已決定願意和費氏舉行一場辯論。

關於此次辯論的題目，胡氏說，如果要討論費氏所主張的美匪關係正常化，由於是政治問題，可能難免有火藥味。而費氏既然自稱爲史學家，因此雙方不妨就西洋史的發展，來討論歷史哲學發展理論中，有無費氏所說「東方社會」的問題。

胡氏並進一步指出：他願意就此問題在電視上辯論，甚或可請美國新聞處安排，予以傳播到美國，好讓美國大衆了解費正淸所據以主張美匪關係正常化的理論基礎，事實上是站不住脚的。

於此，胡氏激動而又充滿自信的說，這場辯論他可以用英語講，而費氏既然自稱是中國專家

，那就應該用中文講，雙方辯到最後，誰辭窮就算輸。如果他輸了，胡秋原表示費正清可以不必再募捐，他願意負責捐募十萬美金充做其設立「中國問題研究所」的經費，不過如果費氏辯輸了，那麼胡氏希望他也能捐出十萬美金，作爲「反對危害中國運動」的基金。

陶希聖先生致費正清的信

費正清教授是我多年來多次看望與談論的一位美國學人。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之前，在北平；抗戰期間，在重慶；我們都見面交談過。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又在坎城哈佛大學他的辦公室晤談。去年他來台北，我無緣會見。現在他來了，我十分坦率誠摯的爲這位老朋友提出一個問題與一項建議。

請問毛死後，江青現在何處？

費正清教授去年到東方來，在一次談話中，說毛澤東死後，江青要退到學校教書。費正清教授精通中共的「文化」，又到過中共匪區，一住幾個月。他說毛死江退休教書，自有確實的根據。

去年秋季，毛澤東死了，至今天安門廣場上紀念毛澤東的弘大建築也完成了，北平當權的五

人即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首先走進享堂行禮，爲何不見江青？江青到那個學校教書去了？這個問題，請精通中共的費正清教授解答。

請費正清教授勿談什麼模式！

費正清教授對於美國與中共建交，以完成「關係正常化」，至爲熱心。去年來到東方，他鼓吹一種「模式」，即美國接受中共的三條件，取消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協防條約而代之以美國的片面聲明，保障台海區域的和平。

這個「模式」也就是由美國否認中華民國，只認爲台灣是一個地區。並且美國的片面聲明仍是一張白紙。中共只須指其爲「干涉內政」就一了百了。

我們決不會相信這個騙局，也不會中這種圈套。我們決不接受天外飛來的任何模式。

我向費正清教授建議，這回來華，只談什麼東方文化，不必遊說什麼模式。

好在毛澤東已經死了，秦始皇式專制暴君的「文化」也沒有什麼可談的。

反對危害我國運動烈熱展開

「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會議」，於今日晚間七時至九時三十分，在台北市羅斯福路耕莘文

教院召開第一次會議。

這一會議成立的宗旨，是向國際正告中華民國人民堅決反對與匪共建立任何所謂的「正常化」關係，由參加本月十六日「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的全部與會人士一致通過而成立。

今晚會議中除原座談會人士外，並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決發起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

立法委員胡秋原于九月十六日說：對於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的謬論，他願與費正清作公開的電視辯論。

胡秋原在昨天下午舉行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中指出，美國國務卿莕錫訪匪前後，費正清力促美國政府接受中共「三條件」，正式與中共「建交」，這不是「正常化」，而是「反常化」。

他同時強調，美國承認中共對內足以鼓勵中共殘害大陸同胞，對外足以刺激蘇俄進攻大陸；這將使美國由中國傳統友邦而變爲八億人民的公敵。

胡秋原和李文齋、任卓宣、周之鳴、鄭家稼、徐中齊、白瑜、周鯨文、侯立朝等九人共同發起，昨天在自由之家博愛廳舉行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由立委李文齋主持，周之鳴說明籌備座談會經過，胡秋原以「關於費正清問題之報告」對費正清的謬誤著作與言行痛加批駁。他並指出，費正清的一切言行，皆以有利於中共、不利於中華民國為目的。

胡氏的這個報告也是代表座談會發起人之共同聲明。

在共同聲明中，胡秋原等鄭重强調，要昭告世人的是：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是為八億人的人權反共，反共亦為中國人的人權。有八億人同心反共，我們還會孤立嗎？

座談會於下午二時起進行到五時，有一百餘位專家學者與大專青年參加，發言踊躍，包括林衡道、任卓宣、方治、鄭學稼、劉孚坤、周之鳴、張紹達、黃公偉、洪東與、黃敦涵等多人。

旅美學人張紹達希望年青人一起激發愛國心，不要消極地做沉默的「好人」，不要只知逆來順受，要多為苦難祖國貢獻力量。

與會人士滿懷嚴肅與激動的心情。座談會最後決定成立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的組織，與會者紛紛簽名，願為自立自强的反共救國運動多盡一分心力。

決不讓他幫助共匪危害中華民國

在一片聲討陰謀出賣自由中國利益的聲浪中，由立法委員胡秋原等所發起的「反對危害中國運動」委員會，已經於自由之家博愛廳宣告成立，並即歡迎國人簽名參加此項運動。

昨天在自由之家所舉行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中，主講人胡秋原曾即席宣讀「關於費正清問題之報告」。分列十六點，就費正清的學問、活動、及眞實意圖逐一加以剖析，指出其所以幫助中共危害中華民國，最大的目的乃是要殘害我八億大陸同胞。

根據此一意圖，他認爲費氏來台的目的，揚言要會見政府官員和學界人士，並爲設立中國問題研究所進行募捐，胡氏說，究其實可以產生三種效果：「一、他要宰你，你還要叩頭送錢，可以使他對他向來觀察之正確，又感一次滿足與證實。二、中華民國尚未顚覆，用捐款就地設立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台灣分會，訓練同志或走狗。三、他以第六次訪問台灣的成績，尤其是用政府官員的談話，再回去寫『備忘錄』，說我從台灣來，深知台灣贊成迅速正常化，不要有任何顧慮！再請小甘迺廸在國會提案。」

爲此。胡氏說明擧行此一座談會的目的，乃在警告費正清，不應大放厥辭，昧着良心爲匪作

假，他尤其大聲疾呼，籲請國人認清費氏侮辱中華歷史，中華民族，危害中華民族的眞實面目；並即在此被侮辱被虐害到最後關頭之際，停止自侮自虐，自立自强，以具體行動來反對任何危害中華民國的陰謀勾當。

昨天的座談會是由李文齋、胡秋原、白瑜、徐中齊、任卓宣、鄭學稼、周之鳴、侯立朝等九人發起，與會人士擠滿了博愛廳的每一個角落。主席李文齋，以及周之鳴、任卓宣、鄭學稼、林衡道、方治、黃公偉、楊紹震、洪東興等紛紛發表言論，會議熱烈地進行了三小時，最後在激昂的氣氛中，由胡秋原提議組成「反對危害中國運動委員會」以結合所有愛國人士，共同捍衛中華民國的生存和發展。

中國時報讀者投書

何物費正清？吹「毛」求榮

編輯先生：

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是位典型的爲帝國主義行爲作合理化解釋的「先鋒」；在我國，這已是稍有英語能力，稍有民族尊嚴的知識份子共知的事實。

最近，費正清抵華訪問，國人中少數識見不足，或另有居心的人士，却再度視爲「奇人」而加頌揚，「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句話可以充分表達我們這幾個尚有良心血性的學生目睹這種敵友不分情況的沉痛。

費正清「著作等身」，但費正清的許多文章不是那麼容易讀懂的；因爲，他常常把別有居心的文章加上層層僞裝的面紗，混淆了眞理與假理。不過，今年八月廿八日費正清登在紐約時報「書評週刊」上的「毛對文化之戰」(Mao's War On Culture) 一文却不是一篇難讀的文章，這篇文章刻意的爲毛澤東歌功頌德，批評西蒙雷斯 (Simon Leys) 所著的「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s) 一書，但國內竟有報刊看不懂這篇文章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居心，草率的摘譯其中不關痛癢的部份，使得沒有看過原作的國人，誤以爲費正清是同意西蒙雷斯的，是痛責毛澤東的。這種欺騙讀者，使讀者因而對費正清產生幻想的翻譯態度，我們不知道居心何在？

費正清的「毛對文化之戰」，可以分爲兩個部份，前一部份大致的介紹了西蒙雷斯寫作「中國的陰影」一書的認識背景和最中的主要觀點，而後一部份則是他對西蒙雷斯那本書的批評。只看前一部份，會以爲費正清是反毛的，事實上則不然，因爲，在這一部份，費正清只不過是爲他的後一部份舖路而已。

如許多人所知，西蒙雷斯是位熱愛中華文化、熱愛中國知識份子的比利時漢學家，因爲他的熱愛，因而對毛所領導的「文革」大肆攻擊，並對中共摧殘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主義、反智主義痛加針砭。這是「中國的陰影」一書的主旨。

但費正清在「毛對之文化戰」的後一部份，却對西蒙雷斯的觀點大加責備。費正清認爲，西蒙雷斯的攻擊太「悲觀」了，他認爲中國農民幾世紀以來就對統治階級充滿仇恨，毛的「文革」就是對舊統階級的思想、習俗所作的革命。他並認爲毛個人以爲政治優先於文化藝術是師承自乾隆皇帝。另外，他尚歌頌了毛的「建設」來證明西蒙雷斯的「悲觀」，並附帶的頌揚了毛的「會法」。

綜合來說，費正清是反對西蒙雷斯的，他從毛的「文革」找理論基礎，頌揚毛澤東的偉大。但我們不知道，現在大陸上已興起的清算「文革」浪潮，費正清要怎麼解釋？

費正清的理論說來複雜，我們不能在這裏一一批評。我們只是有一個疑問：對於像「毛對文化之戰」的這樣文章，明顯的歌頌毛澤東的殘害中國文化和知識份子，而國內怎麼可以將它改名爲「匪共無法消滅中國文化——西蒙雷斯在『中國的陰影』中痛責毛澤東」這樣的標題，認敵爲友，「摘譯」夾帶刊登在報刊上。「文革」是千萬人頭落地的中國悲劇啊！

讀者李天來・阮衛立・商樂羣同上

費正清言論媚匪

民間發起，以反對言論媚匪美籍學人費正清爲起點而成立的「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會議」，九月十六日晚間七時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中，通通決議，將費正清列爲最不受歡迎的人，並希望費氏今後勿再入我國門，以免自討沒趣。

會中同時決議，籲請全體國人深切奉行總統　蔣公「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之遺訓，盡其在我，自立自強，無畏任何橫逆，以開拓國家的新機運。

「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會議」天晚上的第一次會議，由政論家任卓宣主持，各界人士三百餘人參加，包括胡秋原、李文齋、沈秉士、洪東興、周之鳴、白瑜等。

與會人士發言踊躍，紛紛譴責費正清的媚匪言論，其目的在出賣中華民國利益，並與大陸八億同胞爲敵，是中國人民共同之敵人。

與會人士並指出：費正清是製造中國分裂的陰謀家，其似通非通的海洋中國與內陸中國理論，是製造兩個中國的分離陰謀，他一方面宣揚中共是世界和平不可忽視的安定力量，但三十年內

尚無力在台海動武；另一方面也讚許自由中國進步繁榮，軍事強大，其目的在混淆視聽，加速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與我斷交、撤軍、廢約、製造台海兩岸中國人的殺戮。

全體三百餘位各界人士，在會中通過了五項決議：

一、費正清多年以來即爲中共效勞，做了很多危害中華民國的事，因此他成爲我們最不歡迎的人，雖然我國是開放社會，希望他自己不要來，以免自討沒趣。

二、我國有些學人、教授、留學生、從前不知費正清底細，與他發生關係，原不足怪。希望今後各本愛國良知，自動離開費正清，並將其經過爲之發表，或向政府有關方面報告。

三、費正清前次和這次來台北，俱以爲他所設學術機構籌募基金爲由。不知底細的人，爲他所愚。現在要與他斷絕關係。否則將來查出，難逃輿論之譴責，且非向國內學術機構捐出同樣數目不可。

四、我們對於美國政府兩院議員及其他各方面的人主持正義，至爲銘感。同時，我們應在最近期內提出我們根本不贊成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看法和主張，以解救大陸八億人民的慘痛生活。

五、我們除反對危害中華民國的活動外，殷望全國人民深切奉行總統　蔣公「處變不驚、莊

敬自強」之遺訓，採取具體而切實的辦法，一切求其在我，盡其在我，自能克服困難，展開新局的。我們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裏。「自求多福」，誰也無奈我們何！

「反對危害中華民國運動會議」，昨天的第一次集會，同時推定了胡秋原、李文齋等十七人爲籌備委員，將正式向政府立案並推動今後的會務。

方治對費正清先生的言論忠告

費先生是美國哈佛大學退休的教授，他對中共匪幫寫了很多幫腔的文章，也說了許多偏袒支援中共匪幫的話，而且一直都在以邪說詖辭遊說美國政府棄盟背信。

費先生英文原名是 John Fairbank，我們報紙登載他的中國翻譯姓名則爲費正清，很覺得這是費先生光榮的中國名字。號稱「中國通」的費先生，當然了解中國文字的本意，今天，本人就想在「正」與「清」這兩個字上面，提出幾點意見。我認爲「正」是「正本」，「清」是「清源」。在「正本」方面，須要知道中美建立國交是在一八四四年開始，迄至今日，已有一百卅餘年，美國建國不過二百來年，在這漫長歲月中，美國訂交國家與使節人士往還，可以說是相識滿天下，但知心有幾人。可是我們中國是美國眞正知己的朋友，中國是美國忠實可靠的盟邦，遠的

不必說，就以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儘管受了史迪威、馬歇爾等蠻橫庇護共匪，高厭我們政府，令人難以忍耐的困擾，而於中美友好關係並無影響；儘管有雅爾達秘密會議之舉行，我們中國對美邦交，仍始終如一。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總統 蔣公以德報怨的精神，講道義信守的關係，總希望多年盟友有澈底覺悟，回頭是岸的一天。在今之日，爲了要想聯匪制俄，費先生竟要美國與匪關係正常化，而與中華民國斷絕正式邦交，置一百卅餘年中美傳統友誼於不顧，這不是忘本而何？中美斷交之後，共匪與美就可眞誠聯合起來，聽美國之驅使來共同對付蘇聯麼？而蘇聯也就可以因此而被制服麼？恐怕是一廂情願作白日夢而已。

至於清源方面：第一點，費先生應了解中共匪幫是世界及亞洲唯一禍源，無時無刻不在想製造世界大亂，一再公開指責美蘇爲世界兩大霸權，都是頭號敵人，並想利用種種方法挑起美蘇戰爭，以便混水摸魚，坐收漁人之利，可見共匪之所以急於希望與美「關係正常化」者，是笑裏藏刀，實現已死周匪恩來所說：「對付強盜，要引誘他來捉而殺之」狠毒的詭計，聰明的美國人，甘心上當嗎？這次范錫國務卿訪匪歸來，不及旬日，就由李先念、鄧小平諸匪，先後狂嘲惡罵，其意何居，亦可想像。這種橫暴強盜集團，可以輕率與之建立關係嗎？再說，自從共匪在美設立聯絡辦事處以來，共匪特務份子，已一批一批進入美國國度，滲透各個階層，從事顚覆工作，參

議員賀恩先生，已在憂心忡忡，大聲疾呼，盼望美國朝野人士，力加警覺。我們再看共匪對內盡量奴役剝削人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橫徵暴斂，不要褲子，只要核子，濫製武器，以作對外侵略的積極準備；另一方面大量種植鴉片，銷售美國，期以毒化美國的下一代，以爲赤化之先着。這些事實，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費先生，他能說不知道嗎？對這個匪禍之源能不清除嗎？

費先生此次訪華回美之後，何去何從，敵乎友乎，當有明智之抉擇。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希望中國通之費先生能求正本清源之道，不負名符其實之義，而牢記孔門「正道定理」明哲之言爲座右銘，則美國幸甚。

費正清會轉向嗎？

費正清到中華民國來訪問一週，並已與記者晤談，說明他對中美關係的一些看法。可能又是巧合，費正清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書評，推薦比利時漢學家西蒙列斯的「中國的陰影」，讚揚其對毛共迫害中國知識份子予以有力譴責，且謂由此可以看出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毛幫之間不可填補的鴻溝。這篇書評似乎表示費正清在修正他一貫與共匪桴鼓相應的立場，但如果深一層分析，即應該瞭解美國親北平的學人有他們一套迂迴的「表態」方式，前提和結論常常是相互牴觸

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費正清曾直指毛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但以後的推論則是應耐心等待溫和的第二代的產生。包大可盛讚中華民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但結論則是建議斷交、撤軍、廢約，因為「他們」可以經得起另一次的外交風暴。

我們試剖費正清在台北談話的眞正含意，就知道他並沒有轉向，也不會轉向。

第一點值得玩味的是，他說如果美國未施壓力與干涉，則中共對臺灣採「和平」代替「暴力」的政策，並非不可能。他這句話的本意也許是：只要美國不「强求」中共承諾不以武力侵犯臺灣，中共就會以「默認」方式同意維持現狀，所以他接着說：「他們面臨更重要的問題是糧食生產、工業發展、對外貿易，尤其重要的是對抗蘇俄的問題。他們到底能從臺灣問題上得到什麼好處呢？我甚至懷疑他們目前有任何動機或理由要以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這自然可以導向另一「假想」的結論：縱使廢約撤軍也不會影響臺灣的安全。

第二、費正清表示他並不認為美國需要設定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明確時間表，但他的眞正含意並非「擱置」，而是需要事先協調美國國會的意見，以便經由國會「特別立法」來保障「臺灣省的經濟」，這和伍爾夫的國會決議案的構想以及愛德華甘廼廸的五點計劃是互為呼應的。

第三、他說，台北與北平都要美國承認自己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美國人民看不出有

任何理由為了其中一方面放棄另一方，「一個中國」只是中國自己主張的，不是美國人的主張。他似乎在暗示贊成「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但矛盾的是，他又主張將外交關係與法理承認轉向北平，一面與臺灣維持貿易與文化關係，給予事實上的承認，並自稱這是解決中國問題唯一能做到的方式。稍具政治常識的人就可以看出這種跳躍式的結論如何奇詭而牽强，照費氏的假定，美國在法理上既承認北平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而臺灣又是中國的一部份，是則如何能阻止中共行使其「主權」，而與中華民國保持事實上的關係？

費氏最後也談到中華民國本身國防力量强大，以及不放棄盟友的道德上的考慮問題，前者仍是為廢約覓取支持點，後者則着眼在考慮如何斷交廢約而不在國內外造成背盟棄友的惡劣「影響」，換言之就是如何做一件看起來並不太壞但實際上却極不道德的行為。他對高華德參議員指廢約為違憲的說法沒有提出正面批評，但他似乎在解釋斷交即自然廢約，不發生有否違憲的問題。事實上，斷交與廢約是一回事，不能廢約亦即不能斷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無可代替的，這也不是一單純經濟問題，中美關係分裂在西太平洋可能造成的混亂，無人能予預估，如果相信銷售武器、國會的臺灣安全決議案、繼續給臺灣貸款及最惠國待遇就能代替中美長期存在的外交關係，台海的局勢仍能維持不變，倘非過份天眞，卽是有意的迂迴與卸脫。

中美關係有趨向較明朗的跡象，例如范錫首次約晤我沈大使，美國國防部公開發表售予我國價值八百一十萬美元的戰車，對我們的稱呼（包括新聞報導與官方文件）亦多稱中華民國，但這另有重要的因素，而且是美國的民意和國會中的保守穩定的力量發生了主要的牽掣作用，（我們不相信這和巴拿馬運河有必然聯帶關係，一若運河條約通過，白宮即可放手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親北平的美國學人可能迫於形勢，說一點表面上同情或關心中華民國的話，但最終的目標仍在如何擺脫「羈絆」，實現照北平的條件「建交」，我們看不出他們和毛幫有任何鴻溝存在。

費正清最近幾次來訪都是爲他自己所主持的中國大陸研究所籌募基金。中華民國的人屢次提供財務支持，去幫助美國學人研究和中華民國斷交廢約的方法，也是一件使人感到困惑矛盾的事。

十一、自立自強，接受挑戰

蔣院長勉全國軍民精誠一致

行政院長蔣經國昨天在行政院院會中，勉勵全國軍民，以精誠一致的團隊精神，堅忍不拔的剛毅決心，蹈厲奮發的意志力量，爲國家凝鑄磐固的基礎，開創光明的前景。

行政院昨天舉行院會，對即將提出於立法院第六十會期的施政報告交換意見，蔣院長特作了以上的表示。他並指出：目前國際逆流仍未平息，面對未來的可能衝擊，國人必須以沉着、堅定、寧靜和勇敢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奮發前進。

蔣院長同時也就今年年初迄今的經濟、政治、文教、國防、外交等各方面，以及大陸情勢，作了總結講話。

在經濟方面，他指出，今年入春以來，我們先是遭逢了頗爲嚴重的旱象，接着又有賽洛瑪、薇拉、愛美等颱風和豪雨的侵襲，但由於全國民衆的勤勞，今年第一期稻作仍然豐收，災區重建也迅速積極展開，上半年經濟成長率仍能達到原定的目標，農工生產繼續增加，國際貿易持續成長，且有出超，貨幣供給額保持穩定的增加，物價上漲趨勢緩和，稅收續增，歲計有餘，十項建設均能依照進度順利進行，凡此皆是國人自信、自立、自强的表現。日前政府繼修正獎勵投資條例公布之後，又核定了「改善投資環境實施要點」，相信在全民辛勤努力之下，今後經濟必能繼續在穩定中更加快速成長。

在政治方面，蔣院長指出，全國軍民懍於國難方殷，本風雨同舟之義，處處顯現出團結奮鬥的精神，最是令人感動而彌足珍貴。他說，團結卽能堅定，卽能產生力量。他期勉省市政府，今年務必全力辦好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擧，徹底做到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促成政治上的和諧團結，共同朝向民主法治的理想大步邁進；同時，他也重視全面平均地權的切實推行，務期三民主義的均富社會早日實現。

在教育文化方面，蔣院長期望透過教育文化的功能，發揚國民的愛國與守法精神，並爲國家社會培植人才。他認爲目前國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已很均等，惟如何配合國家建設需要，提高各級學校教育品質，發展人力資源，使人才蔚爲國用，爲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因之有關教學制度與內容的改進，學校的評鑑等工作，都有待繼續不斷的努力。

在國防方面，蔣院長指出，國軍的有形戰備與無形的精神戰力，都日有長足的進步，臺澎金馬復興基地的防衛更臻鞏固。

在外交方面，蔣院長指出，自我退出聯合國以後，我們歷經洗鍊，但我們堅守民主陣容的基本外交政策，絕不改變，現與自由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仍維繫着實質的文化經濟關係，語云：「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

提到中美關係，蔣院長表示，美國是我們的盟邦，我們已經再三地、透澈地說明了我們的國策和立場，也坦率指陳中美兩國利害相同，合則同受其利，分明同受其害。由最近美國民意的强烈表示、美國國會參衆兩院議員的正義之聲、以及多數州議會的決議，無不顯現出對我中華民國誠摯而且堅定的支持，益證得道多助是顛撲不破的眞理，也還證中美兩國人民長存的深厚友情，

可知唯有增進中美合作和兩國人民的友誼，才能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也才能維護亞洲的和平。

蔣院長在總結今年年初迄今的國內外情勢後提示，過去我們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各方面雖續有許多進步，但是行政上的缺失仍多，亟待改進。他特別指出各級機關缺乏效率、舊有的官僚習氣和若干積弊仍未掃清，社會風氣日趨浮華，不良少年犯罪案件仍時有發生等，期勉大家盡力改革。他說，唯有不斷改革，才能不斷創新，才能不斷進步。

蔣院長對大陸匪偽最近的情勢也作了分析，他指出，匪黨第十一屆全會雖然裝出暫時安定的假象，實則其內訌內鬥將更激烈，匪酋間的奪權和匪區的動亂也都更將升高。當此時會，蔣院長期勉國人，應遵照總統　蔣公遺訓所指示的奮鬥方向，一心一德，和衷共濟，爲自己、爲家庭、爲國家、爲民族，擔負起責任，使大陸同胞了解我們目前所努力的是什麼？我們所不同於匪偽政權的是什麼？我們爲他們所奮鬥的是什麼？他們的希望是什麼？以過去八個月之中，旱災、水災和颱風的來襲作例，我們不但承受了考驗，而且迅速復原，證明我們有定力、有勇氣、有決心，

爲保衛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努力，爲復興中華文化、壯大國家力量而奮鬥不懈，來開創一個大有爲的燦爛前途。

以定力、勇氣、決心來開創大有為的燦爛前途

昨天，行政院蔣院長在院會中，在對卽將提出於立法院第六十會期的施政報告交換意見時，發表了一篇語重心長的講話。其結論是：「我們有定力，有勇氣，有決心，爲保衛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努力，爲復興中華文化、壯大國家力量而奮鬥不懈，來開創一個大有爲的燦爛前途。」

自從六月二十九日美國國務卿范錫發表其訪匪前的亞洲政策演講以來，兩個月中間，由於美匪的進行「關係正常化」，以至於影響到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化，不用諱言，對於我們，是一項相當重大的衝擊。很多人不免爲此耽憂顧慮。而這幾天，正是范錫在平與匪僞接觸達到高潮的時候，並將於今天結束其行程。因此其此行的成敗，又成爲大家注意的焦點。我們固無從臆測范錫與匪僞間的談判，其內容究竟如何，我們也並不排斥美匪關係的未來趨向有密切注視的必要。但是，在這混沌淆惑的情勢之中，我們却必須認淸一點，牢記一點，那就是：外在的環境，雖然與我們有關連、有影響，但我們的前途，却完全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我們所需要的，是靠自己

的力量，而不是仰他人之鼻息。我們必須自立自强、自求多福，而不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蔣院長昨天在院會中的講話，就是以事實來向國人闡明這個道理。

蔣院長就今年年初迄今的經濟、政治、文教、國防、外交等各方面，分別作了扼要的說明，指出在任何一方面，我們的努力都是有成效的，從而認定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在經濟方面，我們今年雖然連續遭受了乾旱、颱風、豪雨的侵襲，但是重建迅速，顯示我們經得起考驗。而各項經建工作，都本着原來的計劃進行，鍥而不捨，計日程功。在政治方面，我們全國同胞今天所顯示的空前的和諧和團結氣氛，萬衆一心，親愛精誠，可說與抗日戰爭時期，後先輝映。而今年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以及全面平均地權的實施，以邁向民主法治和均富社會理想的實現，更將在我們的政治上放一異彩。在教育文化方面，我們今天的教育機會均等，而國民知識程度也大爲提高，今後更將致力於國民道德的培養，和人力資源的充份運用。在國防方面，我們無論是有形的戰備和無形的精神戰力，都在不斷的提高。在外交方面，我們堅守民主陣容的政策，贏得舉世的敬崇。我們的對外貿易和文化活動也使我們和幾乎所有自由國家保持往來。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任何一個個人，如果勤奮不懈，奮鬥不懈，其事業是沒有不成功的，任何一個家庭，如果和衷共濟，力爭上游，其家道是沒有不興旺的。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生機蓬勃，成長

迅速，其國運也是沒有不興隆的。我們在國家基本建設各方面既然是如此的充實、精進，我們所憑藉者至厚，我們自然是如磐石之固，不可動搖。

當然，我們也不諱言缺點。誠如蔣院長所指出，在行政上，缺乏效率，官僚習氣和若干積弊未除，社會風氣浮華，少年犯罪事件不時發生等，這些缺點，如聽其存在，甚至任其擴大，會產生腐蝕，蝕蛀作用，所以我們必須盡力改革，使缺點減少，而進步的動力，也就會隨之增加。

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自暴自棄。天下最可靠的事情，莫過於自立自强。自暴自棄，則强者可以變弱，優勢可以轉爲劣勢。自立自强，則可弱者以變强，劣勢可以轉爲優勢。而自暴自棄與自立自强，其差別僅存乎一念之間。所以在今天，我們最重要者，厥爲心理建設，也卽使每一個國民，都有健全的心理狀態。前幾天，蔣院長在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期勉全黨同志時說：「在世局混沌的時刻，要沉着而不衝動，堅定而不猶豫，寧靜而不浮躁，勇敢而不退縮」。這乃是心理建設的要訣，不但是黨員，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以此作爲修持工夫，則妄心自去、信心自增。乃能各就崗位，貢獻力量，報效國家。開創大有爲的光明遠景。

迎擊敵人挑戰，以三事勉國人

中央日報於七月六日在「生活嚴肅化是自由人的重大考驗」爲題的社論中，促請我全體同胞發揮自由人自重自愛精神，痛下決心，以蔚成勤勉奮發氣象，迎接未來的任何戰鬥任務。本月七日社論「發揚重慶精神，突破艱困爭取勝利」，亦有此旨，鼓吹自立自强，堅定奮鬥，再創光榮歷史。本文則提出進一步的具體意見，以與我全體同胞共勉。

社會乃是一個整體。任何社會之生存發展能力，皆取決於此一社會一切長處弱點互相加減後之最後總和。最後總和正値愈大，其社會前途卽愈爲光明。正値愈小或負値愈大，其社會前途卽愈不可樂觀。這一原則，在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從事生死決鬥之際，亦卽在所謂總體戰進行之中，尤其是最無情的鐵律。

在今日自由社會與共產極權體制生死鬥爭中，自由社會以自由對奴役、以仁愛對殘暴、以豐裕富足對貧困匱乏，正是處處以人性對反人性，以有道對無道，所佔優勢不可謂不大。自由人最後勝利信念的基礎，卽在於是。

惟一可慮之處，無論就整個自由世界而言，或單就我復興基地而言，就在自由人以此自滿自大，致在生活條件應與戰鬥條件一致這一關鍵上，失去應有的警惕。此一危機如不努力防治，殊有可能抵消自由社會的道德優勢，而造成嚴重不利影響。我們基於此一警惕，將針對時下的社會

提出建議，以作爲決戰開始前總檢閱之參考。

第一、今日一切足以助長奢靡腐化風氣之活動，生活上毫無必要的浪費與空場面，外國昂貴消費品之進口，龍蛇混雜之色情、賭博等行爲，乃至大衆傳播媒介對奢侈委靡生活方式之渲染等，皆應斷然糾正。其已有法令依據者，自應依法嚴格取締。其尚無適當法令可資引用者，應速制訂具體有效法令。這個問題，與其謂爲從撙節國力的經濟觀點着眼，毋寧說更是從集中意志的政治觀點着眼。如果容許少數人過着畸形的生活，甚至造成不平的現象，其對人心的惡劣影響，實在太大。

第二、各級政府機關應痛切確立認眞負責、興利去弊觀念，作爲工作基準。過去種種推拖含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消極作風，或每遇一事，一連串有關機構皆有牽制干涉之權，而無一單位願作果斷處理的推拖拉作風，乃至層層請示，公文旅行之無效率，尤其是因此而導致的人情請托與紅包賄賂等現象，皆必須徹底矯正。老實說，這是今日政治革新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加强國民對政府向心力的關鍵所在。

第三、嚴重危害社會的罪惡活動，諸如各種毒品之製造販賣及各種凶器之非法打造，匪貨之走私進口等等，皆必須加以最嚴厲的取締懲治。違法失職，縱容犯罪的公務人員，皆必須予以最

明決的處置，絕不姑息。

在現今此一階段，至少要能作到上述三點，始足以言强化復興基地，完成戰鬥準備。

本月七日是七七抗戰四十周年紀念日。國人皆以發揚重慶精神者互勉。所謂重慶精神，就是沉着勇敢，堅忍卓絕；就是同仇敵愾，團結奮鬥；就是絕不與敵人妥協，絕不向敵人低頭。當年激發我們這英勇悲壯重慶精神的因素，是當時敵人的殘暴瘋狂，是當時敵人從南京屠殺到重慶恐怖轟炸，一連串血腥迫害。

今天我們面對的死敵中共僞政權，其殘暴瘋狂，其恐怖迫害之全面化、系統化與制度化，更遠遠超過我們當年的敵人日本。我億萬同胞今日所受摧殘蹂躪，更遠遠超過抗戰八年陷區同胞所受的痛苦折磨。因此我們今天和中共僞政權作生死鬥爭，我們的道德立場遠較當年更爲堅强，我們的決心和勇氣也應該比當年更爲堅定不拔。

以更大決心盡其在我接受挑戰

中美關係與美匪接觸，是目前存在着的三角關係。就共匪而言，與「美帝」接觸的首要作用，就是要破壞中美關係；就是要一面孤立中華民國，一面又打擊美國在國際間的信譽。反過來說

，美匪接觸的任何頓挫，都意味着中美兩國之間對於彼此共同利益、共同目標深一層的認識，也意味着雙方對於某些不同看法再進一步的澄清。

美匪間的交往，以尼克森、周恩來的「上海公報」爲起點。尼後因水門醜聞案發去職；其繼任者福特總統受命於非常之際，對重大外交問題，包括對匪交涉，不敢輕言更張，毋寧是一般人意料中事。然而，崛起民間的卡特總統，以民意爲權力基礎，以人權與道義作爲對內對外的號召，對中美問題上並未完全本着人權與道義的原則去作決斷，此中固有種種因素，但那些因素之造成，仍不脫所謂「臺灣問題」的窠臼，因而未能計及全盤的中國問題對亞洲、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的長遠利害。

現在，范錫國務卿的「試探性」北平之旅已告結束。其結果亦不出各方事前所料者，美國除非是存心甘受敵詐勒索，去作中共妄圖「解放臺灣」的幫兇，美匪接觸終必是徒勞的。觀乎卡特廿六日對報紙編輯人及發行人談話時强調，美國無意在對匪「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匆促行事，而將以民意爲重，並「尊重我們（美國）長久以來對臺灣的承諾」；廿八日更肯定表示：「美仍未準備承認在北平的共黨政權」。凡此可見美當局亦尙有其分際。在面對中共的訛詐之時，美國不願、不能、也不敢作出自毁立場、犧牲朋友，去安撫潛在敵人、甚至被認爲是對敵人投降的事

情來。

但是，這場戰鬪只是暫時停頓，而非就此結束。瞻念前途，仍可能有種種不測的變化；特別是中共及其同路人，絕不會到此止步。中共爲投合美方「希望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心理，數年來曾多次鼓吹「和談」，製造「和謠」；甚至把我們「七分政治」光復大陸的方策，也扯到「和談」上去。中共透過其同路人提出種種荒謬的建議，譬如——

有人說，臺灣可在承認中共所謂「主權」的前提下，實質上保持「自治」的型態。

又有人說，臺灣與大陸匪區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可經由分階段的長期過渡，最後契合而爲一。

更有人說，縱使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承認中共爲「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也無礙於臺灣的安定與繁榮，而與美保持實質關係。

這些奇談怪論，從一九七二年以來不斷在散播，今後也必然會不斷出現；甚至可能加上更巧論、更動聽的掩飾以混淆視聽。此等顚倒是非、捨本逐末的議論，實質上的作用只有一個，那便是用迂迴方式幫助中共奪取臺灣的陰謀。

凡我同胞務必要有此認識：范錫之行雖徒勞無功，但美匪間的往來不但尙未停止，而卡特等

人還在說要「繼續進行」。狡詐百出的匪共隨時還會利用各種卑劣的手段，透過各種可能的途徑，來實現其以統戰與分化等陰謀，達到奪取臺灣的妄想。美匪接觸的暫呈停頓，我們決不要認為是一種勝利，而應發揮更大的決心，以迎擊未來可能會到來的一波又一波的挑戰。

基本上，我們要認清並深信蔣院長所一再指出的：中華民國絕不放棄對大陸的主權，不放鬆拯救大陸同胞的準備，亦絕不與匪偽政權作任何的接觸和談判。中國人的出路只有一條，那便是以最高度的自信，反求諸己，自立自强，一如本報日前社論所指出者。拔除依賴倖存的錯誤心理，從思想到言行，只問自己能為國家作甚麼？能為民衆奉獻甚麼？只要我們一千六百多萬人下定決心，堅定信念，集中力量，共同奮鬥，就沒有人能忽視我們的立場和力量。

蔣院長二十七日在高雄接見訪華的美國女記者時曾指出：美匪「關係正常化」將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引發戰爭的危機。美國如要在世界上維持强大的地位，就絕不能忽視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我們一切努力的成果，已經證明是民主陣容中最堅强有力的成員之一。我們要以更堅定的決心、信念和勇氣，來證明我們是為勝利而生的。不然，我們也寧為反共復國的勝利而死。

認清敵人、認識朋友、檢討自己

最近二十年來，中華民國在各方面之突飛猛進，實非外人所能預料，即使我們自己也感到幸運！反觀大陸上共匪領導階級之無能與腐敗，大陸政權實爲一羣瘋子所操縱。我們中華民國如何把握時機，認清敵人，認識朋友，檢討自己，實爲當前最重要之事。大陸上所有的老百姓與在海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指望臺灣之再創造奇蹟來還我河山，還我自由！中國人唯有在中華民國之回返九陸之下才能有幸福之可能。在現階段下我們應作如何準備去迎接這時代責任，實爲當前切要之務。

認清敵人

中華民國應是認識共匪政權最清楚的人。要打擊敵人，必須了解敵人。敵人是一個不團結的暴力集團，是一羣道道地地掛羊頭賣狗肉的人。大陸人民在他們長期欺騙下已經醒悟，最近范園焱義士來歸可以說給我們無限的鼓勵，其實由每天游水逃到香港之難民已經可以證明共匪之敗亡。一般外國人士缺乏了解大陸與臺灣之比較，大陸雖大，但人心思我中華民國，共匪之統治力是表面的。即使幹部之間亦有派系矛盾，互相殘殺。老百姓內心的「怨」與「恨」，乃是我們回返大陸最大的本錢。我希望我們能花更多的功夫研究大陸上人民反共情緒之升漲，一切資料應用科學化有系統之處理。我們應預測有多少軍隊、人民、甚至共黨員本身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

投向我們。我們應設法建立一個模型，力求證實。然後再進一步的製造模型中有利於我們的條件。現在是派遣大批敵後人員進入大陸之時。我們須要爭取大陸全面抗暴。股票市場有指數，也許我們也可以建立一個相似的「光復大陸」之指數，讓海內外所有華人都知道敵我之弱强。我本人是學工程的，也想將工程辦法應用到這一方面來。

認識朋友

我這裏所謂的朋友是指美國人。國與國之間通常僅有利的關係，在互相有利之情況下大家可以做朋友。今天美國總統高呼道義與人權，但美國認爲與中共打交道「有利於牽制蘇俄」，所以不惜一廂情願的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任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途徑對臺灣的損傷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是不知道損傷到何種程度而已。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要中華民國前途光輝，必須要靠我們自己。中華民國政府必須了解如何利用其他國家幫助我們回返大陸。我們要採取主動外交，我們要從各方面去影響美國。我們要影響我們的朋友，從了解他們的利益着手。我又要提出一個模型，看看我們的朋友他們的利益如何結構，知道其結構才能預計其對事務的反應。另外的朋友是指人。我特別要談的是華人，因爲海外華人是中國一大資源，我希望政府能用一些人才眞正分析一下這項重要的資源。誰可能爲中華民國做些什麼事？誰是眞正無條件爲中華民國着

想的人？誰是我們的羣衆？誰是共匪的尾巴。我們要積極的從海外華人取得實質的貢獻。近來我們每年召開國建會與其他會議，其性質爲聯誼賓主，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開完會後如何經常與大家聯繫，更進一步的去求證那些朋友眞正够朋友。聯誼海外人士並不困難，如何使海外人士發生集合的力量，貢獻於國家，才是問題關鍵。

檢討自己

檢討自己甚於一切。人是感情的動物，在意識上承認自己錯誤，尊重別人指責，往往只是演講題材，做起來比說起來難得多了。我願就個人所見，誠懇的就教於海內外愛國人士：

其一是制度：

在我所接觸到的海外政府機構中，我希望能多看到一些有朝氣，有敬業精神，肯做事，少做表面工作的人。我們在艱苦中與敵人作戰，這是一個整體的戰爭，政府機構每一成員都十分重要，我們須要每一位人員，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到自己的責任，爲反攻建國付出力量。而如何有效的使大家認淸自己的職責，如何有效的鼓勵士氣，是需要一套健全的人事制度。目前基本問題之一似乎是我們沒有一套很好的考核制度，職位分等保護懶蟲而未能積極啓發人才。最近敎育部李部長查核遲到早退的人數，居然有些人未準時上班。我相信這是由來已久的事。再想一想，那

些不準時上班的人，即使上了班恐怕也沒有效率。我在日本參觀過許多公司，最使我佩服的是日本人那種奮鬪努力的工作熱忱。日本工程師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時，但他們告訴我：每一個人都想要比「至少」要多一點，因此他們工作十至十二小時是經常的事，星期假日自告奮勇去工作的人很多。在美國雖然自由，但想上進的人，每週工作七十小時比比皆是。我們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人事制度，以增長效率是件必須的事。沒有好的人事制度，就不能使有才能的人出頭，沒有好的人在領導階層，整個社會的進步就嚴重的受到影響。我覺得一切事，人是第一。如果沒有好的人才，再好的設備、環境，也不能創造成功的事業。

其二是實效：

最近二十年來我們在經濟上之奇蹟是全國生產事業注重實效的結果，但我們應更上一層樓，大專教育應配合社會需要而招生（非配合教授需要而招生）；公司機關用人惟才，不空重於學位；商人力求擴大利益，不受外國中間商之剝削；技術業力求上游，精益求精；外交應求主動，爭取外國人之了解與華僑之向心；新聞界應表揚中華民國之好官、好人、好事。我喜歡看到感人的故事，如何激進大家向上的風氣；政治家如何激勵後進，選實在做事的人而非講好聽話的人。實效的運用，不勝枚擧，可以適於社會的每一階層。我們能檢討，我們能幻想，因爲我們生活於一

個自由的國家裏，希望我們社會每一分子都能驕傲的覺得他對社會的確貢獻了力量，使中華民國更加强大。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惟有我們强大富有，才會有人尊敬，才有朋友，才有力量收復失去的大陸。

其三是團結：

阿拉伯人的團結出現了石油政策，以色列的團結得以左右美國的政策，日本的團結出現經濟奇蹟。在現今階段，我們海內外所有熱血之士都得團結一致，重建中華；喪心病狂的分歧分子與共產黨，我們不能坐聽旁觀，每個人都得發揮他的力量打擊這批壞分子；海內外要建立完好的訊系統，有效的阻止任何不利於中華民國的行動。團結不是一句空話，我願在此呼籲海外的中國人；我們每人每天替中國做一小時的事，那才是眞正的團結。海內外的大團結可鼓勵大陸人民之抗暴，如此我們的力量必可似滚雪球般，愈來愈大。

蔣總統留給我們一句名言「莊敬自强」，我們應努力體會其中道理。臺灣的光芒必可照耀全大陸。唯有自由的中國才有世界的安全。願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團結起來，爲中國出一分力量！

中華兒女在白宮門前集會

八月的艷陽照耀着白宮，也照耀着白宮門前拉法葉公園的一片旗海和人海。

這是十九日下午，一千多位熱愛祖國的中華兒女，從全美各個角落趕來，為的是參加支持中美傳統友好關係大會。他們有的是全家出動，有的是放下工作，有些人駕汽車，也有人自掏腰包租巴士，大家帶着滿腔熱血，滿懷豪情，來向卡特總統表達他們的願望。他們說，他們厭惡共黨暴政，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忘了中國大陸上八億苦難的人民！

「希望卡特總統聽聽我們的心聲」！

拉法葉公園在下午一時開始便熱烈起來，青天白日國旗和各色標語牌，相互輝映，雄壯的歌聲伴和着爽朗的笑聲，隨着夏日的微風在白宮的庭院中廻旋激盪。一位青年朋友說：「我希望卡特總統會聽到我們的聲音。」堪薩斯大學的林絢華同學手裏拿着一塊「消滅毛蟲」的標語牌。他說：「我們來到這裏，就是要告訴卡特總統，我們在臺灣有自由美好的生活方式，希望美國政府不要損害我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來了廿五個人，這是全部中國同學的集體行動。一位身材中等的同學說，「我們的國家時常有困難的處境，但只要我們有信心，團結一致，相信任何困難都可以解決。」他說：「美國要不要和中共『正常化』，應不應該『正常化』，那是他們本身要慎重考慮的。有

一點必須說明的，他們不能拿中華民國來犧牲。」

這位本省籍的青年，渾身是勁，他說：「你不要提我的姓名，反正我們都是中國人。」

美倡導人權，怎能跟中共打交道！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系的葉海澄同學有親戚和朋友在大陸和香港，她說：「我家時常要透過香港的朋友，寄藥品、寄衣服、寄錢給大陸上的親戚。我很早就了解大陸上的痛苦情況。他們連最低的生活都過不好，更不要說什麼人權和自由了。」

現在當建築師的一位糜姓青年，也是哈佛的畢業生，他說：「我並不是跟着中華民國政府說官話，個人時常想到這方面的問題，實在覺得美國和中共拉關係得不到什麼好處。再說，爲了要和中共『正常化』，出賣一個盟邦，其結果必定是得不償失。」

肯塔基州的一位張姓廚師，帶着他的太太還有兒子、媳婦一起來，他說：「我是一名廚子，聽說今天這裏有大會，便向老闆請了兩天假，趕來參加。」他是安徽省人，來美國才九個月。他說：「只要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大陸上有沒有人權。有些美國朋友太糊塗，我看他們根本不懂中國問題。」

喬治亞州是卡特總統的家鄉，那裏來的中國同學不少，喬治亞大學就來了三九位。學衛生教

育的周姓同學說：「美國政府强調的是人權，但她們要和中共政權打交道，無異是打自己的嘴巴。」這位女同學好像很激動，她說：「剛才台上有人講話，說是美國人逼得我們無路可走，我就不同意。我覺得只要我們自己爭氣，我們有的是出路，國際上的朋友是靠不住的。以美國來說，雅爾達已經出賣了我們一次，現在就要看她會不會再出賣我們了。」

滿江紅、領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喬大食品科學系的黃同學認爲，一部分美國朋友只主張和中共談「正常化」，而忽略了中國歷史的教訓，這是很可悲的。他說：「中共是以欺騙起家，想赤化世界，一些美國人總以爲這是反共國家的宣傳而不相信，等到眞有那一天，後悔也就遲了。」

從明尼蘇達州來的一部分同學，是坐了整整三十個小時的巴士，明大新聞系的趙靖同學說，他們那部巴士先後換了四個駕駛，他曾經和這幾位美國朋友分別談過話，當他們知道這些同學是要去參加一個羣衆大會，抗議美政府和中共改善關係，他們也都很興奮，因爲他們都是同情和支持中華民國的。

趙同學說，淡江文理學院的楊教授夫婦，到美國來訪問探親，在明尼蘇達聽說有羣衆大會的事，便改變了日程，跟他們一塊兒坐巴士來了。

這個羣衆大會，眞是生氣蓬勃，每一張熱情奔放的臉上，都洋溢着中華兒女特有的神采。大家唱着國歌，唱完了又唱滿江紅，再唱領袖歌，再唱梅花，一遍又一遍！

波士頓大學的兩位女同學和來自阿拉巴馬的一位女同學，被這個場面所感動。她們說：「誰說我們反攻大陸是一個夢，我們的理想一定會實現的，今天我們就看到了希望。」

「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强」！

休斯頓來的人開了三十六個小時的車子，他們一點也不疲倦，歌聲反而特別響亮。密蘇里州來了五十多人，魏同學說：「我們本來很氣憤，想想美國爲了拉攏中共來對付蘇俄，就要放棄我們的友誼，但是，你看『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强』。」說罷，他指着旁邊一塊標語牌上的這幾個大字。

羣衆中也有人高擧敦促卡特設法營救范園焱義士家屬的標語牌。

紐約地區來了三百五十人，眞是陣容龐大。費城來的也不少。還有從舊金山趕來參加的。因為大會的籌備時間太匆忙，華府附近幾個大學的同學，便主動盡地主之誼，大大小小的國旗和標語牌都出自他們之手。

有幾位同學說，沒有遊行，未免是美中不足，不過會後大家排隊繞場三週，這種壯麗的氣氛

，同仇敵愾的精神，和遊行並無二致。

留歐同學大團結

正當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大陸，和中共頭目談判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的問題的時候，來自歐洲七個國家十三個中國同學會的三十位負責人，在巴黎擧行「第一屆全歐同學會聯誼會議」，針對美匪勾搭的行爲，寫信給美國總統卡特，譴責美國政府漠視全球愛好自由的中國人的呼聲，罔顧中共迫害大陸同胞的醜行，仍然企圖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非但是「對全世界反共的中國人的侮辱和傷害，也是美國自身永遠不能洗刷的恥辱。」

這是中華民國留歐同學首次的集會，也是中華民國在歐洲高級知識分子第一次聯合寫信給卡特，向美國政府發出正義的吼聲。象徵了「留歐同學的大團結」，以及「海內外中國人的大團結」。

成立旅歐同學會聯誼會

這三十位學生領袖，分別來自中華民國留學奧地利、比利時、英國、法國、西班牙和瑞士的六個同學會，以及留學西德的七個同學會，代表了兩千多名留歐同學，可以說是陣容堅强，聲勢

浩大的一次歐洲留學生集會。

他們分別由維也納、布魯塞爾、倫敦、馬德里、日內瓦和波昂，齊集巴黎，自八月廿五日起，開會四天。

他們曾分別報告同學會的組織、活動以及留學國的民情和風俗。並曾就如何加强各地同學的組織，如何增進各同學會之間的相互連繫，以及如何籌辦全歐夏令營的共同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

在這次會議中，以來自西德的同學人數最多，共計九人，英國和法國次之，各有五人，比利時最少，只有一人。

他們大多數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其中有人研讀核子物理、機械工程和都市污染等尖端科學，也有人攻讀國際政治、國際公法，也有人專攻歐洲語言和文學，但是，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非常關心國際政治，熱愛中華民國。因此，他們在這次集會中，除了一致投票通過成立「中華民國旅歐同學會聯誼會」（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s In Europe）旨在促進我國旅歐各國同學間之連繫與團結，加强學術研討，並爲旅歐同學提供各項服務以外，並曾一致通過宣言，以及寫信給美國總統卡特，促請美國政府重視人權，懸崖勒馬，不要出賣

中華民國。

發表宣言積極展開行動。

他們宣言中指出：這次留歐各地中國同學會代表，聚會齊商今後的共同奮鬥目標，是我歐洲留學生史上，又一建設性的開始，而這一大團結行動，於我國步維艱之際展開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項宣言指出：「在異域留學的生涯中，我們見到國內需要改進的缺點，但我們也更認清了自己國家的優點。缺點的改進人人有責，優點的維護發揚也人人有份。我們認為：中國真正光明的前途奠立在滅共後重建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之上。」

他們在宣言中呼籲：自己的國家自己愛，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是留歐同學大團結的時候，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大團結的時候，更是反共的中國人積極行動的時候。

根據統計，我國目前在歐洲留學的同學，約有三千餘人，而這次來巴黎參加會議的學生領袖，代表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多數，仍然有歐洲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代表，諸如義大利、葡萄牙、希臘、土耳其，以及北歐地區，因為簽證的問題以及時間關係，未能參加。但是，根據學生領袖們的預測，這些未能參加的同學會代表們，將會主動申請加入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旅歐同學會聯誼會

」為會員，因此，明年此時再度集會，將有更多的代表分別來自歐洲各地，使這個組織更為壯大。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這次會議中，來自各同學會的代表們，臺灣省籍的同學約居一半以上，這個事實，證明了這項會議，沒有省籍之分，同學們不論來自臺南、福建，或是來自山東、河南，大家歡聚一堂，交換留學經驗和心得，共同為一個反共復國的大目標而奮鬥，使那些專門在海外暗地裏搞「臺獨」活動的野心家和歧異分子們看了，深深感到自慚形穢，無地自容。

團結反共擊敗匪偽陰謀

一位在西德留學的同學說：「縱然在歐洲多數國家中都有匪偽『大使館』；可是『毛蟲』企圖滲透分化我們的陰謀詭計，至今不能在我留歐同學中得逞。」

他說：「我們離國的時間雖有長短之別，但是我們思鄉愛國的情懷是一致的。我們來自不同的省縣地區，我們身處國情迥異的歐洲國家，然而，我們都有一顆共赴國難的決心。」

給海內外中國青年的一封公開信

編者按：這封致海內外中國青年的公開信，是五位留美的學生與學人所寫的。這是一封因純

摯愛國心所激發，充滿血性、良知、勇氣和信念的投書，當此時際，値得每一位海內外青年和同胞的反省和採取行動。以下是這封公開信的全文：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美國的對華政策，尤其是這幾年，一直是我們青年所注意的一個問題。愛好自由民主生活的一羣，希望美國能維持目前的政策，進而協助我中華民國，爲中國大陸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而努力。另一羣醉心於共黨政權或是不知共產黨爲何物却一味盲目附和强權的青年，則認爲美國應該向擁有八億人口的大陸政權讓步及屈服。尼克森中國大陸之行，給愛好自由民主者打了一記悶棍，當然更使後者趾高氣揚。幾天以前，范錫的亞洲政策演說和卡特的談話，一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使我海內外同胞羣情鼎沸。我們是一羣愛好自由民主、中華文化和關心全中國同胞幸福的青年，我們認爲這是一個喚醒中國青年認清時勢，知道責任的最好機會。希望藉這封信，大家反省，互勵互勉，共同爲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而努力。

共同覺醒的時候

我們必須認淸，國際間的事務，一向只重利害，不尙道義。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完全是以其本國利害爲出發點。執行的時候雖可能因人而異，但絕不會爲了尊重某種原則而犧牲其本身利

益。我們就拿美國的亞洲政策來做個例子：杜魯門的參加韓戰、協防臺灣，是爲了維持美國太平洋地區的前哨，保護美國本土的安全。在美國默認下使中共政權進入聯合國，是美國幻想以强權均勢維持世界和平；尼克森的自越撤軍，卡特的自韓撤軍和可能將發生的承認中共僞政權，是美國認爲其本身在軍備上已無需前衛地區，而外交上却仍然相信强權均勢的持續。難道大家認爲美國是爲了韓國與越南參加韓戰和越戰？難道大家認爲美國是爲了解救中國大陸同胞而刺破竹幕，使中共進入聯合國？難道大家認爲卡特的人權宣言是爲全世界被迫害的人民請命？如果有人仍然死心塌地的這樣想，那眞是應該覺醒的時候了！

我們不否認美國人民愛好自由民主的基本精神，可惜的是當政者往往被一小羣野心政客們所環繞和矇蔽。不論這些政客掛的是什麼招牌，上帝的信徒也好，崇尚人權也好，節省能源也好，繁榮經濟也好，其目的也不過是滿足這一小撮人的政治野心而已。

我們旅居海外的時間長短不一，但是我們體認到海內外有兩類可憐的中國人：一類是一味依賴美國，委曲求全，以爲美國一旦不支持我們，我們便完了！一聽到美國政策有所改變就如考妣之臨終，如末日之將屆。這一類人不但對事認識不清，可以說完全沒有政治思想。另一類則是認爲我們中國人由於中共的强權，已經在全世界站了起來，一付看家狗的姿態，只要有惡勢力的主

人在後，便惡形惡狀，狂吼亂叫，兇態畢露！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堂堂中華兒女要以這樣的形像示人？」難道我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不再存在了？

在政治上站起來

我們要知道，炎黃子孫是不是能在全世界站得起來，並不是靠着那一種勢力，而是我們每一個人是不是自己能站得起來！中華兒女是不是還有希望，並不是那一個國家的政策可以左右的，而是我們自己還有沒有鬥志？環顧海外中華兒女，在各行各業都有卓越的成就，這並不是我們以少數民族而獲得特權的結果，而是各個人努力的所得。為什麼我們可以在學術上、商業上站得起來，却不能在政治上站起來？如果我們都堅信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矢志力行，誰敢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們？在海外我們看到一則「只要有我在，中國不會亡」的標語。寫這個標語的人，看這個標語的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是什麼樣的「我」？是追求名利的「我」呢？還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我」？現在不是叫口號、貼標語的時候！而是我們實踐力行的時候！讓我們大家仔細地想一想！

自己國家自己救

我們都是從國內各地到美國求學或經商，對在國內的青年朋友，我們有幾句勉勵的話。大家

還記得「自己的國家自己來救，自己的道路自己來開」這兩句歌詞嗎？這應該是我們大家的信念。我們千萬不要再存有一絲一毫依賴別人的心理了；在學術崗位的人，要立志吸取新知，研究發明；辦工業的人，要努力改良產品，讓工業在國內生根；經商的人，要盡力拓展市場，把產品銷遍全世界；人人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無論士、農、工、商、兵、學都應忠於信仰，全力支持政府。因為大家都知道，政府是人民的工具，政府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合民意，我們大家可做善意的建議和批評，讓她改正缺點，不應作無謂的漫罵。如果全民都能屹立不搖，不屈於強權和時勢，政府也不會在外交上處處低聲下氣。反過來說，如果知識分子都想逃亡國外，有錢的人都想在異邦置產，不顧自己的國家，縱使別人暫時保護我們，我們又能厚顏苟存幾時？幾天前中共空軍的范園焱駕機投奔自由，是我中華民族精神尚存的一個明證！誰不愛生命？誰不惜骨肉親情？但這些都要抱定犧牲的決心，才能維持。大家應該牢記，我們已經無從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懇切提醒「夢中人」

我們也願藉這個機會向製造分裂的中國人說幾句話：為了冀望苟且偷生而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不久前，有一羣仍然醉心於「臺灣獨立」的人在加拿大開會，還在做成立「臺灣國」的迷夢，一心想在將來的「臺灣國」政府中當中央委員、部長等；當時有與會的人

，指責這些「夢中人」只想高官厚祿，却連一件如何爲臺灣人民謀福利的方案都提不出來；由此可知，所謂的「臺灣獨立」猶如「癡人說夢」而已。我們希望這少數迷途的人及時覺醒，不要再破壞團結了！讓我們携手共進，爲臺灣人民的眞幸福，爲全中國人民的眞幸福而努力吧！美國如果撤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背棄條約，又爲何不能視「臺獨」爲兒戲？希望你們不要成爲民族的公敵，歷史的罪人！

結　語

現在正是我們這一代中國青年面臨時代考驗的時候，我們要識時勢、明敵友，堅定信心，不屈不撓，爲中華民族的存亡而奮鬪！親愛的海內外青年朋友們！是覺醒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向最後的勝利成功前進！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江蘇省，哲學博士，現任美國復民、復華貿易公司董事長謝祖壽。
美國賓省理工博士，現任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研究員王宗方。
河北省，美國紐約州中國同學會會長吳中立。
浙江省，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員徐吉人。
臺灣省，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員魏耀輝。

嚴防敵人滲透與顛覆陰謀

國家的精强進步，以內部安定爲基礎。我們中華民國憑着過去半個世紀反共鬥爭的經驗，深知共匪最長於製造分化混亂，匪諜的潛伏活動，是其鬥爭的一種方式。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沈之岳局長於廿四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提出報告，剖析共匪詭詐迂迴的滲透顛覆活動，呼籲國人必須提高警覺，嚴加防制。

我們自由基地的安定、繁榮、壯大，最使匪共寢食難安。因爲我們實行了三民主義，使中華固有文化得以發揚，國家建設各方面都有進步；經濟快速發展，均富而非均貧，人民生活大幅提高至富裕樂利的境地；實施民主法治，人民充分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自由與人權。所以，臺澎金馬基地是大陸反海內外同胞向心凝結的核心。人心向我已形成今匪共心驚膽寒的强大壓力。再加以大陸上多年來不斷的鬥爭、屠殺、恐怖、饑餓，使人民生活如在地獄之中，歷年來廣大人民的反共、反毛乃是不可抗的潮流。所以共匪妄想瓦解我自由基地，以免除其被推翻被打倒的命運。

共幫初欲用武力「解放臺灣」，在受到嚴重挫敗以後，改喊出「和平解放」的口號；也就是沈局長所說：「實際上就是一面施展和平攻勢，動搖我們敵愾的心理；一面實施迂迴滲透，進行

隱蔽鬥爭，一面運用統戰伎倆，從事政治分化，其企圖就是破壞我們的安定團結，鬆弛我們的復國準備」。

沈局長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共匪加緊向我自由基地的滲透方式，是迂迴的、多線的；顛覆活動的重心是「分化離間，製造混亂」。其具體做法，一是使用反動傳單、廣播、通信、黑函、電話、謠言及寫作等手段，進行心理腐蝕，動搖反共信念；一是混淆敵我界限，製造矛盾分裂，破壞我們的團結。用狡猾、欺騙、僞裝的伎倆，以合法掩護非法，以公開掩護秘密，進行其陰謀詭計。

在我們自由開放的社會裏，人人享有安和樂利的生活，欣欣向榮。對民主自由的制度，人人皆有堅定的信心；對共產思想與共匪的種種惡行，更是深惡痛絕。所以匪諜的陰謀活動不易得逞。復以各級治安機關辦理肅奸防諜工作，卓著效能，偵防嚴密，且屢破重案，因能確保自由基地的安定。

但大家今天必須特別警覺：現在共匪加緊對我滲透，所用的伎倆必較以往更詭詐更迂迴，國人不但不要受其矇騙利用，並應積極協助政府，向治安機關秘密擧發，以盡到愛國愛家和自救救國的責任。過去不斷破獲的有組織大規模的販毒、走私、套滙、舞弊等非法案件，以及流氓竊盜

等破壞治安的組織，其中有的業經查明背後有匪諜的黑手。今後對此類案件，希望做到更深入的偵查，不讓隱藏在後面的罪魁禍首逍遙法外。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以合法掩護非法，以公開掩護秘密」，散播階級邪說，以「工農兵文學」爲口號來製造矛盾分裂，混淆敵我界限，這種喪心病狂的行爲，實爲民心所不容，亦國法所應嚴禁。

我們深信以我全體同胞的警覺和國法的力量，必能將匪諜的陰謀完全撲滅。我們也相信，關於匪諜的偵查，必能做到沈局長所說，依循法定程序，求眞求實，勿枉勿縱，貫徹民主法治的精神。

今後對於審結的匪諜案件，最好作較詳盡的公布，使國人明瞭匪諜伎倆的詭詐眞象，對社會發生敎育的作用，以普遍加强警覺；達到全面肅清匪諜、鞏固基地之效。

發揚重慶精神，突破艱困爭取勝利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自甲午戰爭開始，即已暴露無遺，當我全國統一以後，更是圖謀日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也就是四十年前的今天，盧溝橋上的砲火，揭開了八年抗日聖戰

的序幕，由於總統　蔣公的堅強決策與英明領導，全國軍民的同仇敵愾與浴血戰鬥，終於贏得了全面的勝利，使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淪陷五十年的臺澎，乃得重回祖國懷抱。追懷往績，瞻望前途，我們如何繼往開來，以爭取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這是擺在每一個炎黃子孫肩膀上無可旁貸的責任。

八年對日抗戰，關係全國的同胞的自由生存，關係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的完整，和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延續。事變發生之時，總統　蔣公在廬山發表談話，曾謂：「最後關頭已到，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決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我們只有犧牲到底」。並隨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說：「此後戰端既起，非彼滅絕，即我覆亡，決無中止之理。凡我抗戰將士，必須知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更須知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最高領袖的決心、果敢、遠見、睿智，及其帷幄運籌，全般策劃，乃是這一場聖戰勝利的動力。

開戰初期，日本軍閥以其優勢的裝備，投入戰場，傾巢來犯，並發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我們則是全軍將士用命，前仆後繼，從地面、從空中、從海上，多方迎擊殘暴的敵人；而全國同胞更是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無不以「同舟一命」的心情，作堅苦卓絕的奮鬥。

當時，我們的武器裝備和一切有形力量，遠不如敵人。但由於 領袖決定了「以空間換時間」，「變敵後爲前方」的戰略，誘敵深入，使其陷於泥沼不能自拔；我們則愈挫愈奮，愈戰愈勇，集小勝爲大勝、爲全勝。在 領袖的堅決領導下，更有「準備打到最後一個縣，放出最後一顆子彈」的決心，這種爲國家謀獨立、爲民族爭自由的戰鬥精神，支持我們渡過了最艱險的時期，指引我們走向了最後勝利的道路。抗日之戰，大小戰役達四萬餘次，日軍傷亡達二百七十六萬二千餘人，這種驚天動地的英勇戰績，不但洗雪了百年來的國族恥辱，也使我中華民國在二次大戰後躍居於世界四强之林。

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乃是中華民國戰鬥意志的表徵。當時全民一致、衆心嚮往的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和「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惟其人人有此認識和決心，所以人人勇於承當一切苦難，提供一切奉獻，爲國家民族而奮鬪到底！全民的意志與力量，都集中在一個總目標之上，那就是要自力更生，不惜犧牲，打倒暴敵，爭取勝利。

回憶抗戰開始前後，共匪詭稱「共赴國難」，服膺三民主義，取消赤化政策，廢除紅軍名義，佯爲歸順，陰圖發展，藉參加抗戰之名，行割據叛亂之實。等到抗戰全面勝利，它們就肆行全面叛亂，竊取勝利的果實。始則向蘇俄「一面倒」，然後又處處搧風點火，掀起韓戰，介入越戰

，企圖囊括整個東南亞。迄於今日，更製造「天下大亂」是好事不打自招的局面。漢奸流寇式的中國共產黨，竟跕不知恥，公然竄改歷史，僞造事實，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說八年抗戰是匪黨打的。事實上，它不僅是我國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亦成爲世界人類和平安全的禍源。關於這一切事實，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二年半，而由本報譯刊的「蔣總統秘錄」已言其詳。

我們當年對日抗戰的目的，在求中國的獨立平等；今天戡亂反共的作戰，則更是在求全體中國人民的生存與自由。同樣是關繫國族存亡、世界安危的大事。當此七七抗戰四十週年之日，我們希望全國同胞都能重振支持八年苦戰的重慶精神，同舟一命，精誠團結，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衝破任何艱困，面對一切挑戰，來貫徹「反共必勝、復國必成」的時代使命。

粉碎依賴和等待的心理

從八年抗戰到反共復國，凡是親身體驗這兩個歷程的中年人，相信都有一種同感：抗戰期間，全國同胞心聲凝聚的堅強意志，和上下一致的艱苦奮鬥精神，匯合而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這股洪流所發揮的強勁無比的力量，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就是我們擊敗敵人的憑藉。再看三十年的反共復國過程，各方面的表現，實在使人沉悶。面對着當前的處境，我實在禁不住要大聲呼籲，

中國人該覺醒了：

（一）趕快粉碎依賴和等待的夢想：不必諱言，也不容掩飾，過去和現在，很多人在依賴美國人的保護，在等待共匪的自行毀滅。存有這種想法的人，他們認爲中美防禦條約是一道靈符。有了這個條約，美國便有義務永遠協防台灣。有了美國的協防，共匪便不敢越雷池一步。時日一久，共匪便會經由內訌、或因大陸同胞的揭竿而自趨毀滅。到時候我們便可以王者之師，堂堂皇皇登上大陸，接受八億苦難同胞的簞食壺漿。

這種想法是多麼天眞，多麼幼稚，又是多麼危險啊！現在事實告訴我們，美國正在與共匪勾搭。共匪內部雖有爭權奪利，如言自行毀滅，恐怕爲時尚早。如果我們還不及時醒悟，仍然抱着依賴和等待的想法，恐怕毀滅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自己不救自己，任何人都無法救你。我們也應確信，自立自强才是自救的途徑。要做到自立自强，喊口號、貼標語都沒有用，必須一心一德，人人懷於國難當頭，奮發精進，各行各業，均須捐棄私兒，夙興夜寐，大步邁進。不要再把對美外交當作頭等大事，不要再事渲染美國對匪的動向。要埋頭苦幹，要積極行動。要作最壞的打算，要作最好的準備。

（二）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久遠的史實姑且不論，以色列以四百萬之衆，抗禦我們必須了解，在共匪統治下，絕對沒有自由幸福可言，例證繁多，不勝枚擧。一旦國家體制發生變化，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將陷於萬刧不復。

因此，我們必須認淸事實，挺起胸膛，發揚北伐、抗戰的精神，集中意志和力量，把台灣鑄成鋼鐵一般的堅强堡壘。凡是心志不定的人，不管他是居高位，或是列富豪，都應該把他一脚踢走。你要走就讓你先走，讓這些「傻瓜」來幹。果眞如此，敵人其奈我何？

（三）節衣縮食，加强軍備：經濟建設是富國裕民的大道，當然要重視。政府遷台以來，在這方面的努力，可以說是成效卓著，擧世共知。不過，以目前的情形而論，準備戰爭，並非危言聳聽。縱使共匪無力犯台，我們也不能久懷偏安。中美協防條約果眞廢止，共匪固可因無犯台阻力，而裝模作樣，蠢蠢欲動。久練成鋼的國軍勁旅，未嘗不是一個大顯身手，反攻復國的良機。

也許有人認爲，台灣只有大陸千分之三的土地，百分之二的人口，如何反攻？要知道萬衆一心，兵精糧足，才是採取軍事活動的重要條件。

阿拉伯億萬之衆，仍屹立不移，其理安在？一言以蔽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效也。當以阿戰爭爆發時，以色列全國，不僅居住國內的人民，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居住國外的人民，也

立刻束裝就道，歸回祖國。在國外的財產，也立刻移回祖國，表示共赴國難的決心。反觀我們自己，戰爭尚未爆發，已有人把財產移置國外，已有人把子女送往國外，已有人在極力爭取「綠卡」。一旦戰爭爆發，國外寓公，捨我其誰？

說到這裏，我眞要爲現代的中國人痛哭流涕，也要爲以色列的國民慶幸、驕傲。還有一些喪心病狂的人，乘機大搞所謂「台獨」，甘願做共匪的同路人和應聲蟲，眞是可憐又復可恨。

歷史上的少康中興，劉秀復國，都是以少勝多的實例。近者如明末淸初的鄭成功，在各種低劣的條件下，也曾由臺灣渡海到了南京，惜因後援不繼而作罷論。再說　國父推翻滿淸，總統　蔣公領導北伐、抗戰，所憑藉的又是什麼？

因此，節衣縮食，加強軍備，迎接戰爭，應該是全國同胞共同的認識，積極的行動。不容再加因循、粉飾。

（四）實踐新生活運動，建立戰時體制：政府遷台以來，倡導文化復興，推行國民生活須知多年，實際成效如何，不言可知。生活在臺灣的同胞，從小就養成了拜金主義和名利觀念，這是社會風氣所賜。目前的情形是社會風氣影響了青少年的心志，而青少年所表現的行爲，則影響了社會風氣，連中老年人也把握不定，造成了一種生活上的惡性循環。

我們的國民，在生活上的觀念是現實的，人人在謀求名利，人人在追逐享受。奇裝異服、招搖過市、洋洋自得。汽車越新，派頭越够。你有公寓，我要洋房。餐廳酒家，一擲萬金，面不改色。你的子女留日，我的子女要留美。沒有子女留學，只要能算是土包子，命中註定受苦。有了子女留學，才能光耀門庭。一旦回國服務，名列靑年才俊，自可飛黃騰達，位列朝班。

這些洋奴財奴的思想，不是固有的民族精神，而是民族自卑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混合產物。我們雖然已進步爲開發中國家的佼佼者，但畢竟離工業國家還有一段距離。我們純正的倫理道德，也不願眼看破產和淪落。這些人根本忘記了臺灣是處在戰時，臺灣海峽對面的敵人，正虎視眈眈的日夜望着我們。因此，這些頹靡不淨的思想和行爲，正是我們必須大刀濶斧剷除的，否則對抗當面狡頑的敵人。

新生活運動的六大要項——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簡單明瞭，易記易行，在抗戰時期發揮了無可抗拒的精神力量。目前推行的國民生活須知內容太複雜、不易記，自不易行。如果我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改變社會風氣。把它拿來借用，再推行、再實踐，有何不可？我認爲這個運動並沒有時空的限制，抗戰時可用，反攻復國也可用，當政者以爲如何？

行政效率不理想，處處表現推拖拉的三部曲，原因固然很多，但也是民主社會昇平時期的必

然現象。這件事要開會討論，那件事要專案研究，討論研究，一年半載過去，也許還是一片空白。

現在是戰時，爲了加强工作效率，必須建立戰時體制，沒有那麼多的討論研究。效率低落的官員請他讓位，不負責的官員請他讓位，諂媚逢迎的官員請他讓位，違法失職的官員撤辦他。敢做事、肯做事、有效率的就是好人；不管他的黨性如何？背景如何？是否留學美國或日本？反之，雖屬鑽營奔走有方之徒，亦置之不理。如此，朝無倖進，野無遺賢，必能振作朝綱、奮發有爲。推拖拉的現象當可自絕，何需什麼業務檢核，追踪考查。

以上談了幾件急迫重大的事，要談的、要改的還很多。希望由於這篇拙作，引發大家的興趣，大家來談，大家來改，這就是我的心願。

十二、中國問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案

恢復大陸同胞的自由

世盟、亞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在世盟、亞盟中國總會六十六年會員代表大會致詞時表示：中國問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恢復八億大陸同胞的自由，重建自由民主中國。

谷正綱以「面對美匪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奮鬥」為題強調：

我們要求美國遵守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與防衛承諾，這一義務與承諾決沒有任何其他代替方式。

他說，范錫國務卿這次訪問北平，雖然宣佈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美國與共匪進行「全面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並未改正，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嚴重問題，繼續通過各種途徑，運用各種方法，結合各種力量，來阻止卡特政府對共匪姑息妥協。

谷正綱剖析，共匪的陰謀是要用「上海公報」套着美國，其詭計是要使美國不能不朝着破壞

與中華民國關係的路上走，我們要密切注意的是，美國姑息主義者正在多方活動，企圖使美國政府與人民背棄盟友而自認爲沒有出賣中華民國。這是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潛在危機，我們必須扭轉這一形勢。

這位世盟榮譽主席說，現在全世界都在重視中國問題，但是，也不免犯了兩點錯誤：一是誤認爲共匪已有效統治中國大陸，共匪也日漸趨於現實主義；另一是把「臺灣問題」與中國問題並列，誤認爲解決中國問題，必先解決「臺灣問題」。

他認爲對當前中國問題應有以下三項正確認識：

—中國問題絕不是「臺灣問題」，而是共匪竊據了大陸，奴役着八億中國人民。同時，八億中國人民爭自由、爭人權，也與共匪形成不斷的、廣泛的鬥爭。

—中國問題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復興基地結合一千七百萬人民與兩千多萬僑胞，支援八億中國人民，爲重建民有、民治、民享新中國的殊死鬥爭。

—中國問題是共匪控制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類，成爲共黨赤化世界的可怕人力威脅；必須打擊共匪的奴役暴政，使九億中國人民成爲增進人類福祉的人力資源。

他說，目前共匪在奪權混亂中，進入了一個新的鬥爭階段：

——匪黨的新當權派，絕不能挽救它們不能停、亂不能止的危機。

——共匪揚言的所謂「四個現代化」，乃是對內加緊奴役、剝削人民，對外加强擴張的準備。

——共匪赤化世界的陰謀絕未改變，他們公開叫囂堅持所謂「革命外交路線」、以及「第三世界」的策略，就是要分化自由陣營，達成它稱霸世界的妄想。

——共匪的反美政策，絕未因美國與它進行「關係正常化」而有所改變，共匪將「反美」列入匪黨黨章的總綱，便是它不變目標的明證，它正利用美國與它「關係正常化」，挑撥美蘇核子戰爭，最後消滅美蘇兩個主要敵人。

谷正綱强調：反共復國的鬥爭，已到了重要關頭，我們決不能坐視美國與共匪進行「全面關係正常化」的自行發展，也決不能依賴變幻無常的外在因素。我們要發揮莊敬自强、操之在我的精神與力量，加强海內外團結，掀起全面的國民精神動員與社會動員，粉碎共匪的軍事與統戰陰謀。我們要積極推展對大陸的工作，使我們反共復國的奮鬥與大陸同胞爭自由、爭人權的反共革命，密切結合起來，表現中國人解決中國問題的整體力量。

